

高 中 國 文

第 五 冊

華 南 師 範 大 學 編 審

高 中 國 文

第 五 冊

雙 時 思 新 時 論

高中國文 第五冊

目錄

頁數

一	文獻通考序	馬端臨	一
二	序江漢先生事實	姚燧	九
三	尙志齋說	虞集	一二
四	雁蕩山紀遊	李孝光	一五
五	岳飛傳	托克托	二二
六	文丞相傳序	許有壬	四三
七	工獄	宋本	四六
八	散曲兩套		五一
	秋思	馬致遠	五一

目錄

高中國文 第五册

- 西湖遊賞 貫雲石……………五三
- 九 長亭送別 王實甫……………五八
- 一〇 昭君出塞 馬致遠……………六七
- 一一 秋夜梧桐雨 白樸……………七四
- 一二 送天台陳庭學序 宋濂……………八三
- 一三 看松菴記 宋濂……………八六
- 一四 謝翱傳 宋濂……………九〇
- 一五 尚節亭記 劉基……………九六
- 一六 南宮生傳 高啓……………一〇〇
- 一七 糟糠自厭 高明……………一〇五
- 一八 高太尉計害林冲 水滸傳……………一一三
- 一九 劉備訪諸葛亮 三國志演義……………一二八

二〇	與蘇先生書	方孝孺	一四八
二一	滇南慟哭記	王紳	一五五
二二	遊東山記	楊士奇	一六一
二三	教條示龍場諸生	王守仁	一六五
二四	答顧東橋書	王守仁	一七一
二五	禹廟碑	李夢陽	一七六
二六	南陽張鐵二公廟碑	王世貞	一八二
二七	燈前修本	王世貞	一九一
二八	散曲兩套		二〇二
	憶弟時在秦州	馮惟敏	二〇二
	月下感懷	施紹莘	二〇四
二九	項脊軒志	歸有光	二〇八

高中國文 第五册

- 三〇 竹溪記 唐順之……………二二二
- 三一 與茅鹿門書 唐順之……………二一五
- 三二 與張太岳書 徐階……………二二〇
- 三三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書 張居正……………二二五
- 三四 西湖雜記七篇 袁宏道……………二二九
- 三五 西山雜記六篇 袁中道……………二三七
- 三六 遊雁宕山日記 徐宏祖……………二四五
- 三七 退谷先生墓誌銘 譚元春……………二五二
- 三八 米襄陽志林序 陳繼儒……………二六一
- 三九 復多爾袞書 史可法……………二六七
- 四〇 附清多爾袞致明閣部史可法書……………二七四
- 四〇 明詩六首 高啓等……………二七九

文章法則	(修辭)	二八七
一	修辭的意義及其類別	二八七
二	消極的修辭(上)	二八九
三	消極的修辭(下)	二九八
四	譬喻式的修辭格	三〇二
五	化成式的修辭格	三〇七
六	表出式的修辭格(上)	三一三
七	表出式的修辭格(下)	三一九
八	布置式的修辭格	三二三
九	借代式的修辭格	三三一
一〇	風格	三三九

高 中 國 文

第五册

一 文獻通考序

馬端臨

昔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一〕
『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二〕然則考制度，審
憲章，博聞而強識之，固通儒事也。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
史，作爲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三〕以述典章經制
，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易其體。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爲史，無會通
因仍之道，讀者病之。至司馬溫公作通鑑〔四〕，取千三百餘年之事迹，十
七史〔五〕之紀述，萃爲一書，然後學者開卷之餘，古今咸在。然公之書，

詳於理亂興衰，而略於典章經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編簡浩如煙埃，著述自有體要，其勢不能兩得也。竊嘗以爲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晉之得國異乎漢，隋之喪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該一代之始終，無以參稽互察爲也。典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損益，百世可知，聖人蓋已預言之矣〔六〕。爰自秦、漢以至唐、宋，禮樂兵刑之制，賦斂選舉之規，以至官名之更張，地理之沿革，雖其終不能以盡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異；如漢之朝儀官制，本秦規也〔七〕；唐之府衛租庸，本周制也〔八〕。其變通弛張之故，非融會錯綜，原始要終而推尋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猶有溫公之成書；而其本相因者，顧無其書，獨非後學之所宜究心乎！

唐杜岐公始作通典〔九〕，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寶，凡歷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其後宋白〔一〇〕嘗續其書，至周顯德〔一一〕。近代魏了翁〔一二〕又

作國朝通典；然宋之書成而傳習者少，魏嘗屬稿而未成書，今行於世者，獨杜公之書耳。天寶以後蓋闕焉。有如杜書綱領弘大，考訂該洽，固無以議爲也。然時有古今，述有詳略，則夫節目之間未爲明備，而取去之際頗欠精審，不無遺憾焉。蓋古者因田制賦，賦乃米粟之屬，非可析之於田制之外也；古者任土作貢，貢乃包筐〔二〕之屬，非可雜之於稅法之中也。乃若敍選舉，則秀孝與銓選不分〔一〕；敍典禮，則經文與傳注相汨；敍兵，則盡遺賦調之規，而姑及成敗之跡；諸如此類，寧免小疵。至於天文、五行、藝文，歷代史各有志，而通典無述焉。馬、班二史，各有諸侯王列侯表，范曄東漢書以後無之，然歷代封建王侯，未嘗廢也。王溥作唐及五代會要〔二五〕，首立帝系一門，以敍各帝歷年之久近，傳授之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後之編會要者倣之，而唐以前則無其書。凡是二者，蓋歷代之統紀典章繫焉，而杜書亦復不及，則亦未爲集著述之大成也。

高中國文 第五冊

愚自蚤歲蓋嘗有志於綴緝，顧百憂熏心，三餘^{二六}少暇，吹竽^{二七}已濫，汲綆不修^{二八}，豈復敢以斯文自詭！昔夫子言夏、殷之禮，而深慨文獻之不足徵^{二九}。釋之者曰：『文，典籍也；獻，賢者也。』生乎千百載之後，而欲尙論千百載之前，非史傳之實錄具存，何以稽考？先儒之緒言未遠，足資討論，雖聖人亦不能臆爲之說也。竊伏自念，業紹箕裘^{三〇}，家藏墳索^{三一}，插架之收儲，趨庭之問答，其於文獻，蓋庶幾焉。蓋恐一旦散軼失墜，無以屬來哲，是以忘其固陋，輒加考評，旁搜遠紹，門分彙別：曰田賦，曰錢幣，曰戶口，曰職役，曰征權，曰市糴，曰土貢，曰國用，曰選舉，曰學校，曰職官，曰郊社，曰宗廟，曰王禮，曰樂，曰兵，曰刑，曰輿地，曰四裔；俱效通典之成規。自天寶以前，則增益其事跡之所未備，離析其門類之所未詳；自天寶以後至宋嘉定^{三二}之末，則續而成之。曰經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緯，曰物異，則通典元未有論述，而

採摭諸書以成之者也。

凡敘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錄，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採而錄之，所謂「獻」也。其載諸史傳之紀錄而可疑，稽諸先儒之論辨而未當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則竊著己意，附其後焉。命其書曰文獻通考，爲門二十有四，爲卷三百四十有八，而其每門著述之成規，考訂之新意，各以小序詳之。

昔江淹^{三三}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爲也。陳壽號善敘述^{三四}，李延壽亦稱究悉舊事^{三五}；然所著二史，俱有紀傳，而獨不克作志，重其事也。況上下數千年，貫串二十五代^{三六}，而欲以末學陋識，操觚竄定其間；雖復窮老盡氣，矚目

鍼心，亦何所發明？聊輯見聞，以備遺忘耳。後之君子，儻能芟削繁蕪，增廣闕略，矜其仰屋之勤，而俾免於覆車之愧，庶有志於經邦稽古者或可考焉。

【解題】

文獻通考，政書名，纂錄歷代典章經制，分別門類，繫以評論。其書本以唐杜佑通典爲藍本，而加以增訂，上起黃、曠，下訖南宋寧宗。清四庫總目提要評其書曰：「條分縷析，使稽古者可以參類而考；案語亦多能貫穿古今，折衷至當，雖稍遜通典之簡嚴，而詳贖實爲過之。」按文獻通考、通典及宋鄭樵通志，世多合稱爲三通；明、清二代，先後續纂成書者，又有續三通、清三通之名，總稱九通，實爲數典家之淵海。至於此序大旨，略謂其書繼通典而作，特重典章經制之記載，與資治通鑑之詳於理亂興衰者，蓋相輔而行焉。

【作者略歷】

馬端臨，字貴與，元樂平人，宋相廷鸞之仲子。廷鸞罷歸，端臨亦留侍養。元初，起爲柯山書院山長，終台州儒學教授。著有文獻通考。

【注釋】

〔一〕見荀子非相篇。〔二〕見荀子不苟篇。端，玄端，朝服也。若端拜而議，言如服玄端拜揖從容而議也。〔三〕八書：禮書，樂書，律書，曆書，天官書，封禪書，河渠書，

平準書。〔四〕同馬光，字君實，宋陝州夏縣涑水鄉人。哲宗初爲相，卒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著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上起戰國，下終五代，爲編年史中之最著者。詳見第四冊赤壁之戰課。〔五〕十七史，爲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後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唐書、五代史。〔六〕論語爲政：「子曰：『殿，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殿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七〕叔孫通說漢高祖定朝儀，采古禮與秦儀雜用之。〔八〕後周置六軍，合爲百府，每府一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開府各領一軍，大將軍凡十二人，每一將軍統軍二開府，復加持節都督以統焉。是爲府兵之始。唐制：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以隸諸衛，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征行宿衛，皆以遠近分番。是唐之府衛，本周制也。租庸，唐代賦役之制。丁男授田一頃，歲輸粟二斛，謂之租；役人力歲二十日，閏月加二日，不役者輸絹三尺，謂之庸。按周制：有室者，授田百四十畝；丁者，百畝。其賦：有室者，粟五斛；丁者，半之。凡入自十八以至五十九，皆任於役，豐年不過三旬，中年則二旬，下年則一旬。是唐之租庸，亦本周制。〔九〕杜佑，字君卿，唐萬年人。歷官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岐國公。撰通典二百卷，分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八門，上溯黃虞，下訖唐天寶。〔一〇〕宋史藝文志

高中國文 第五冊

，有宋白續通典二百卷，起自唐肅宗至德，迄於開顯德。今宋書已亡。〔一一〕顯德，後周世宗年號。〔一二〕魏了翁，字華父，南宋蒲江人。〔一三〕包篋，皆實物。左傳僖公四年：「爾貢包茅不入。」書禹貢：「賦篋織文。」〔一四〕秀才；孝，孝廉。唐制：科目舉士，屬禮部；銓選舉吏，屬吏部。是秀孝與銓選宜有別。〔一五〕王溥，字齊物，宋并州人。撰唐會要一百卷、五代會要三十卷。〔一六〕董遇言：「爲學當以三餘。」謂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晴之餘也。見三國志王肅傳注。〔一七〕齊宣王好竽，每吹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爲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者以數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見韓非子內儲說。〔一八〕莊子至樂：「綆短者不可汲深。」〔一九〕語本論語八佾。〔二〇〕禮記樂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良冶之子，必學爲裘。」〔二一〕左傳昭公十二年：「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孔疏：「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八卦之說，謂之「八索」。」〔二二〕嘉定，宋寧宗年號。〔二三〕江淹，字文通，南朝梁考城人。武帝永明中，掌國史。〔二四〕陳壽撰三國志，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才。詳見第二冊王粲傳課。〔二五〕李延壽，唐相州人，任爲崇文館學士，承父志撰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時人稱爲信史。〔二六〕二十五代：五帝、三王、秦、兩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五代、宋。

二 序江漢先生事實

姚燧

其歲乙未^(一)，王師徇地漢上^(二)。軍法：凡城邑以兵得者，悉阮之。
德安繇^(三)嘗逆戰，其斬刈首馘，動以千億計。

先公^(四)受詔，凡儒服挂浮籍者皆出之，得故江漢先生。見公戎服而
髻，不以華人士子遇之。至帳中，見陳琴書，愕然曰：『回紇^(五)亦知事
此耶？』公爲之一莞。與之言，信奇士，卽出所爲文若干篇。以九族殫殘
，不欲北，因與公訣，蘄死。公止共宿，實羈戒之。旣覺，月色爛然，惟
寢衣留故所。公遽鞍馬，周號積屍間，無有也，行及水裔，見已被髮脫履
，仰天而祝，蓋少須臾蹈水，未入也。公曰：『果天不生君與？眾已同禍
矣；其全之，則上承千百年之祀，下垂千百世之緒者，將不在是身耶？徒

死無義，可保〔六〕吾而北，無他也。』至燕，名益大著，此方經學，實賴鳴之。

遊其門者將百人，多達材。其間隧生也後，不及拜其履前，獲識其子卿月者七年矣，凡再見之；初以府僚見之洛陽，雖嘗以好見，余猶未語此；今以憲屬來鄴〔七〕，始及之，且德先公不忘也。

隧曰：『嗚呼！自先公言之，夫既受詔出之軍中，而使之死不以命，非善其職；且儒同出者將千數，纔得如先生一人，而使之泯沒無聞，非崇其道；此公所懼而必生之也。自先生觀之，孰親於其七尺之軀，而大其所關。人持瓦缶，將敗之，猶有惜而不果者，必茹毒罹禍，不可一日居，故忍而爲此；出處非不思也。中夜以興，蹀膏血以鬪魑魅，經林莽以觸虎豹，而始及水，仰天而祝；其行非不決也。夫思而後行，行之以決，則其勢多難奪於中路。使非先公自行，而他人赴之，能捨所忍爲，以回其復生之

志，收其已逝之魄，反就是一日不可居之禍毒乎？繇是言之，先生之死，求以無辱，不以全歸；其生也，不以有赴，而以知己。此其胸中揆制一時，相爲高下之權衡也。然古之人爲知己死者有之，無有爲知己而生者。先生以古人所不爲者報之先公；而先公所受先生也已多矣，奚德哉？『卿月與余相視一泣。』

卿月歸，序所與言者贈之。

【題解】

江漢先生，姓趙，名復，字仁甫，沅河南德安人。沅初南侵，復遭擄，姚樞識爲

一代儒宗，乃解而與之北上。楊惟中請建太極書院，遂延復爲師。復乃錄其所記程朱之書以教學者，由是河朔始知道學。後竟不受官。爲人樂易而耿介，雖燕居不忘故土，以江漢自號，學者稱江漢先生。初，世祖在藩邸，嘗召復謀取宋之策，對曰：『宋，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之兵以伐父母者。』其心始終不忘宋。本篇即記江漢先生遭擄，以國破家亡，不欲北，月夜逃出，擬投水死，爲姚樞所救事。

【作者略歷】

姚樞，字端甫，沅聊城人。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少從許衡遊，以真知實

序江漢先生事實

踐爲事；爲文闕肆該博，翼翼獨造，爲元初一大家。著有牧菴集。

【**注釋**】〔一〕乙未，宋理宗端平二年。〔二〕漢上，指宋德安府，今湖北安陸縣。咸淳間徙治漢陽，即今湖北漢陽縣。〔三〕繇，即役。德安繇，猶言德安之役。〔四〕先公，謂姚樞，爲隱之伯父，字公茂。少力學，有宰相才。元太宗時，爲燕京行臺郎中，以不直長官所爲，棄官去。從世祖征大理，建議少殺從降，民多所保全。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頗得信任。卒，謚文獻。〔五〕回紇，古突厥之別種；此指元人。〔六〕保，恃也。〔七〕鄧，今河南鄧縣。

三 尙志齋說

虞集

亦嘗觀於射乎？正鵠〔一〕者，射者之所志也。於是良爾弓，直爾矢，養爾氣，畜爾力，正爾身，守爾法，而臨之。挽必圓，視必審，發必決，求中乎正鵠而已矣。正鵠之不立，則無專一之趣鄉〔二〕，雖有善器〔三〕，雖有善力，茫茫然將安所施哉？況乎弛焉以嬉，嫚焉以發，初無定的，亦不期

於必中者；其君子絕之，不與爲偶，以其無志也。善爲學者，苟知此說，其亦可以少警矣乎？^三

夫學者之欲至於聖賢，猶射者之求中夫正鵠也。不以聖賢爲準的而學者，是不立正鵠而射者也。志無定向，則汎濫茫茫，無所底止，其不爲妄人者幾希！此立志之最先者也。既有定向，則求所以至之之道焉，尤非有志者不能也。是故從師、取友，讀書、窮理，皆求至之事也。於是平居無事之時，此志未嘗慢也；應事接物之際，此志未嘗亂也。安逸、順適，志不爲喪；患難、憂戚，志不爲懼；必求達吾之欲至而後已。此立志始終不_{可渝}者也。是故志苟立矣，雖至於聖人可也。昔人有言曰：『有志者，事竟成。』^四又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五此之謂也。志苟不立，雖細微之事，猶無可成之理；況爲學之大乎？昔者夫子以生知、天縱_七之資，其始學也，猶必曰志_八；況吾黨小子之至愚、極困_九者

乎，其不可不以尙志爲至要至急也，審矣。

今大司寇之上士淩儀黃君之善教子也，和而有制，嚴而不離。嘗遣濟也受業於予，濟也請題其齋居以自勵，因爲書「尙志」二字以贈之。他日暫還其鄉，又來求說，援筆書所欲言，不覺其煩也。濟也尙思立志乎哉！

【題解】齋，即齋舍，士人讀書室也。齋名「尙志」，取孟子答齊王子壘問士何事之語（見孟子盡心上），所以勉學者立志以定爲學之正鵠，而端其趨向者也。

【作者略歷】虞集，字伯生，號道園，元仁壽人。隨父居崇仁，從吾澄遊。大德初，授大都路儒學教授。文宗朝，累遷奎章閣侍書學士，纂修經世大典；一時大典冊皆出其手。卒年七十七，諡文靖。集學問博洽；文章典雅明淨。四庫總目提要云：「文章至南宋之末，或侈談心性，或矯語山林，庸沓猥瑣，古法蕩然。有元一代作者雲興，而詞壇宿老，要必以集爲大宗。」著有道園學古錄、道園遺稿等。

【注釋】〔一〕正鵠，二者均爲射者之的；畫布曰正；棲皮曰鵠。〔二〕鄉，同嚮。〔三〕善器，謂良弓。〔四〕渝，變也。〔五〕此爲漢光武帝語。後漢書耿弇傳：「將軍前在南陽，建

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六〕見莊子達生篇。〔七〕天縱，謂天所縱任，不限其所至也。論語子罕：「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八〕論語爲政：「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九〕困，謂有所不通。論語季氏：「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

四 雁蕩山紀遊

李孝光

雁山觀石梁〔一〕

予家距雁山五里，歲率三四至山中。每一至，常如遇故人萬里外。

泰定〔二〕元年冬，予與客張子約、陳叔夏復來。從兩家僮，持衾棚杖履。冬日妍煥，黃葉布地。客行，望見山北口立石，宛然如浮屠氏，腰隆起，若世之遊方僧自襍被者，客驟然而笑。

時落日正射東南山，山氣盡紫；鳥相呼，如歸人。入宿石梁。石梁拔

起地上，如大梯倚屋檐端。檐下入空洞中，可容千人。地上石腳空嵌，類腐木根。檐端有小樹，長尺許，倒掛絕壁上；葉著霜正紅，始見，謂躑躅花〔三〕，絕可愛。梁下有寺，寺僧具煮茶醅酒；客至俱醉。

月已沒，白雲西來如流水。風吹橡栗〔四〕，墮瓦上；轉射巖下小屋；從瓴中出，擊地上積葉，鏗鏜、宛轉，殆非世間金石音。燈下相顧，蒼然無語。

暮入靈巖〔五〕

出靈峯院，偶坐澗水南。客有言『雁山信多奇，然豈復有過於此者？』予爲言『山之峭刻瑰詭，莫若靈峯〔六〕；雄壯渾龐，莫若靈巖。峯言銳；巖言大也。』予適小疲，倚大樹坐，甚恬。客聞靈巖，亟欲往，卽起促，不得休。

前是，一日行五里，輒止舍；是日會已暮，頃刻馳十里。到寺，天正曠黑。及階，舉頭見巨石孤立如人俯；月出，正懸東南角，星象纍纍下垂四旁。客齋息不可上，如游魚噉喙〔七〕，以身爲浮游在灑氣上也。

入坐佛宮南階上，正視，見其面；進升堂，倚石夾室，則旁睨其齋。夜分，又數數開南牖視之，月欲墮，夜色如霜雪；諸峯相向立，儼然三四老翁衣冠而偶語；獨西南一柱，白而長身者也。

大龍湫〔八〕

大德〔九〕七年秋八月，予嘗從南山公來觀大龍湫；苦雨，是日大風起西北，始見日出。湫水方大，入谷未到五里餘，聞大聲轉出谷中，從者心掉。望見西北立石，作人俯勢，又如大楹。行過二百步，乃見更作兩股相倚立。更進百數步，又如樹大屏風；而其顛谿〔一〇〕，猶蟹兩螯，時一動

搖。行者兀兀不可入，轉緣南山趾稍北；回視如樹圭。又折而入東嶺，則仰見大水從天上墮地，不挂著四壁；或盤桓久不下，忽迸落如震霆。

東崖趾有諾詎那庵。相去五六步，山風橫射，水飛著人。走入庵避之。餘沫迸入屋，猶如暴雨至。水下擣大潭，轟然萬人鼓也。人相持語，但見口張，不聞作聲，則相顧大笑。公曰：『壯哉我行，天下未見如此瀑布也！』

是後予歲一至，常以九月、十月，則皆水縮，不能如向所見。今年冬，又大旱。客入，到庵外石缸上，漸聞有水聲；乃緣石缸下，出亂石間，始見濕布垂，勃勃如蒼煙，乍小乍大。鳴漸壯，急水落潭上窪石；石被激射，反紅如丹砂。石間無秋毫土氣。產木宜瘠黑，反碧滑如翠羽、鳧毛。潭中有斑魚廿餘頭，聞轉石聲，洋洋遠去。閒暇回緩，如避世人然。

家童方置大瓶石旁，仰接瀑水，水忽舞向人，又益壯，不可復得瓶。

乃解衣脫帽著石上，相持扼拿，欲爭取之。因大呼笑。

西南石壁上黃猿數十，聞人呼聲，皆自驚擾，挽崖端偃木牽連下，窺人而啼。縱觀之。

行出瑞鹿院，日已入。蒼林積葉，前行人迷不得路；獨見明月，宛宛如故人。

雁蕩山

客問：『山何以雁名也？』予爲言長老相傳絕頂上有大湖，雁過南海（二），常棲止其中，居人因以爲名。湖水墮入澗，流谷口，爲大龍湫。湖旁有塔寺，一夕沈湖中，至今五百餘歲，然猶餘遺地敗址。棠梨花數百十株，皆儼然成行列。土絕膏肥，種蹲鴟（三），大如斗。長老又言湖漸淤爲葑田。

十年前有僧來言：『吾近於雁湖旁依大樹縛屋，種蒹葭、蹲鴟爲餼糧；願乞金錢作屋。』予問：『道路何從入？』僧具言：『從靈雲寺南入山，時時過絕險，挽牽懸藤偃木以過。日初出上山，至午僅可到山巔。望見永嘉城下大江如牽一線白；東面南海氣蒼蒼如夜色。山上無膏燭，燒木葉葦竹爲明。山嵐來與人相向坐，如狐狸大。』

予愛其言，久欲登之。嘗一至靈雲寺，觀所從入路；因往至梅雨潭。潭上瀑水懸空數十丈；谷中風起，水吹著人，常濛濛如四五月間霧雨，亦一奇也。

【題解】

雁蕩山，一名雁宕山，在浙江之樂清、平陽二縣境，屬括蒼山脈。盤曲數百里，其峯百有二，谷十，洞八，巖三十。爭奇競勝，游者不能窮其境。有南雁、中雁、北雁、古稱東甌三雁，而以北雁爲尤勝。在平陽縣西南六十公里者曰南雁蕩，爲浙閩交界之分水嶺，蟠迴於甌江以南，在樂清縣西十八公里者曰中雁蕩；在樂清縣東北五十公里者曰北雁蕩，迤邐於甌江之

北岸。諸峯峭拔險怪，上聳千尺。絕頂有湖，方五六公里，水常不涸。雁之春歸者留宿焉，故曰雁蕩。有大小龍湫，會諸澗水，懸崖數百丈，飛瀑之勢，如傾萬斛水從天而下。山初不爲人所知，宋太平興國初，僧全了棲止是山，建靈巖寺，始顯名於世。

【作者略歷】

李孝光，字季和，元樂清人。隱居教授。至正間詔徵隱士，以秘書監著作郎召，旋升文林郎秘書監丞。工詩文。元詩綺靡者多，孝光獨風骨道上，力欲排突古人。著有五峯集。

【注釋】

〔一〕石梁洞，在浙江樂清縣雁蕩山石佛峯西。洞高廣十餘丈，深倍之。洞門前突出一石，橫至二十餘丈，沿洞下垂，懸跨如虹，因名。〔二〕漆定，元英宗年號。〔三〕躑躅花

，一名映山紅，杜鵑之一種。〔四〕橡栗，榲實也，俗稱茅栗，亦稱榛栗，每苞一栗，形如栗較小，頗似橡實，可食。〔五〕靈巖，在雁蕩山，昔人稱爲雁山之明堂。門戶重疊，峯巒聚會，景物最著者有四十八處，峯洞瀑布，無一不具，爲雁蕩第一峯。有靈巖寺、靈巖、靈峰，稱雁蕩二靈，爲最勝處。二靈之中，尤以靈巖爲勝。〔六〕靈峯，爲兩大石由平地突起，相合如掌，高約

八十餘丈。下有羅漢洞，右有北斗洞。峯之左右，又有南碧霄洞、苦竹洞、鳳凰洞、長春洞、將軍洞，各極洞府之勝。〔七〕唵喞，魚口動貌。〔八〕大龍湫，在雁蕩山。瀑布飛灑三百丈，最

高中國文 第五冊

爲雁山奇勝。〔九〕大德，元成宗年號。〔一〇〕谿翁，谷口張也。〔一一〕南海，指浙江定海

縣東海中普陀山。〔一二〕蹲鴟，大芋也。〔一三〕永嘉，今浙江永嘉縣。

五 岳飛傳

托克托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二〕人。世力農，父和，能節食以濟飢者。

有耕侵其地，割而與之；貰其財者，不責償。飛生時，有大禽若鵠飛鳴室上，因以爲名。未彌月，河決內廣〔三〕，水暴至，母姚抱飛坐甕中，衝濤及岸得免，人異之。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家。父義之，曰：『汝爲時用，其徇國死義乎！』

宣和四年，眞定宣撫劉韜〔四〕募敢戰士，飛應募。康王至相〔五〕，飛因劉浩〔六〕見，補承信郎，以鐵騎三百往李固渡嘗敵，敗之。從浩解東京〔七〕圍，與敵相持於滑南〔八〕，領百騎習兵河上。敵猝至，飛麾其徒，曰：『敵雖眾，未知吾虛實，當及其未定擊之。』乃獨馳迎敵。有梟將舞刀而前，飛斬之，敵大敗。遷秉義郎，隸留守宗澤〔九〕。戰開德曹州皆有功〔一〇〕，澤大奇之，曰：『爾智勇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陳圖。飛曰：『陳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

康王卽位，飛上書數千言，大略謂：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敵之謀；而勤王之師日集。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怠擊之。黃潛善、汪伯彥〔二〕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臣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書聞，以越職奪

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所〔三〕，所待以國士，借補修武郎，充中軍統領。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荆〔四〕，莫敖采樵以致絞〔五〕，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之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五〕以爲固。苟憑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唯命是從。』所大喜，借補武經郎，命從王彥〔六〕渡河，至新鄉〔七〕。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翌日，戰侯兆川，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夜屯石門山下，或傳金兵復至，一軍皆驚，飛堅臥不動，金兵卒不來。食盡，走彥乞糧，彥不許。飛引兵益北，戰於太行山，擒金將拓跋耶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丈八鐵槍刺殺黑風大王，敵眾敗走。飛自知與彥有隙，復歸宗澤，爲留守司統制。澤卒，杜充〔八〕代之，

飛居故職。二年，戰柘城，又戰黑龍潭，皆大捷。

三年，賊黃善、曹威等合眾五十萬薄南薰門，飛所部僅八百，眾懼不敵。飛曰：『吾爲諸君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陳，賊亂，大敗之。杜充將還建康，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眾不可。』充不聽，遂與俱歸。時命充守建康，金人與戚合寇烏江，充閉門不出。飛泣諫，請視師，充竟不出。金人遂由馬家渡渡江，充遣飛等迎戰，王瓌先遁，諸將皆潰，獨飛力戰。會充已降金，諸將多行剽掠，惟飛軍秋毫無所犯。兀朮趨杭州，飛要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禽其將王權，俘簽軍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遣還，令夜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敗之。駐軍鐘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飢，不敢擾民。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爭來降附。

四年，兀朮攻常州，宜興令迎飛移屯焉。金人再攻常州，飛四戰皆捷；尾襲於鎮江東，又捷；戰於清水亭，又大捷，橫屍十五里。兀朮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攻擊。兀朮次龍灣，飛以騎三百，步兵三千，馳至新城^{三三}，大破之。兀朮奔淮西，遂復建康。飛奏：『建康爲要害之地，宜選兵固守。仍益兵守淮，拱護腹心。』帝嘉納。兀朮歸，飛邀擊於靜安^{三四}，敗之。范宗尹^{三五}言，張俊^{三六}自浙西來，盛稱飛可用，遷通泰鎮撫使。飛辭，乞淮南東路一重難任使，收復本路州郡，乘機漸進，使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次第而復。會金攻楚^{三七}急，詔張俊援之。俊辭，乃遣飛行，而命劉光世^{三八}出兵援飛^{三九}。飛屯三塾，爲楚援，尋抵承州^{四〇}，三戰三捷，殺高太保，俘酋長七十餘人。光世等皆不敢前，飛勢孤力寡，楚遂陷^{四一}。詔飛還守通泰，有旨：『可守卽守；如不可，但以沙洲保護百姓，伺便掩擊

。『飛以秦無險可恃，退保柴墟。戰於南霸橋，金大敗。渡百姓於沙上，飛以精騎二百殿，金兵不敢近。飛以秦州失守，待罪。

紹興元年，張俊請飛同討李成。江淮平，俊奏飛功第一，加神武右軍副統制。

三年春，召赴行在。江西宣諭劉大中奏飛兵有紀律，人恃以安，今赴行在，恐盜復起。不果行。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授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又改神武後軍都統制，李山、吳全、吳錫、李橫、牛皋皆隸焉。

四年，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飛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諭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授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襄漢平，

授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

七年，入見，進拜太尉，繼除宣撫使兼營田大使，從幸健康，以王德，鄺瓊〔三六〕兵隸飛，詔諭德等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數見帝，論恢復之略。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三七〕於江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三八〕因得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日月，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三九〕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答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命節制光州。飛方圖大舉，會秦檜〔四〇〕主和，遂不以德、瓊兵隸飛。

八年，還軍鄂州。王庶〔四一〕視師江淮，飛與庶書：『今歲若不舉兵，

當納節請聞。『庶甚壯之。秋召赴行在，命詣資善堂見皇太子。飛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會金遣使將歸河南地^{〔四二〕}。飛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檜銜之。

九年，以復河南，大赦。飛表謝，寓和議不便之意，有『唾手燕雲，復讎報國』之語。授開府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獎諭，乃受。

十年，金人攻拱，劉錡告急^{〔四三〕}，命飛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帝賜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乃遣王貴、牛皋、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略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

劉錡，西援郭浩〔四四〕，自以其軍長驅以闢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讎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府路，陝西，河東北路招討使，尋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相繼奏捷。

大軍在潁昌〔四五〕，諸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鄆城〔四六〕，兵勢甚銳。兀朮大懼，會龍虎大王議，以爲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中外聞之，大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徧鄆城。飛遣子雲〔四七〕領騎兵直貫其陳，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朮有剽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士卒以麻札刀入陳，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之。

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兀朮益兵來，部將王剛〔四八〕以五十騎覘敵，遇之，奮斬其將。飛時出視戰地，望見黃塵蔽天，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

方郾城再捷，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穎昌，汝宜速援王貴。

既而兀朮果至，貴將遊奕，雲將背鬼〔四九〕，戰於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朮壻夏金吾、副統軍粘罕索李董。兀朮遁去。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累戰皆捷〔五〇〕，中原大震。飛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累敗，兀朮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興之機。』

飛進軍朱仙鎮〔五一〕，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鬼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遁還汴京，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帥烏陵思謀，素

號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即降。』金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將官李覲，崔虎、葉旺等，皆率所部降；以至禁衛龍虎大王之部屬，皆密受飛旗榜，自北方來降。金將軍韓常欲以五萬眾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五三〕，與諸君痛飲爾。』

方指日渡河，而檜欲畫淮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五三〕。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五四〕等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徙，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間田處之。

方兀朮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母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五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自廬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

十一年，時和議既決。檜患飛異己，乃密奏召三大將論行功賞。韓世忠、張俊已至，飛獨後。檜又用參政王次翁〔五五〕計，俟之六七日。既至，授樞密副使，位參知政事上。飛固請還兵柄。兀朮遣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方俟高〔五六〕與飛有怨，風高劾飛，又風中丞何鑄〔五七〕、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大率謂今春金人攻淮西，飛略至舒、蘄而不進。比與俊按兵淮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飛累章請罷樞柄

，尋還兩鎮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檜志未伸也。又諭張俊令劫王貴（五八），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五九）。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

初，命何鑄鞠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改命万俟卨，卨誣飛與憲書，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言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卨以臺章所指淮西事爲言。高喜，白檜，簿錄飛家，取當時御札藏之以滅迹；又偪孫革等證飛受詔逗遛，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其獄。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棄市。籍家貲，徙家嶺南。幕屬子鵬等從坐者六人。

初飛在獄，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大理卿薛仁輔，並言飛無罪，高俱劾去。宗正卿士懷（六〇）請以百口保飛，高亦劾去，竄死建州。布衣劉

允升上書訟飛冤，下棘寺以死。凡傳成其獄者皆遷轉有差。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宋）。』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時洪皓（宋）在金國中，蠟書馳奏，以爲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

論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爲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史稱關雲長通春秋左氏學，然未嘗見其文章。飛北伐，軍至汴梁之朱仙鎮，有詔班師。飛自爲表答詔，忠義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諸葛孔明之風；而卒死於秦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難可復，宋恥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劉宋殺檀道濟，道濟下獄，瞋目曰：『自壞汝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嗚呼冤哉！

高中國文 第五册

【題解】 本篇節自宋史，旨在表彰岳飛抗敵禦侮，忠心報國之精神，亦以見南宋偏安江左之因果焉。

【作者略歷】 托克托，一作脫脫，字大用，元蒙古人。順帝至元中，累遷御史大夫；至正中，進中書右丞相，時皆稱賢。詔修隨、檢、宋三史，命托克托爲總裁官。後以討張士誠等無功，被劾，流雲南，哈麻矯詔鴆殺之。按宋史，爲我國正史之一，全書五百卷二卷，內分本紀四十七，世家六。志一百六十二，表三十二，列傳二百五十五。清四庫總目提要謂其卷帙太繁，前後複沓抵牾甚多。而南宋以後，又失之稍略，如文苑傳止載數人，循吏傳則更無一人。故自柯維騏宋史新編以下，屢有修改；然年代繚邈，舊籍散亡，仍以是書爲稿本，小小補苴，亦終無以相勝焉。

【注釋】 〔一〕宋相州湯陰，屬河北西路，在今河南湯陰縣。〔二〕內黃，今河南內黃縣。〔三〕宣和，宋徽宗年號。〔四〕真定，今河北正定縣。劉韜，字仲偃，宋崇安人，紹聖進士。徽宗時，累拜資政殿學士。京師不守，遣使金營，不屈而死。〔五〕康王，名構，徽宗第九子。徽宗二帝北行，康王即位南京，改元建炎，是爲宋高宗。相，即相州。見前注。時康王奉命使金，至磁，爲士民所留，詔如相州，拜爲兵馬大元帥。〔六〕劉浩，未詳。時宗澤爲副元帥，從康

汪起兵入援，言宜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眾不從，迺自將兵趨李固渡，遇北兵，大破之。見宋史宗澤傳。本文下言飛以三百騎往李固渡嘗敵，或劉浩爲宗澤之部下。〔七〕宋以汴爲東京，即今河南開封。〔八〕滑南，即今河南滑縣。〔九〕宗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元祐進士，有文武才。二帝北行，以副元帥從磁州入援，屢戰皆捷，徙知開封府，進東京留守。金人憚之，呼爲「宗爺爺」。忠心爲國，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疏，皆爲奸人所抑。憂憤成疾，大呼過河者三而卒。謚忠簡。著有宗忠簡集。〔一〇〕開德，在今河北濮陽縣。曹州，在今山東商澤縣。宋史宗澤傳：「二年正月，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岳飛戰開德曹州，當即此年事。〔一一〕黃潛善與汪伯彥力主遷都避敵，同爲誤國小人。潛善，字茂和，宋邵武人。伯彥，字廷俊，徽州祁門人。〔一二〕張所，青州人，嘗爲監察御史。在靖康圍城中，以牘書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凡十七萬人，一時聲震河北。高宗時，以言黃潛善汪伯彥奸邪事，謫江州。後以李綱言，復任爲河北招討使。〔一三〕欒枝，春秋晉大夫。左傳隱公二十八年：「晉師陳於莘北。晉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縻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縳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荆，卽楚。〔一四〕左傳桓公十二年：「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

高中國文 第五册

暇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隍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一五〕河北，宋置河北路，轄懷、衛、相、定諸州。〔一六〕王彥，字子才，上黨人。張所爲河北招北討使時，拔爲都統制，官至河北制置使。〔一七〕新鄉，即今河南衛輝縣。〔一八〕杜充，字公美，宋相州人。性殘好殺，而短於謀略。建炎中，代宗澤爲留守，拜尙書右僕射、同平章事。以不善撫御，兩河忠義之士多有引去者。後兵敗降金。〔一九〕此三年正月事。諸賊本宗澤所招撫，預備御用之以恢復河北者，時屯於京城之南，以杜充統御不善而致叛變。〔二〇〕成爲李成，初爲離州弓手，以勇聞於河朔，積功爲縣令。建炎中曾爲宿州都大捉殺使，後叛降劉豫。〔二一〕王夔曾爲淮南招撫使，時爲御營前將軍統制。〔二二〕廣德，今安徽廣德縣。〔二三〕漸城，亦曰北城，在江蘇江寧縣北。〔二四〕壽安，鎮名，在江寧縣西北，其旁即龍灣市也。〔二五〕范宗尹，字覺民，宋鄧城人。宣和末，以上舍登第，累遷右諫議大夫。建炎初，遷御史中丞，拜參知政事，復以言事累拜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六〕張俊，字伯英，成紀人。少負才氣，起於羣盜，與金人戰，屢立奇功，拜樞密使。當南渡時，手握重柄，與韓世忠、劉錡、岳飛，並稱張、韓、劉、岳。惟後附和秦檜，構成岳飛之獄，爲世所鄙。〔二七〕楚，宋爲楚州山陽郡

，即今江蘇淮安縣。二八劉光世，字平叔，以討河北賊有功，授奉國軍承宣使。從高宗南渡，命爲制置使，屯鎮江。復討平苗、劉亂，遷太尉營副使。雖早得軍柄，而馭軍無法，連寇自資，爲公論所不滿。二九續通鑑：「楚州被圍久，遣入告急，趙鼎欲遣張俊救之，俊辭不行，乃遣劉光世督淮南諸鎮救楚州。光世將王德、鄺陵等多不用命，」惟岳飛僅能援。所記與本傳稍異，存參。三〇承州，今江蘇高郵縣。三一續通鑑：「帝以書趣光世會兵者五，光世訖不行。金人知外援絕，進攻東城。立楚州鎮撫使趙立」登登道以觀，飛破中其首，城始破。」三二柴墟，鎮名，在今江蘇泰興縣北。三三時李咸據有江淮湖湘十餘郡，連兵數萬，有席捲東南意。先後陷江州（今江西九江縣）、筠州（今江西高安縣）。張俊岳飛敗之於樓子莊（今江西永修縣西南），城北走降於齊（金所立之偽組織）。三四劉大中，字立道，眞州人。紹興中，以兵部尙書知處州。未幾召還，除吏部尙書。三五六郡，卽襄陽（今湖北襄陽縣）、鄧州（今河南鄧縣）、隨州（今湖北隨縣）、郢州（今湖北鍾祥縣）、唐州（今河南泌陽縣）、信陽軍（今河南信陽）。三六王德，字子華，通遠軍熟羊砦人，以武勇應募。建炎初，以討李成功授武略大夫。紹興初，平秀州水賊，遷同州觀察使。後復敗兀朮於紫金山，官終開南副都統制。鄺陵，字國寶，臨漳人。初隸宗澤，歷淮西副統制，後與王德交許，召赴行在，陵懼罪，以

眾四萬人渡淮降劉豫。〔三七〕劉豫，字彥游，阜城人。宣和中，除河北提刑。金人南侵，棄官避難。建炎中，薦爲濟南府，辭，不允，忿去。金人攻濟南，略以利，豫懲前忿，遂降金。建炎四年七月，金主立豫爲皇帝，都大名，國號大齊。紹興中，由大名遷汴（即宋之東京），籍民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揚沂中大破之，虜躡。金主聞之，命兀朮南下廢之，僭號兀朮八年。〔三八〕粘罕，即完顏宗翰，時爲副元帥。〔三九〕指劉豫所據之地：(1)京東東路，(2)京東西路，(3)京畿路，(4)京西北路，(5)京西南路。〔四〇〕秦檜，字會之，江寧人。政和間登第，又中詞學兼茂科。靖康間，累遷御史中丞。二帝北去，檜從至金，被留。建炎四年，金人陰縱之使歸，爲高宗所信任。紹興中，拜相，力持和議，阻止恢復；殺岳飛，竄張浚、趙鼎。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四一〕王庶，字子尚，慶陽人。崇寧進士。高宗卽位，累立戰功，升龍圖閣待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秦檜主和，力詆和議，疏凡七上，出知潭州，責道州安置，卒。〔四二〕紹興七年，王倫歸自金，言和議如成，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且許歸河南地。九年，和議成，金人歸還河南陝西之地，得東西南三京、壽春府、亳、曹、單州，及京西、陝西諸州地。〔四三〕先是兀朮以歸還宋河南陝西地爲非計，議收復。紹興十年五月，金主乃命兀朮薩里干等分道南侵。時劉錡奉命赴東京，聞金人敗盟南下，急趕至順昌，一方告急，一方固守抗禦，大敗兀朮兵，兀朮走汴。劉

騎，爲中興四大將之一，字信叔，德順軍人。善射。高宗初，爲隴右都護。紹興中，充東京副留守。順昌之戰，折兀朮勁卒十之七八，使金人震恐喪魄，後金主大舉南下，宋以騎爲江淮浙西制置使，節制諸路軍馬。〔四四〕郭浩，字充道。健炎初，知原州，又歷知涇，秦、鳳翔。金人抵和尙原，與吳玠隨方捍禦，闔以安全。〔四五〕顧昌，今河南許昌縣。〔四六〕鄆城，在今河南許昌縣之南。〔四七〕雲，飛養子。從飛征戰，數立奇功。與飛同時爲秦檜所害，年二十三。〔四八〕王剛，殿本宋史誤作王貫，茲據浙局本宋史及畢編續資治通鑑改正。〔四九〕遊弈，猶遊弋，謂出沒無定之軍；背鬼，猶衛隊。趙彥衛雲麓漫鈔：「北人呼酒瓶爲鬼。大將之酒瓶，必令親信人負之，故韓岳皆取爲親隨軍之名，當時最號健銳。」〔五〇〕梁輿糾合太行忠義，兩河豪傑，先敗金人於垣曲，又敗之於沁水，復懷衛州，斷金人山東河北之道。〔五一〕朱仙鎮，在今河南開封西南二十六里。〔五二〕黃龍府，金之都城，在今滿洲境。〔五三〕當時兩河豪傑李通等率眾歸飛，中原盡磁、相、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約期與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五四〕楊沂中，字正甫，改名存中，學孫吳兵法，善騎射。由忠翊郎累官至檢校少保，兼領殿前都指揮使。爲人忠孝勇敢，大小二百餘戰，身被五十餘創。高宗嘗以郭子儀比之。〔五五〕王次翁，字慶魯，濟南人。歷知道州，除廣西轉運判官，皆有政績。後附秦檜，官

高中國文 第五册

至御史中丞。〔五六〕万俟（雙姓，讀墨其）卨（音契），字元忠，陽武人。紹興初，官提典湖比刑獄，不爲飛所禮，深憾之。後詔事秦檜，構陷成獄。〔五七〕何鑄，字伯壽，餘杭人。政和進士。紹興中拜御史中丞，秦檜誣飛，令鑄鞠之。鑄白其冤。檜不悅，諷万俟卨論鑄私飛，欲竄嶺南，帝不從。官至大學士。〔五八〕張俊聞飛嘗欲斬統制王貫，又嘗杖之，乃誘之告飛。貫不肯，曰：「爲大將軍免以賞罰用人？苟以爲怨，將不勝其怨。」俊因劫以私事，貫懼而從之。〔五九〕檜聞飛統制王俊善告計，號「鷗兒」，以姦貪屢爲張憲所抑。使人諭之，王俊許諾。檜乃自爲狀告王俊，使妄言副都統張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柄。並令告王貫，使貫執憲，赴鎮江行樞密府。王俊親自鞠鍊，使憲自誣，謂得飛子雲書，令憲營還兵計。憲不服，械至臨安，下大理寺獄。〔六〇〕儂，音鳥。〔六一〕意卽約莫有之。〔六二〕洪皓，字光弼，鄱陽人。政和進士，累擢徽猷閣待制。使金被留，幾死。流竄冷山（在黃龍府北），屢以敵情展轉上達，乞與師追擊，以圖恢復。留金十五年始還。

六 文丞相傳序

許有壬

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漢，唐而過之遠矣！盛時忠賢雜遝，人有餘力；及天命已去，人心已離，有挺然獨出於百萬億生民之上，而欲舉其已墜，續其已絕，使一時天下之人，後乎百世之下，洞知君臣大義之不可廢，人心天理之未嘗泯，其有功於名教爲何如哉！

丞相文公，少年趨厲〔一〕，有經濟之志；中爲賈誼，徊翔外僚。〔二〕其以兵入援〔三〕也，大事去矣；其付以鈞軸也，降表具矣〔四〕；其往而議和也，冀萬一有濟爾。平生定力，萬變不渝，「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用醫藥之理，」〔五〕公之語，公之心也。是以當死不死，可爲卽爲，〔六〕逸於淮，振於海；〔七〕眞不可爲矣，則惟有死爾；可死矣，而又不死，〔八〕非有他也，等一死爾，昔則在己，今則在天〔九〕，一旦就義，視如歸焉。光明俊偉。俯視一世，顧膚敏禩將〔一〇〕之士，不知爲何物也。推此志也。雖與嵩、華爭高可也。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而未有有爲若公

者，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然則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者，公一人耳！

孫富爲湖廣省檢校官，始出遼陽儒學副提舉劉岳申（二）所爲傳，將刻之梓，俾有壬序之。有壬早讀吟嘯集、指南錄（三），見公自述甚明。三十年前遊京師，故老能言公者尙多，而訝其傳之未見於世也。伏讀感慨，惜京師故老之不及見也！公之事業在天地間，炳如日星，自不容泯；而史之取信，世之取法，則有待於是焉。若富也，可謂能後者已。

【題解】

文丞相，指文天祥；天祥，字宋端，宋吉水人，理宗時登進士，端宗時封信國公，與阮軍戰，兵潰被執，不屈死。著有文山集。文丞相傳，阮劉岳申撰，是時宋史未修，岳申據所見聞，又參諸天祥指南錄諸編而爲之傳，原文六千餘言，較後出宋史本傳之多所忌諱者，特爲詳核可徵。天祥之孫富得其傳而刊行之，因請有壬爲序。序文大旨，在表揚天祥之節義，以明宋養士之效。

【作者略歷】

許有壬，字可用，元湯陰人。仁宗延祐進士，順帝至正中，累官集賢大學

士，改樞密副使，拜中書左丞。歷事七朝，遇事盡言，頗具風節。文章亦雄渾闊肆，鑿切事理，不爲空言，稱元代館閣鉅手。卒諡文忠。有至正集，圭塘小稿。

【注釋】

〔一〕趙，一作遼，音綽，遠也，趙厲，謂意志超遠也。

〔二〕宋度宗時，天祥任

制誥，語皆諷賈似道，賈使臺臣劾罷之，天祥遂致仕。咸淳（度宗年號）九年，起爲湖南提刑

，次年改知贛州，皆外僚也。徊翔，鳥飛不進貌。〔三〕德祐（恭帝年號）初，詔天下勤王，天

祥奉詔涕泣，使陳繼周發郡中豪傑，使方輿召吉州兵，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四〕

勤王之次年，除天祥右丞相兼樞密使，其時元兵已入臨安，執恭帝。〔五〕元丞相博羅曰：『爾

立二王（帝昶帝昺），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

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爲？』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下藥之理，盡吾

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六〕天祥使元時，擬自殺，不死者，將以有爲也。見指南錄，〔七〕天

祥被拘至鎮江，夜亡入真州（儀徵），後由通州泛海以求二王。〔八〕天祥謂博羅曰：『國亡當死

，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九〕言昔因二王尚在，已不忍死；今被

執，死與不死，聽天由命耳。〔一〇〕詩大雅文王：『殷士膚敏，裸將於京。』按膚，大也；敏，

達也；裸，宗廟之祭，酌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將，助也。言殷士膚大而敏達者，皆執裸獻

高中國文 第五册

之禮，助王祭事於周之京師也。〔二〕劉岳申，字高仲，吉水人。爲文宗法障，靡、簡約峻潔。著有申齋集。〔二〕書名，皆天祥被執後所作詩，今附於文山全集中。

七 工獄

宋 本

京師小木局〔一〕，木工數百人，官什伍其人〔二〕，置長分領之。一工與其長爭，長曲，不下，工遂絕不往來。半歲，眾工謂口語非大嫌，釀酒肉，強工造長居，和解之，乃謹如初。暮醉，散去。

工婦淫，素與所私者謀戕良人〔三〕，不得聞〔四〕；是日，以其醉於釀而返也，殺之。倉卒藏屍無所；室有土榻，榻中空，蓋寒則以厝火者，迺啓榻，輒寘屍空中；空陋，割爲四五，始容焉，復輒故所。明日，婦往長家哭曰：『吾夫昨不歸，必而〔五〕殺之。』訟諸警巡院〔六〕。院以長仇也，逮至，榜掠〔七〕；不勝毒，自誣服。婦發喪，成服，召比丘〔八〕修佛事，

哭盡哀。院詰長屍處，曰：『棄塚中。』責伍作〔九〕二人索之塚，弗得。——伍作本治喪者，民不得良死而訟者，主之，是故常也。刑部御史京尹交促具獄，甚急，二人者期十日得屍，不得，笞。既乃竟不得，笞；期七日，又不得；期五日，期三日，四被笞，終不得；而期益近。二人歎惋，循塚相語，笞無已時，因謀別殺人應命。暮坐水傍，一翁騎驢渡橋，犄角擠墮水中〔一〇〕，縱驢去。懼狀不類，不敢輒出，又數受笞。涉旬餘，度翁爛不可識，舉以聞。院召婦審視，婦撫而大號曰：『是矣！吾夫死乃爾若〔一一〕耶！』取夫衣招魂塚上，脫筭珥具棺葬之。獄遂成。

院當〔一二〕長死，案上，未報可。騎驢翁之族，物色〔一三〕翁不得。一人負驢皮道中過，宛然其所畜；奪而披視，血皮未燥，執愬於邑。亦以鞫訊慘酷，自誣劫翁驢，翁拒而殺之，屍葬某地；求之不見，輒更曰某地。辭數更，卒不見，負皮者瘕死獄中。歲餘，前長奏下，縛出狴犴〔一四〕；眾工

隨而諫若雷。雖皆憤其冤，而不能爲之明，環視無可奈何，長竟斬，眾工愈哀歎不置。徧訪其事，無所得，不知爲計。乃聚議，哀交鈔百定^{〔二五〕}，處處置衢路，有得某工死狀者酬以是。『亦寂然無應者。』

初，婦每修佛事，則丐者至^{〔二六〕}求供飯，一故偷常從丐往乞。一日，偷將盜它人家，尙蚤，不可，既熟婦門戶，乃闔中依其垣屋以須。迫鐘時^{〔二七〕}，忽醉者踉蹌^{〔二八〕}而入，酗而怒婦，詈之，拳之，且蹴之；婦不敢出聲，醉者睡，婦微諄^{〔二九〕}燭下曰：『緣而殺吾夫，體骸異處土榻下，二歲餘矣。榻旣不可火，又不敢填治^{〔三〇〕}，吾夫尙不知腐盡以否？今乃虐我！』歎息飲泣。偷立牖外，悉得之，默自賀曰：『奚偷爲？』明發，入局中，號於眾：『吾已得某工死狀，速付我錢！』眾以其故偷，不肯，曰：『必暴著乃可。』遂書合^{〔三一〕}，分支與偷。——『且俾眾遙隨我往。』偷陽被酒，入婦舍挑之。婦大罵：『丐，敢爾！』鄰居皆不平偷，將毆之。

偷遽去土榻席，拔輓，作欲擊鬪狀，則屍見矣。眾工突入，償偷購，反接婦送官。婦吐實，醉者則所私也。官復窮^{三三}壕中死人何從來；伍作款^{三三}，擠何物騎驢翁^{三四}墮水。伍作誅。婦洎私所者磔於市；先主長死吏^{三五}，皆廢終身。官知水中翁即鄉瘼死者事，然以發之，則更又有得罪者數人，遂寢，負皮者寃竟不白。

【題解】

工獄，謂木工被殺之獄情也。文爲敘記體，記獄情本末；略謂當時京師有某木工妻，與姦夫謀殺本夫，懼罪，因誣訴本夫爲工長挾仇所殺，工長不勝榜掠，自誣服，竟斬以抵罪。其後因眾工不服，懸賞募人訪得某木工死狀，婦與姦夫乃伏法磔於市。

【作者略歷】

宋本，字誠夫，元大都人，洪宗至治初進士第一。官監察御史，集賢學士，兼園子祭酒，卒諡正獻。性高抗不屈，持論堅正，善文辭，著有至治集四十卷。

【注釋】

〔一〕元於工部設木局。小木局，即其支局也。〔二〕謂依軍隊中什伍之法，部勒局中木工，分木工爲數組，有十人爲一組者，亦有五人爲一組者。〔三〕所私者，謂姦夫；良人謂本夫也。〔四〕猶言無機會。〔五〕而，汝也。下文「緣而殺吾夫」句而同。〔六〕元於京師

高中國文 第五冊

- 置警巡院，掌平理獄訟及警巡檢稽等事。〔七〕榜掠，猶笞擊也。史記李斯傳：「二世使趙高責斯與子由謀反狀，榜掠千餘。」〔八〕比丘，僧也。〔九〕伍作，或作仵作，衙署檢驗刑傷之吏。
- 〔一〇〕犄角，當作犄角。左傳襄公十四年：「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犄之。」孔疏：「角之，謂執其角；犄之，言戾其足也。」按喻從各方面牽制之，使敵受困也。此蓋謂兩伍作或在此，或在彼，若相策應然，故意排擠騎驢翁使之墮水也。〔一一〕爾若，猶言如此。〔一二〕斷罪曰當。〔一三〕物色，猶言察訪也。後漢書嚴光傳：「乃令以物色訪之。」注：「以其形貌求之。」
- 〔一四〕狴犴，讀如陞汗，本獸名。潛確類書：「狴犴好訟；形獄門上。」故亦爲牢獄之稱。〔一五〕交鈔，元代流行之紙幣也。以用之於交易，故名。定，與錠通。此謂交鈔值銀一百錠也。〔一六〕空，笨去聲，聚也。空至，猶言羣聚而至也。〔一七〕迫鐘時，猶言近更時也。〔一八〕踉蹌，行走不正貌。〔一九〕辭，音粹，詬罵也。國語吳語：「吳王還自伐齊，辭申胥。」〔二〇〕填，塗也；填治，即修理之意。左傳襄公三十一年「汚人以時與館宮室。」〔二一〕合，猶今言「合同」。〔二二〕窮，窮究之也。〔二三〕歎，爲「歎伏」之省，本北史「罪人聞之咸自歎伏」語，即自輸情實而願服罪之意。〔二四〕何物騎驢翁，猶言不知姓名之騎驢翁也。〔二五〕謂前主判工長死罪之官吏也。

八 散曲兩套

秋思

馬致遠

〔雙調夜行船〕〔一〕 百歲光陰一夢蝶〔二〕，重回首往事堪嗟。今日春來，明朝花謝〔三〕，急罰盞夜闌燈滅。

〔喬木查〕 想秦宮漢闕〔四〕，都做了衰草牛羊野〔五〕，不恁麼漁樵沒話說〔六〕，縱荒墳，橫斷碣，不辨龍蛇。

〔慶宣和〕 投至狐蹤與兔穴。多少豪傑，鼎足雖堅半腰裏折〔七〕，魏耶？晉耶〔八〕？

〔落梅風〕 天教你富，莫太奢，不多時好天良夜〔九〕。富家兒更做道你心似鐵，爭辜負了錦堂風月〔二〕。

散曲兩套

高中國文 第五冊

〔風入松〕 眼前紅日又西斜，疾似下坡車。不爭鏡裏添白雪，上牀與鞋履相別〔二〕。休笑鳩巢計拙，葫蘆提一向粧呆〔三〕。

〔撥不斷〕 利名竭，是非絕，紅塵不向門前惹。綠樹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補牆頭缺，更那堪竹籬茅舍〔三〕。

〔離亭宴帶歇指煞〕 蛩吟罷，一覺纔寧貼；雞鳴時，萬事無休歇，何年是徹〔四〕？看密匝匝蟻排兵，亂紛紛蜂釀蜜，鬧攘攘蠅爭血〔五〕。裴公綠野堂〔二六〕，陶令白蓮社〔二七〕，愛秋來時那些；和露摘黃花，帶霜分紫蟹〔二八〕，煮酒燒紅葉。想人生有限杯，渾幾箇重陽節〔二九〕。人問我，頑童記者〔三〇〕，便北海探吾來，道東籬醉了也〔三一〕。

西湖遊賞

貫雲石

〔北中呂粉蝶兒〕 描不上小扇輕羅，便是真蓬萊。他不過。雖然比不得百

二山河〔三〕；一壁廂嵌平隄、連綠野，端的有亭臺百座。暗想東坡、逋仙〔三三〕詩有誰酬和？

〔南泣顏回〕 漫說鳳凰坡〔三四〕，怎比繁華江左？無窮千古，眞個是勝跡留多。烟籠霧鎖，繞六橋〔三五〕翠嶂如螺錯。青靄靄山抹柔藍，碧澄澄水泛金波。

〔北石榴花〕 我則見採蓮人唱採蓮歌，端的是勝景勝其他。看那遠峯倒影蘸清波。晴嵐翠鎖，怪石嵯峨。我則見沙鷗數點湖光破，咿啞啞，橈聲搖過；則見女嬌羞倚定雕欄坐，恰便是寶鑑對嫦娥。

〔南泣顏回〕 緣何？樂事賞心多。詩朋酒侶吟哦。花濃酒豔，破除萬事無過。嬉遊賞玩，對清風皓月安然坐。任春夏秋冬，但適興四時皆可。

〔北鬪鷓鴣〕 開攘攘急管繁絃，齊臻臻〔三六〕蘭舟畫舸，嬌滴滴粉黛相連

高中國文 第五册

，顛巍巍翠雲萬朵；端的是洗古磨今錦繡窩。你不信，試觀呵！綠依依楊柳千枝，紅馥馥芙蓉萬顆。

〔南撰燈蛾〕

清風送蕙香，岫月穿雲破。清湛湛水光浮嵐碧，響噹噹曉鐘兒敲破。嗚咽咽猿啼古嶺，見對對鴛鴦戲着晴波。迢迢似漁舟釣艇，美甘甘一湖明鏡照嫦娥。

〔北上小樓〕

密匝匝那一窩，疏刺刺這幾顆。我這裏對着清風，倚着清風，泛着清波。微雨初收，微烟初散，微雲初過。再休題淡粧濃抹三六。

〔南撰燈蛾〕

疊疊的層樓兼畫閣，簇簇的奇葩與異果。遠遠的綠莎茵，茸茸的芳草坡。跼蹐三八的馬蹄踏破，隱隱似長橋臥波，細裊裊綠柳金拖。我實不三九放開眼界，這整齊樓臺金碧，天上也無多。

〔尾聲〕

陰晴、晝夜皆行樂，不信這好風景被橫俗摧挫？再尋個風雅的湖山何去可？

【題解】

本課散曲二套，前套選自東籬樂府。樂府新聲無題，詞林摘豔與北宮詞紀俱作「秋興」，此從中原音韻。後套選自酸柑樂府。又本課所選，爲散曲中之一種，名曰套數，以其聯合多曲，自成首尾，而以套數計故也。散曲對劇曲言，劇曲有科白，散曲無科白，此其異也。散曲又有小令與套數之分。王國維元劇之文章云：「小令，只用一曲，與宋詞略同。套數則合一宮調諸曲爲一套，與雜劇之一略同。但雜劇以代言爲事，而套數則以自叙爲事，此其所以異也。」又套數與明人所謂「重頭」者亦有別，因重頭雖亦聯合若干小令爲之，與套數同，但套數在全套樂曲之內，至少須有二首同宮調之曲牌相連，而且有尾聲以示全樂之完畢，更要者，全套樂曲須一韻到底；而重頭無此體製。

【作者略歷】

馬致遠，字東籬，元大都人，曾任江浙行省務官。著雜劇十七種，散曲一百二十餘，任中敏爲輯東籬樂府一卷，而散佚尙多。太和正音譜評其詞，謂「如朝陽鳴鳳」。又云：「曲雅清麗，可與魯靈、景福相頡頏，有振盪長鳴，萬馬皆瘖之意。」任中敏則謂「東籬散曲以豪放爲主；如天馬脫羈，極盡馳騁之樂。於不期然中又適成此體之典型模楷。」於此，足見在文學史上之地位。貫雲石，元畏吾人，阿里海涯之孫，本名小雲石海涯，父名貫只哥，遂以貫爲氏，自號酸齋。少時，神采秀異，膂力絕人；及長，折節讀書，吐辭爲文，尤工樂府。正音譜

散曲兩套

高中國文 第五冊

評其詞，謂如天馬脫羈，蓋狀其曲品之豪放也。所著與徐甜齋並稱酸甜樂府。仁宗時，拜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稱疾辭居江南，晚年隱居錢塘，詭姓名，易服色，人無有識之者。卒諡文節。

【注釋】

〔一〕雙調，商調樂律名。冊府元龜：「天寶十三年，改諸樂名，中呂商，時稱雙調。」唐荆川稗海：「宋樂與古樂差二律，故俗以夾鐘商，姑洗商爲雙調。」夜行船，曲牌名。

〔二〕中原音韻「一」作「如」。〔三〕中原音韻作「昨日春來，明朝花謝」。〔四〕中原音韻無「想」字。〔五〕中原音韻「都做了」僅作「做」字。〔六〕中原音韻無「麼」字，又「沒」作「無」；而詞林摘豔「麼」作「的」。〔七〕中原音韻「雖堅」作「三分」，又句中無「裏」字。〔八〕北宮詞紀作「知他是香耶？醜耶？」〔九〕中原音韻無「你」字，又「莫太奢」作「不待奢」，「不」作「無」，〔一〇〕中原音韻作「看錢奴硬將心似鐵」，末句「爭」作「空」，且無「了」字。〔一一〕中原音韻上句作「曉來清鏡添白雪」，下句「與」作「和」。〔一二〕中原音韻上句「休」作「莫」，下句「向」作「就」；詞林摘豔「向」作「樣」，北宮詞紀「休笑」作「休笑我」，又與太和正音譜皆作「巢鳩計拙」。〔一三〕中原音韻上句「角」字作「上」字；下句無「更那堪」三字。〔一四〕中原音韻首句無「罷」字，次句無「時」字；三句作「爭名利何年是徹」。〔一五〕中原音韻首句無「看」字；三句「鬧穰穰」詞林摘豔與北宮詞紀作「

急稷穰」，「爭血」詞林摘豔作「競血」。(一六)裴公，謂唐裴度，詳第四冊洛陽名園記。綠野堂，裴公別墅名。(一七)陶令，謂陶潛，詳第二冊詩十首課。白蓮社爲晉高僧慧遠與名儒劉程之等在廬山麓所結之文社。蓋潛曾與社中人往來。(一八)中原音韻「愛秋來時」無「時」字，「分紫蟹」作「烹紫蟹」。(一九)中原音韻作「人生有限杯，幾個登高節」。(二〇)記者，猶今言記着。(二一)北海，謂東漢孔融。性好客，嘗自謂「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但此處以孔融代類似孔融之客，爲修辭上以特殊代普通之用法。(二二)百二山河，指秦，今陝西，以形勝稱。史記高祖本紀：「秦形勢之國，帶山河之險，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集解引蘇林曰：「得百中之二焉；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二三)逋仙，卽林逋，字君復，味錢塘人。工詩，結廬西湖孤山，自爲募於廬側。不娶、無子，所居植梅著鶴，人因謂「梅妻鶴子」。仁宗時卒，賜諡和靖先生。(二四)鳳凰坡，當卽鳳凰山，在杭縣城南。(二五)蘇軾於西湖旣築蘇堤，並建映波、鑽瀾、望山、壓隄、東浦、跨虹六橋。(二六)臻臻，猶整整也。(二七)蘇軾詩：「欲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二八)踰蹠，馬蹄聲。(二九)實不丕，猶言實在的。

散曲兩套

九 長亭送別

王實甫

〔夫人〕〔長老〕〔三〕上云〕今日送張生赴京，就十里長亭，安排下筵席；我和長老先行，早到長亭，不見張生和小姐來到。〔且〕〔三〕、末〔四〕、紅〔五〕同上〕〔且云〕今日送俺張生上朝取應，早是離人傷感；況值暮秋天氣，好煩惱人也呵！悲歡聚散一杯酒，南北東西萬里程。〔且唱〕

〔正宮〕〔六〕端正好〔七〕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

〔滾繡球〕恨相見得遲，怨別去得疾。柳絲長，玉驄難繫。恨不得倩疏林挂住斜暉。馬兒迤迤的行，車兒快快的隨。卻告了相思迴避，破題兒又早別離。聽得道一聲去也，鬆了金釧；遙望見十里長亭，減了玉肌。此恨

誰知？

〔紅云〕今日姐姐怎麼不打扮？

〔旦云〕紅娘呵，你那知我的心裏！〔唱〕

〔叨叨令〕 見安排着車兒馬兒，不由人熬熬煎煎的氣。有甚心情花兒鬢兒，打扮的嬌嬌滴滴的媚！準備着被兒枕兒，則索〔八〕昏昏沈沈的睡。從今後衫兒袖兒，都搵做重重疊疊的淚。兀的〔九〕不悶殺人也麼歌〔一〇〕！兀的不悶殺人也麼歌！久已後書兒信兒，索與我恹恹惶惶的寄。

〔做到〔二〕科〕〔見夫人科〔三〕〕

〔夫人云〕張生和長老坐，小姐這壁坐。紅娘將酒來！張生，你向前來些，你是自家親眷，不要迴避。俺今日將鶯鶯既配與你，你到京師休辱末了俺孩兒，掙揣一箇狀元回來者！

〔末云〕小生託夫人餘蔭，憑着胸中之才，覲官爵如拾芥〔二三〕耳。

長亭送別

高中國文 第五冊

〔本云〕老夫人主張不差，料想張生不是落後的人。〔把酒了坐〕〔且長吁科〕

〔脫布衫〕 下西風，黃葉紛飛；染寒煙，衰草淒迷。酒席間，斜簽着坐的。蹙愁眉，死臨侵地。

〔小梁州〕 我見他闌淚汪汪不敢垂，恐怕人知。猛然見了把頭低；長吁氣，推整素羅衣。

〔〕 雖然久後成佳配，這時間怎不悲嘸！意似癡，心如醉，則是昨宵今日，清減了小腰圍。

〔夫人云〕小姐把盞者！

〔且把盞遞本與夫人了，低聲面生云〕張生，我手裏喫一盞者。〔且唱〕

〔上小樓〕 合歡未已，離愁相繼。前暮私情，昨夜成親，今日別離。我恰知那幾日相思滋味，誰想這別離情更增十倍！

〔么〕 年少呵，輕遠別；情薄呵，易棄擲。全不想腿兒相壓，臉兒相偎

，手兒相攜。你與那催相國做女婿，妻榮夫貴。但得箇並頭蓮，索強如狀元及第！

〔紅云〕姐姐不會吃早飯，飲一口兒湯波。

〔旦云〕紅娘呵，甚麼湯嚙的下去也！〔唱〕

〔滿庭芳〕 供食太急，須臾對面，頃刻別離。若不是酒席間子母每當迴避，有心與他舉案齊眉〔一四〕。俺則是廝守得一時半刻，也合着夫妻每共桌而食。眼底空留意，尋思就裏，險化做望夫石〔一五〕。

〔夫人云〕紅娘把盞者！

〔紅把酒科〕〔旦唱〕

〔快活三〕 將來的酒共食，嘗着似土和泥。假若便是土和泥，也有些土氣息，泥滋味。

〔朝天子〕 煖溶溶玉醅，白泠泠似水，多半是相思淚。眼面前茶飯怕不

長亭送別

高中國文 第五册

待要喫，恨塞滿愁腸胃。只爲蝸角虛名，蠅頭微利，拆鴛鴦兩下裏；他在那壁，我在這壁，一遞一聲長吁氣！

〔夫人云〕輛起車兒，俺先回去，小姐隨後和紅娘來。〔下〕

〔末拜辭夫人科〕〔夫人云〕別無他囑，願以功名爲念，疾早回者。〔末辭本科〕

〔本云〕此一行別無話說，貧僧准備買登科錄〔二六〕看。做親的茶飯，少不了得貧僧的。先生在意，鞍馬上保重者！從今經懺無心禮，專聽春雷第一聲。〔下〕〔且唱〕

〔四邊靜〕霎時間杯盤狼籍。車兒投東，馬兒向西。兩處徑徊，落日山橫翠。知他今宵宿在那裏，有夢也難尋覓。

〔且云〕張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早便回來者。〔末云〕小姐心兒裏難舍，

小生這一去必奪一箇狀元。真乃是：「青雲有路終須到，金榜〔二七〕無名誓不歸。」

〔且云〕君行別無所贈，口占一絕，爲君送行：「棄擲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

〔末云〕小姐之意差矣。張珙更敢憐誰？謹廣一絕，以剖寸心：「人生長遠別，孰與再關情？不遇知音者，誰憐長歎人？」〔且唱〕

〔耍孩兒〕 淋漓襟袖曉紅淚，比司馬青衫更溼〔二八〕。伯勞東去燕西飛〔二九〕，未登程，先問歸期。雖然眼底人千里，且盡生前酒一杯。未飲心先醉，眼中流血，心裏成灰。

〔五煞〕 到京師，服水土，趁程途，節飲食，順時保揣身體。荒村雨露宜眠早，野店風霜要起遲。鞍馬秋風裏，最難調護，最要扶持！

〔四煞〕 憂愁訴與誰，相思只自知，老天不管人憔悴。淚添九曲黃河溢；恨壓三峯華嶽低。到晚來定把西樓倚，見了些夕陽古道，衰柳長隄。

〔三煞〕 笑吟吟一處來，哭嚔嚔獨自歸。歸家若到羅幃裏，昨宵繡衾香

暖留春住；今夜翠被生寒有夢知。留戀應無計，見據鞍上馬，各淚眼愁眉。

〔末云〕有甚言語囑付小生咱？〔旦唱〕

〔二煞〕你休憂文齊福不齊；我怕你停妻再娶妻。你休要一春魚雁無消息！我這裏青鸞有信頻須寄；你休得「金榜無名誓不歸」。此一節，君須記；若見異鄉花草，再休似此處棲遲！

〔末云〕再有誰似小姐，小生又生此念呢？〔旦唱〕

〔二煞〕青山隔送行，疏林不做美，淡煙暮靄相遮蔽。夕陽古道無人語，禾黍秋風聽馬嘶。我爲甚麼懶上車兒內，來時甚急，去後何遲！

〔紅云〕老夫人去遠了，姐姐，咱去來〔旦唱〕

〔收尾〕四圍山色中，一鞭殘照裏。遍人間煩惱填胸臆，量着這大小車兒，如何載得起！

〔旦紅下〕

〔末云〕僕童，趕早行一程兒，尋宿處。〔末念〕淚隨流水急，愁逐野雲低。〕

〔下〕

【題解】

本篇選錄西廂記。劇中情節，本諸唐元稹所撰之傳奇會真記，演述張珙與崔鶯鶯之戀愛故事。清焦循易餘齋錄論此書，以爲全以董解元之西廂記爲藍本。蓋在此劇之前，已有金董解元之絃索西廂與宋趙德麟之商調蝶戀花鼓子詞，三者固同出一源，而此作開北曲之先，所關尤大。茲選長亭送別一折以示例，北曲，對傳奇言，亦稱雜劇。雜劇爲元代之代表文學。王國維嘗評其文章云：『古今之大文學，無不以自然勝，而莫著於元曲。』『彼以意與之所至爲之，以自娛娛人；關目之拙劣，所不問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諱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顧也。彼但摹寫其胸中之感想與時代之情狀，而真摯之理與秀傑之氣，時流露於其間。』又曰：『元劇最佳之處，不在其思想結構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詳見宋元戲曲史元劇之文章一章。至其(1)全劇之組織，多由四折構成；四折以外，意尚有未盡，則加一楔子以足之，或在後，或在各折之間。(2)每折之曲，限於同一宮調，與散曲之套數同。(3)每折唱者，限於一人。(4)除曲詞而外，劇中尚有表動作與言語之成分。記動作者曰科；記言語者曰賓（兩者對語）、曰白（一人獨說）。

長亭送別

高中國文 第五冊

【作者略歷】王實甫，元大都人，生平事蹟無可考。工樂府，所著西廂記，世推北曲第一。此外又有春麗堂雜劇多種。明湖應麟少室山房筆叢，疑實甫即王鼎。按鼎，字和卿，元大名人。生性滑稽佻達，與關漢卿友善，工詞曲，所作散見各家散曲選本中。

【注釋】

〔一〕夫人，女主角崔鶯鶯之母鄭氏。〔二〕長老，指法本和尚，普救寺住持。

〔三〕且，劇中腳色之一，元曲以爲當場正腳。此節崔鶯鶯者。〔四〕末，即今京劇中之生，在元曲亦爲當場正腳。此節張珏者。〔五〕紅，紅娘，崔鶯鶯之女婢。〔六〕正宮，燕樂宮聲七調之第一運。樂府雜錄：「宮七調，第一運正宮調。」宋書律曆志：「黃鐘之宮爲正宮調。」〔七〕端正好，曲牌名。以下滾繡球、叨叨令等同。〔八〕則索，猶今言索性。〔九〕兀的，或作兀底，元人口語中的發聲詞。此語中含有俗語「怎的」之意。〔一〇〕麼歌，元曲中語尾助詞。〔一一〕做，劇曲中表示動作之詞。〔一二〕科，亦劇曲中表示動作之詞。〔一三〕拾芥，喻得之甚易。漢書夏侯勝傳：「嘗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苟明經術，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

〔一四〕喻言敬夫。後漢書梁鴻傳：「鴻至吳，依大家皋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一五〕武昌北山有石，狀如人立。相傳古有貞婦，其夫從役遠征，婦攜子餞送此山，登高望夫，遊化爲石。見神異經。〔一六〕登科錄，即科舉時代登第

者之名錄。〔一七〕金榜，謂應試中式之試榜，俗亦稱皇榜。〔一八〕此取白居易琵琶行「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溼」之句。〔一九〕伯勞，鳥名，即鷓鴣也。古詩東飛伯勞歌（或以爲梁武帝作）有「東飛伯勞西飛燕」之句。

一〇 昭君出塞

馬致遠

〔番使擁且〔二〕上，奏胡樂科，且云〕妾身王昭君，自從選入宮中，被毛延壽將美人圖點破，送入冷宮；甫能得蒙恩幸，又被他獻與番王形像。今擁兵來索，待不去，又怕江山有失；沒奈何，將妾身出塞和番。這一去，胡地風霜怎生消受也！自古道：「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自嗟。」〔駕〔三〕引文武內官上云〕今日灞橋〔三〕饒送明妃，卻早來到也。〔唱〕

〔雙調新水令〕錦貂裘，生改盡漢宮妝！我則索看昭君畫圖模樣。舊恩金

勒短，新恨玉鞭長。本是對金殿鴛鴦，分飛翼，怎承望？

昭君出塞

〔駕云〕您文武百官計議，怎生退了番兵，免明妃和番者？〔唱〕

〔駐馬聽〕 宰相每〔四〕商量，大國使還朝多賜賞。早是俺夫妻悒悒，小

家兒出外也搖裝。尙兀自渭城〔五〕衰柳助淒涼，共那灞橋流水添惆悵，偏
您不斷腸？想娘娘，那一天愁都撮在琵琶上。

〔做下馬科〕〔與旦打悲科〕〔駕云〕左右慢慢唱者，我與明妃餞一盃酒。〔唱〕

〔步步嬌〕 您將那一曲陽關〔六〕休輕放，俺咫尺如天樣；慢慢的捧玉觴

，朕本意待尊前捱些時光；且休問劣了宮商，您則與我半句兒俄延着唱。

〔番使云〕請娘娘早行，天色晚了也。〔駕唱〕

〔落梅風〕 可憐俺別離重，您好是歸去的忙。寡人心先到他李陵臺〔七〕

上；回頭兒卻才魂夢裏想；便休題貴人多忘。

〔旦云〕妾這一去，再何時見陛下？把我漢家衣服都留下者。〔詩云〕正是：

「今日漢宮人，明朝胡地妾；忍着主衣裳，爲人作春色！」〔留衣服科〕〔駕唱〕

〔殿前歡〕 則甚麼留下舞衣裳，被西風吹散舊時香！我委實怕宮車再過青苔巷。猛到椒房〔八〕，那一會想菱花鏡裏妝，風流相，兜的〔九〕又橫心上。看今日昭君出塞，幾時似蘇武〔一〇〕還鄉？

〔番使云〕請娘娘行罷，臣等來多時了也。〔駕云〕罷，罷，罷！明妃，你這一去，休怨朕躬也。〔做別科，駕云〕我那裏大漢皇帝！〔唱〕

〔鴈兒落〕 我做了別虞姬楚霸王〔一二〕，全不見守玉關征西將〔一三〕；那裏取保親的李左車〔一四〕，送女客的蕭丞相〔一五〕？

〔尚書云〕陛下不必掛念。〔駕唱〕

〔得勝令〕 他去也不少架海紫金梁，枉養着那邊庭上鐵衣郎〔一五〕。您也要左右人扶持，俺可甚糟糠妻下堂，您但提起刀鎗，卻早小鹿兒心頭撞，今日央及煞娘娘；怎做的男兒當自強？

〔尚書云〕陛下，咱回朝去罷。〔駕唱〕

昭君出塞

〔川撥棒〕 怕不待放絲韉，咱可甚鞭敲金鐙響。你管變理陰陽，掌握朝綱，治國安邦，展土開疆。假若俺高皇〔二〕差你個梅香，背井離鄉，臥雪眠霜；若是他不戀恁春風畫堂，我便官封你一字王〔二七〕。

〔尙書云〕陛下不必苦死留他，着他去了罷。〔鴛唱〕

〔七弟兄〕 說什麼大王不當戀王嬌？兀良！怎禁他臨去也回頭望？那堪這散風雪，旌節影悠揚；動關山。鼓角聲悲壯。

〔梅花酒〕 呀！俺向着這迴野悲涼；草已添黃，色早迎霜；犬褪得毛蒼，人捫起纓鎗；馬負着行裝。車運着餼糧，打獵起圍場。他，他，他，傷心辭漢主，我，我，我，攜手上河梁。他部從入窮荒，我變與返咸陽〔二八〕。返咸陽，過宮牆；過宮牆，遶迴廊；遶迴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黃；月昏黃，夜生涼；夜生涼，泣寒螿；泣寒螿，綠紗窗；綠紗窗，思量！

〔收江南〕 呀！不思量？除是鐵心腸；鐵心腸，也愁淚滴千行。美人圖今夜掛昭陽〔二九〕，我那裏供養，便是高燒銀燭照紅妝。

〔尙書云〕陛下回鑾罷，娘娘去遠了也。〔駕唱〕

〔駕驚〕 我煞！〔三〇〕大臣行〔三一〕，說一個推辭謊，又則怕筆尖兒那火
 〔三二〕編修講。不見他花朵兒精神。怎趁那草地裏風光？唱道竚立多時，徘徊半晌。猛聽的塞鴈南翔。呀呀的聲嘹唳；卻原來滿目牛羊，是兀那載離恨的氍毹。半坡裏響。〔下〕

〔番王引部落擁昭君上云〕今日漢朝不棄舊盟，將王昭君與俺番家和親。我將昭君封爲寧胡閼氏，坐我正宮。兩國息兵，多少是好！眾將士，傳下號令，大衆起行，望北而去。〔做行科〕〔且問云〕這裏甚地面了？〔番使云〕這是黑龍江，番漢交界去處；南邊屬漢家，北邊屬我番國。〔且〕大王，借一盃酒，望南澆奠，辭了漢家，長行去罷。〔做奠酒科云〕漢朝皇帝。妾身今生已矣，尙待來生也！〔做跳

昭君出塞

高中國文 第五册

江科「番王驚救不及，歎科云」晦，可惜可惜！昭君不肯入番，投江而死。罷，罷，罷！就葬在此江邊，號爲「青塚」者。我想來人也死了，枉與漢朝結下這般縫隙，都是毛延壽那厮搬弄出來的。把都兒，將毛延壽拿下，解送漢朝處治。我依舊與漢朝結和，永爲甥舅，卻不是好！「詩云」則爲他丹青畫誤了昭君，背漢主暗地私奔；將美人圖又來哄我，要索取出塞和親。豈知道投江而死，空落的一見消魂。似這等姦邪逆賊，留着他終是禍根。不如送他去漢朝，哈喇！依還的甥舅禮，兩國長存。「下」

【題解】

本篇採錄漢宮秋第三折。全劇劇情，敘漢元帝選天下美女充後宮，使毛延壽爲選擇使，圖形進呈。諸宮人競賄延壽，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有秭歸縣王長者女，名嬀，字昭君，色最麗；既被選，毛索黃金百兩，嬀不與，遂被點污圖形，退居冷宮。嬀工琵琶，在宮奏曲，爲帝所聞；既召見，封明妃（晉人避司馬昭諱，改昭君爲明君，因稱明妃）。毛懼罪，乃攜美人圖逃之番邦，獻與呼韓邪單于，並使向漢求索王嬀。元帝無奈，命嬀出塞和番。嬀行至黑龍江，投江而死。單于慮結怨，因縛送毛延壽於漢，遂斬以祭嬀。此即演述元帝送昭君出塞和

番事。

【作者略歷】馬致遠，生平見前散曲兩套課。所作雜劇有誤入桃源、戚夫人、踏雪尋梅、黃梁夢、青衫淚、任風子、漢宮秋等十四種。

【注釋】

〔一〕且，節王昭君者。〔二〕駕，即皇帝的鑾輿，指漢元帝。〔三〕灞橋，在陝西

西安市東，古爲送客餞別之地，亦稱消魂橋。〔四〕每，同們。〔五〕渭城，故城在今陝西

安市東。唐王維送人使安西詩：『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

關無故人。』〔六〕陽關，在甘肅敦煌縣西南百三十里，爲出塞必經之道。王維送人使安西詩有

『西出陽關無故人』之句。後播入樂府，爲送行曲；每度至陽關句，反復歌之，謂之『陽關三疊

』。〔七〕李陵臺在山西大同縣。一統志：『李陵臺在大同府西北，漢李陵嘗登臺望鄉，因亦稱

望鄉臺』。〔八〕椒房，漢宮殿名，在未央宮，爲皇后所居。〔九〕兜的，即陡的，忽然也，

〔一〇〕漢武帝時，蘇武使匈奴，被留居海上。昭帝即位後，匈奴與漢和親，漢使求蘇武，因得放還。詳見第二冊蘇武傳課。〔一一〕楚霸王，即項羽。漢軍圍垓下，羽兵少食盡，夜飲帳中，與

其美人虞姬泣別。見第二冊史記項羽本紀課。〔一二〕玉關，即玉門關，在甘肅敦煌縣西百五十

里。征西將，疑指班超。但元帝係超以前人，當不知有班超其人。惟元劇措詞用典，及稱呼、官

昭君出塞

高中國文 第五册

爵等等，多信手拈來，不盡顧及時代先後。讀者應自分別，不可信以為真。〔一三〕李左車，嘗仕趙，封廣武君。韓信破趙，獲左車，用其策，下燕，濟諸城。〔一四〕蕭丞相，卽蕭何，爲漢三傑之一。〔一五〕鐵衣郎，指將士。〔一六〕高皇，謂漢高祖。〔一七〕遼有一字王之稱。見袁枚隨園隨筆。〔一八〕咸陽，秦故都，在今陝西長安縣東。按漢都在長安，此云咸陽，舉故都名以言之。〔一九〕昭陽，漢宮殿名，皇后所居。〔二〇〕煞，同「吵」，猶「啊」。〔二一〕行，音「杭」，猶「處」。〔二二〕火，同「伙」或「夥」。

一一 秋夜梧桐雨

白樸

〔高力士上云〕自家高力士是也。自幼供奉內宮；蒙主上擡舉，加爲六宮提督太監。往年主上悅楊氏容貌，命某取入宮中，寵愛無比，封爲貴妃，賜號太真。後來逆胡稱兵，僞誅楊國忠爲名，逼的主上幸蜀。行至中途，六軍不進。右龍武將軍陳玄禮奏過，殺了國忠，禍連貴妃，主上無可奈何，只得從之，縊死馬嵬驛。

中。今日賊平無事，主上還國。太子做了皇帝，主上養老，退居西宮，晝夜只是想貴妃娘娘。今日教某掛起真容，朝夕哭奠。不免收拾停當，在此伺候咱〔二〕。

〔正末〕〔三〕上云：寡人自幸獨還京，太子破了逆賊，卽了帝位。寡人退居西宮養老，每日只是思量妃子，教畫工畫了一軸真容供奉着，每日相對，越增煩惱也呵！〔做哭科〕〔唱〕

〔正宮端正好〕 自從幸西川，還京兆，甚的是月夜花朝。這半年來白髮添多少，怎打疊愁容貌！

〔女篇〕 瘦巖巖不避羣臣笑，玉叉兒將畫軸高挑，荔枝花果香檀桌，目覷了傷懷抱。

〔做看真容科〕〔唱〕

〔滾繡球〕 險些把我氣沖倒。身謾靠，把太真妃放聲高叫；叫不應，兩淚矍眇。這待詔手段高，畫的來沒半星兒差錯，雖然是快染能描；畫不出

秋夜梧桐雨

沈香亭畔迴鸞舞，花萼樓前上馬嬌，一段兒妖嬈。

〔倘秀才〕 妃子呵！常記得千秋節，華清宮宴樂；七夕會，長生殿乞巧。

誓願學連理枝，比翼鳥〔三〕！誰想你乘綵鳳，返丹霄，命天！

〔帶云〕寡人越看越添傷感，怎生是好！〔唱〕

〔呆骨朵〕 寡人有心待蓋一座楊妃廟，爭奈無權柄，謝位辭朝。則俺這孤辰限難熬，更打着離恨天最高。在生時同衾枕，不能勾死後也同棺槨。

誰承望馬嵬坡塵土中，可惜把一朵海棠花零落了！

〔帶云〕一會兒身子困乏，且下這亭子去，閒行一會咱。〔唱〕

〔白鶴子〕 那身離殿宇，信步下亭皋。見楊柳裊翠藍絲，芙蓉坼胭脂夢。

〔幺〕 見芙蓉，懷媚臉；〔四〕 遇楊柳，憶纖腰；依舊的兩般兒點綴上

陽宮，他管一靈兒瀟灑長安道。

〔幺〕 常記得，碧梧桐，陰下立；紅牙筓；手中敲。他笑整縷金衣，

舞按霓裳樂。

〔幺〕到如今，翠盤中，荒草滿，芳樹下，暗香消。空對井梧陰，不見傾城貌。

〔做歎科云〕寡人也怕閒行，不如回去來。〔唱〕

〔倘秀才〕本待閒散心，追歡取樂，倒惹的感舊恨，天荒地老。快快歸來鳳幃悄，甚法兒捱今宵？懊惱！

〔帶云〕回到這寢殿中，一弄兒助人愁也。〔唱〕

〔芙蓉花〕淡氤氳，串煙裊，昏慘刺，銀燈照。玉漏迢迢，纔是初更報。暗觀清宵，盼夢裏他來到。卻不道口是心苗，不住的頻頻叫。

〔帶云〕不覺一陣昏迷上來，寡人試睡些兒。〔唱〕

〔伴讀書〕一會價心焦燥，四壁廂秋蟲鬧，忽見掀簾西風惡，遙觀滿地陰雲罩。俺這裏披衣悶把幃屏靠，業眼難交。

秋夜梧桐雨

高中國文 第五冊

〔笑和尙〕原來是滴溜溜，邊閒堵敗葉飄；疎刺刺，刷落葉被西風掃；忽魯魯，風閃得銀燈爆；廝琅琅，鳴殿鐸；撲簌簌，動朱箔；吉丁當，玉馬兒向檐間鬧。

〔做睡科〕〔唱〕

〔倚秀才〕悶打頰和衣臥倒，輒兀刺方纔睡着。

〔旦〕〔五〕上云〕妾身貴妃是也。今日殿中設宴，宮娥，請主上赴席咱。

〔正末唱〕

忽見青衣走來報道，太眞妃將寡人邀了宴樂。

〔正末見旦科云〕妃子，你在那裏來？〔旦云〕今日長生殿排宴，請主上赴席。

〔正末云〕分付梨園子弟〔六〕齊備着。〔旦下〕〔正末做驚醒科云〕呀，元來是一夢！分明夢見妃子，卻又不見了。〔唱〕

〔雙鶯鶯〕斜驪翠鸞翹，渾一似出浴的舊風標，映着雲屏一半兒嬌。好

夢將成還驚覺，半襟情淚溼蛟綃〔七〕。

〔蠻姑兒〕 懊惱，窈約。驚我來的又不是樓頭過雁，砌下寒蛩，簷前玉馬，架上金雞，是兀那窗兒外，梧桐上，雨瀟瀟；一聲聲灑殘葉，一點點滴寒梢，會把愁人定虐！

〔滾瀟球〕 這雨呵 又不是救旱苗，潤枯草，灑開花萼。誰望道秋雨如膏，向翠青條，碧玉梢，碎聲兒剝剝，增百十倍歇和芭蕉。子管裏〔八〕珠連玉散飄千顆，平白地灑〔九〕甕番盆下一宵，惹的人心焦。

〔叨叨令〕 一會價緊呵，似玉盤中萬顆珍珠落；一會價響呵，似玳筵前幾簇笙歌鬧；一會價清呵，似翠巖頭一派寒泉瀑；一會價猛呵，似繡旗下數面征鼙操。兀的不惱殺人也麼哥，兀的不惱殺人也麼哥，則被他諸般兒雨聲相聒噪。

〔滴秀才〕 這雨一陣陣打梧桐葉凋；一點點滴人心碎了。枉着金井銀牀

緊圍遶，只好把潑枝葉做柴燒，鋸倒。

〔帶云〕當初妃子舞翠盤時，在此樹下；寡人與妃子盟誓時，亦對此樹，今日夢境相尋，又被他驚覺了。〔唱〕

〔滾瀟球〕長生殿那一宵，轉迴廊，說誓約，不合對梧桐並肩斜靠，儘言詞絮絮叨叨，沈香亭那一朝，按霓裳，舞六么〔一〇〕，紅牙擊筳成腔調，亂宮商鬧鬧吵吵，是兀那當時歡會，裁排下今日淒涼，廝轉着暗地量度。

〔高力士云〕主上，這諸樣草木，皆有雨聲，豈獨梧桐！

〔正末云〕你那裏知道？我說與你聽者。〔唱〕

〔三煞〕潤濛濛，楊柳雨，淒淒院宇侵簾幕；細絲絲，梅子雨，粧點江干滿樓閣；杏花雨，紅溼欄干；梨花雨，玉容寂寞；荷花雨，翠蓋翩翩；豆花雨，落葉蕭條；都不似你驚魂破夢，助恨添愁，徹夜連宵。莫不是，水仙弄嬌，蘸楊柳，灑風飄？

〔二煞〕 咪咪〔二〕！似噴泉瑞獸臨雙沼。刷刷！似食葉春蠶散滿箔。亂灑瓊階水，傳宮漏飛上雕簷，酒滴新槽。直下的更殘漏斷，枕冷衾寒，燭滅香消，可知道夏天不覺把高鳳麥來漂。

〔黃鐘煞〕 順西風低把紗窗哨，送寒氣頻將繡戶敲。莫不是天故將人愁悶攪；度鈴聲，響棧道；似花奴，羯鼓調；如伯牙，水仙操〔二〕；洗黃花，潤籬落；漬蒼苔，倒牆角；渲湖山，漱石竅；浸枯荷，溢池沼；沾殘蝶，粉漸消；灑流螢，焰不着；綠窗前，蟋蟀叫；聲相近，雁影高；催隣砧，處處搗；助新涼，分外早；斟量來，這一宵，雨和人，緊厮熬。伴銅壺，點點敲，雨更多，淚不少，雨溼寒梢，淚染龍袍，不肯相饒，共隔着一樹梧桐直滴到曉。

【題解】 本篇選自元曲選。全劇由一楔子及四折而成。茲節錄其第四折。劇情敘安史亂平，太子即位，玄宗退居西宮，思念貴妃楊氏，朝夕哭奠，至於入夢，爲梧桐雨聲所驚醒。參閱第

高中國文 第五冊

三冊長恨歌傳、長恨歌及第四冊馬嵬之變等課。

【作者略歷】

白居易，字仁甫，後改太素，號蘭谷，沔陽人。太和正音譜評其詞，謂「如鵬搏九霄。」又云：「風骨磊瑰，詞源滂沛，若大鵬起北溟，奮翼凌乎九霄，作一舉萬里之志。」

【注釋】

- 〔一〕咱，用同者，爲劇曲中語末助詞。〔二〕正末，戲劇中扮演老生者。本篇以之飾唐玄宗。〔三〕白居易長恨歌：「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四〕白居易長恨歌：「芙蓉如面柳如眉。」〔五〕且，劇中飾楊貴妃者。
- 〔六〕唐明皇選子弟三百教於梨園，聲有誤者，帝必覺而正之，號皇帝梨園弟子。宮女數百，亦爲梨園弟子，居宜春北院。〔七〕述異記：「南海出蛟綃，一名龍紗，以爲服，入水不濡。」北夢瑣言：「張建章爲幽州司馬，曾以府命往渤海，遇水仙遺蛟綃，軸之如箸，以紅線纏之，夏天溼暑展之，滿堂凜然。」〔八〕猶云「不住的」。〔九〕澹，音寔，水也。此作「滿」解。〔一〇〕六么，曲名。琵琶錄：「綠腰卽錄要，本自樂工進曲，上令錄出要者，乃以爲名；後譌爲綠腰、六么也。」白居易琵琶行：「先爲霓裳後六么。」〔一一〕咪，音牀；狀雨聲。〔一二〕怕牙水仙操，樂府琴曲。舊說，怕牙學鼓琴於成連先生，三年而成，然猶未精妙也。成連云：「吾師子

溱在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至海島中，留伯牙曰：『吾將迎吾師。』刺船而去，旬時不返，但聞海水汨沒瀾瀾之聲，山林寂寞，羣鳥悲號，愴然悲曰：『先生將移我情！』乃援琴而歌之。曲終，咸連刺船而還，伯牙遂爲天下名手，此曲卽名水仙操。

一一 送天台陳庭學序

宋 濂

西南山水 惟川、蜀最奇。然去中州萬里，陸有劍閣棧道〔一〕之險，水有瞿唐、灩澦〔二〕之虞。跨馬行，則竹閉山高者，累旬日不見其巔際；臨上而俯視，絕壑萬仞，杳莫測其所窮，肝膽爲之掉栗〔三〕。水行則江石悍利，波惡渦詭，舟一失勢，尺寸輒糜碎土沈，下飽魚鼈，其難至如此。故非仕有力者，不可以遊；非材有文者，縱遊無所得；非壯彊者，多老死於其地，嗜奇之士恨焉。

天台陳君庭學，能爲詩，由中書左司掾，屢從大將北征，有勞，擢四

送天台陳庭學序

川都指揮司照磨，由水道至成都〔四〕。成都，川、蜀之要地，揚子雲、同馬相如、諸葛武侯〔五〕之所居，英雄俊傑，戰攻駐守之迹，詩人文士，遊眺飲射賦詠歌呼之所，庭學無不歷覽；既覽，必發爲詩，以紀其景物時世之變，於是其詩益工。越三年，以例自免歸，會予於京師，其氣愈充，其語愈壯，其志意愈高，蓋得於山水之助者侈矣。予甚自愧。

方予少時，嘗有志於出遊天下，願以學未成而不暇，及年壯可出，而四方兵起，無所投足。逮今聖主〔六〕興，而宇內定，極海之際，合爲一家，而予齒益加耄矣，欲如庭學之遊，尙可得乎？然吾聞古之賢士，若顏回、原憲〔七〕，皆坐守陋室，蓬蒿沒戶，而志意常充然，有若囊括於天地者，此其故何也？得無有出於山水之外者乎？庭學其試歸而求焉，苟有所得，則以告予，予將不一愧而已也。

【題解】

天台，縣名，今屬浙江省。陳庭學，天台人，其生平略見文中。庭學嘗官於成都

，後免歸，會宋謙於京師，謙作此文送之，大略卽就陸學所經歷川、蜀之地，盛道其山川之奇險，得遊之不易，至篇末獨以古人有得於山水之外者爲疑，則所謂進一層法也。

【作者略歷】

宋謙，字景謙，其先金華之潛溪人，至濂遷浦江。幼英敏強記，先後從名人遊。元順帝至正中，薦授翰林院編修，以親老辭不赴。隱龍門山著書，歷十餘年。明初以書幣徵，除江南儒學提舉，命授太子經，修元史，累轉至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以年老致仕。長孫愼坐湖惟庸黨，舉家謫茂州，道病卒，年七十二。正統中，追謚文憲。謙狀貌豐偉，美鬚髯，視近而明，一黍上能作數字。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於學無所不通。有明一代禮樂制度，多所裁定。其文章醇深演迤，不動聲色，而明二百餘年之中，殫力翻新者，終莫能先也。著有龍門子凝道記、浦陽人物記、宋學士全集。清嚴榮編有宋文憲全集，所收文較學士集爲完備。

【注釋】

〔一〕劍閣，卽大小劍山，在四川劍閣縣北。水經注：『小劍成西去大劍山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通衢，謂之劍閣。』華陽國志：『武侯相蜀，鑿石駕空，始爲飛閣以通行道。

』棧道，山嶺險絕之處，架木爲道以通行入者也。〔二〕瞿唐，峽名，在四川奉節縣東十三里，爲三峽之首。兩崖對峙，中貫一江。灩澦堆，江中突起之孤石，冬出夏沒，正當瞿唐峽口，爲全蜀江路之門戶。古諺云：『灩澦大如牛；瞿唐不可留；灩澦大如馬，瞿唐不可下。』〔三〕掉棹

高中國文 第五冊

，猶言戰慄，恐懼之意。〔四〕咸鄜，縣名，明清皆爲省治。〔五〕揚子雲，名雉；同馬相如，字長卿；皆旃代蜀之文士。諸葛武侯，名亮，爲三國時蜀相。〔六〕聖主，指明太祖朱元璋。〔七〕顏回、原憲，皆孔子弟子，貧而樂道者。詳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一三 看松菴記

宋 濂

龍泉〔一〕多大山，其西南一百餘里諸山爲尤深。有四旁奮起而中窪下者，狀類箕筐，人因號之爲匡山。

山多青松，彌望入青雲，新翠照人如濯。松上薜蘿〔二〕，紛紛披披，橫蔓數十尋〔三〕，嫩綠可挹。松根茯苓，其大如斗，雜以黃精、前胡及牡鞠〔四〕之苗，采之可茹。吾友章君三益〔五〕樂之新，結菴廬其間。

菴之西南若干步，有深淵二，蛟龍潛於其中，雲英英騰上，頃刻覆山

谷，其色正白，若大海茫無津涯；大風東來，輒飄去。君復爲構煙雲萬頃
 亭。菴之東北，又若干步，山益高，峯巒益峭刻，氣勢欲連霄漢。南望閩
 中〔六〕數百里，嘉樹帖帖地上如齊。君復爲構唯天在上亭。菴之東南，又
 若干步，林樾〔七〕蒼潤，空翠沈沈撲人；陰颺〔八〕一動，雖當烈火流金之
 候〔九〕，使人僛僛有挾纊〔一〇〕意。君復爲構清高亭。菴之正南，又若干步
 ，地明迴爽潔，東西北諸峯，皆競秀獻狀，令人愛玩忘倦；兼之可琴可弈
 ，可挈尊壘〔一一〕而飲，無不宜者。君復爲構環中亭。

君詩書之暇，被鶴氅衣〔一二〕，支九節筇〔一三〕，歷游四亭中。退坐菴廬
 ，回睇髻松，如元夫鉅人，拱揖左右。君注視之久，精神凝合，物我兩忘
 ，恍若與古豪傑共語千載之上。君樂甚，起穿謝公屐〔一四〕，日歌吟萬松間
 ，展聲鏘然合節，與歌聲相答和。髻松似解君意，亦微微作笙簫音以相娛
 。君喟〔一五〕曰：『此予得看松之趣者也。』遂以名其菴廬云。

龍泉之人士，聞而疑之，曰：「璋君負濟世長才，當闔寇壓境，嘗樹旗鼓，礪戈矛，帥眾而擣退之，蓋有意植勳業以自見者。今乃以看松名菴，若隱居者之爲，將鄙世之膠擾，而不之狎耶？抑以斯人爲不足與，而有取於松也？」金華宋濂竊不謂然。

夫植物之中，稟貞剛之氣者，唯松爲獨多。嘗味味思之，一氣方伸，根而蘊者，萎而斂者，莫不振翹舒榮以逞於一時；及夫秋高氣清，霜露既降，則皆黃實而無餘矣。其能凌歲寒而不易行改度者，非松也耶？是故昔之君子，每託之以自厲。求君之志，蓋亦若斯而已。君之處也，與松爲伍，則巖然有以自立；及其爲時而出，剛貞自持，不爲物議之所搖奪，卒能立事功而澤生民，初亦未嘗與松柏相悖二六也。或者不知，強謂君忘世，而致疑於出處間，可不可乎？

濂家青蘿山二七之陽，山西老松如戟，度與君所居無大相遠。第兵燹

之餘，巒光水色，頗失故態。栖栖於道路中，未嘗不慨然興懷。君何時歸，濂當持石鼎相隨，采黃精、茯苓，烹之於洞雲間，亦一樂也。不知君能余從否乎？雖然，匡山之靈，其亦遲二八君久矣。

【題解】看松菴，在隴泉西南匡山間，章溢所建，以爲讀書遊息之處。其山峯巒秀麗，尤多鬆松，蒼翠可愛，故以爲名。

【作者略歷】見上課。

【注釋】〔一〕隴泉，縣名，屬浙江省，位於省之西南境，與福建接壤。〔二〕薜蘿，薜荔與女蘿也。楚辭九歌：『若有人兮山之阿，披薜荔兮帶女蘿。』按薜荔爲常綠灌木，蔓生，莖長數尺，葉橢圓，花細。女蘿，亦名松蘿，地衣類植物，全體分細枝無數，狀如線，長數尺，黃綠色。〔三〕八尺曰尋。〔四〕鞠，與菊同。〔五〕璋君三益，名溢，三益其字也。明浙江隴泉縣人。天性孝友，元末統鄉兵屢平劇盜，授浙東都元帥，辭不就，隱居匡山。明太祖卽位，累拜御史中丞。爲政務大體，不尙苛刻。後喪母，以哀毀卒。〔六〕閩中，福建省之別稱。〔七〕槲，林木相交之陰處也。〔八〕颺，音思。陰颺，涼風也。〔九〕烈火流金之候，卽盛夏酷暑之時也。

看松菴記

高中國文 第五册

。烈火，指夏日；流金，熔金屬成流汗，極言日光熱度之高。〔一〇〕左傳宣公十二年：「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絨衣也。挾纊，衣絨而忘寒也。〔一一〕尊、罍，俱酒杯之別稱。〔一二〕鶴氅衣，古羽士或隱者之服。王禹偁黃岡竹樓記：「公退之暇，被鶴氅衣，戴華陽巾。」〔一三〕筇，竹名，可爲杖。此以材料代器具，卽作杖用。〔一四〕屐，音激；木屐也。謝公，指謝靈運。靈運好山水，嘗著木屐，尋山涉嶺。上山，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齒。世稱謝公屐。〔一五〕啁，音同借；嘆聲。〔一六〕悖，音背；違反之意。〔一七〕青蘿山，在浙江浦江縣東，元末宋濂築青蘿山房於此，自金華徙家焉。〔一八〕遲，待也。

一四 謝翱傳

宋濂

謝翱 字臬羽，福之長溪〔一〕人，後徙建之浦城〔二〕。父綸 性至孝，居母喪，哀毀廬墓。終身不仕。通春秋 著春秋衍義、左氏辨證傳於時。翱世其學，試進士，不中，落魄漳泉〔三〕二州。倜儻有大節。會丞相文

天祥開府延平，長揖軍門，署諮議參軍〔四〕，聲重梁楚〔五〕間。已復別去〔六〕。及宋亡，天祥被執以死，鬬悲不能禁，隻影行浙水〔七〕東，逢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盼失聲哭。巖有子陵臺〔八〕，孤絕千丈。時天涼風急，鬬挾酒以登，設天祥主荒亭隅，再拜跪伏，酌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悲思不可遏，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極？暮歸來兮關水黑。化爲朱鳥兮，有味焉食？』歌闋，竹石俱碎。聞者爲傷之。

然其志汗漫超越，浩不可禦，視世間事，無足當其意者。獨嗜佳山水，如雁山、蛟門、沃洲、四明、……〔九〕，搜奇抉祕，所至卽造遊錄，持以誇人，若載七寶〔一〇〕歸者。遊倦，輒憩浦陽江源〔一一〕，及陸之白雲邨〔一二〕，尋隱者方鳳、吳思齊〔一三〕，晝夜吟詩不自休。其詩直遡盛唐而上，不作近代語，卓卓有風人之餘；文尤嶄拔峭勁，雷電恍惚，出入風雨中。當其

執筆時，瞑目遐思，身與天地俱忘。每語人曰：『用志不分，鬼神將避之。』其苦索多類此。嫠陸人士，翕然從其學。

前至元甲午二四，去家虎林二五西湖上，前代遺老，尙多存者，咸自誥見翹晚。明年乙未二六，以肺疾作而死。年四十七。瀕死，屬其妻劉氏曰：『吾去鄉千里，交遊惟方韶鄉、吳子善最親，不啻兄弟，慎收吾文及吾骨授之。韶卿卽鳳，子善卽思齊。已而鳳等果至，與方幼學、方燾、馮桂芳、翁登、登之弟衡，葬翹子陵臺南，以文藁殉，伐石表之曰：「粵二七謝翹墓」。初，翹以朋友道喪盡，吳、越無挂劍二八者，思合同志氏名作許劍錄，勒諸石，未就；復爲建許劍亭於墓右，從翹志也。翹無子，其徒吳貴祠之月泉書院云。

翹好修抱獨，刻厲憤激，直欲起古人從之遊，不務諧於流俗。意所不顧，萬夫莫回也。每慕屈平，托興遠遊，自號晞髮子二九。遇譚勝國

三〇事，輒悲鳴煩促，涕泗漚然下。士有苟合而氣志得者，憎聞翱；翱自若也。所著：手抄詩八卷、雜文二十卷、唐補傳一卷、南史補帝紀贊一卷、楚詞芳草圖譜一卷、宋鑄歌鼓吹曲騎吹曲各一卷、陸州山水人物古跡記一卷、浦陽先民傳一卷、天地間集五卷、東坡夜雨句圖一卷、浙東西遊錄九卷；餘做秦楚之際月表作獨行傳三二及左氏傳續辨、歷代詩譜，皆未完；所選唐韋、柳三三諸家詩及東都五體詩，不在集中。金華宋濂贊曰：

翱一布衣耳，未嘗有爵位於朝，徒以被天祥之知，麻衣繩屨，章皇三三山澤間，若無所容其身。使其都重祿，受社稷民人之寄，其能死守封疆決矣。翱不負天祥，肯負國哉？翱蓋天下之士也。昔田橫不降漢，拔劍自剄，客之從死者五百人三三。若翱之志，其有類橫之客者，非耶？吾聞之任先生三三云。

高中國文 第五冊

【題解】謝翱，宋遺民也。生平略見第四冊西臺慟哭記課。本文爲陳謙作，記述翱一生志行節義之大概，足補宋、元二史列傳之遺。近人柯紹忞新元史載翱於隱逸傳。大抵即據謙文而作也。

【作者略歷】

見前送天台陳庭學序課。

【注釋】

〔一〕福，宋州名，故治即今福建閩侯縣。長溪，宋縣名，屬福州，故治在今福建

霞浦縣南。〔二〕建，宋州名，故治即今福建建甌縣。浦城，宋縣名，屬建州，今屬福建省。

〔三〕漳，宋州名，故治即今福建龍溪縣；泉，亦宋州名，故治即今福建晉江縣。〔四〕延平，即

今福建南平縣。按胡翰謝翱傳云：「沅兵取宋，宋相文天祥亡走江上，逾海至閩，徽州郡大舉勤

王之師，翱傾家貲，率鄉兵數百人赴難，遂參軍事。」〔五〕梁、楚，地名，在今河南及湖南、

湖北；惟按上下文，梁、楚非翱所經歷地；疑作閩、廣。參閱下注。〔六〕胡翰謝翱傳：「天祥

轉戰閩、廣，至潮陽被執，翱匿民間。」〔七〕浙水，以其形曲折如「之」字，故亦名之江，爲

浙江省之巨流。東，謂在浙水以東之地。方鳳謝皋羽行狀：「後避地浙水東，留永嘉、括蒼四年

，往來甌、越復五年；戊子夏，至陵。」按永嘉，即今永嘉縣；括蒼，在麗水縣東南。甌，即今

甌縣；越，即今紹興縣；婺，即今金華縣；皆爲浙水以東之地。〔八〕嚴，州名，亦曰睦州，故

治卽今浙江建德縣，在浙水之西。子陵臺，卽嚴光釣臺，自此句至聞者皆傷之一節，皆撮舉西臺勵哭記大略，原文見第四冊。〔九〕雁山，卽今雁蕩山，在浙江樂清、平陽二縣間。詳前雁蕩山紀遊課。蛟門，山名，在浙江鎮海縣東海中，環鎖海口；一名嘉門山。沃洲，山名，在浙江新昌縣東二十五里，道書以爲第十二福地。四明，山名，在浙江鄞縣西南一百五十里，道書以爲第九福地。〔一〇〕七寶，謂七種寶物，如金、銀、瑪瑙、琥珀之類，其名出於佛書，各說不一。古代器物以七寶飾之而卽用爲名者甚多。如西京雜記云，漢武帝爲七寶牀；天寶遺事云，唐有七寶硯爐皆是。此文指物之極爲珍貴者言。〔一一〕浦陽江，源出浙江浦陽縣西五十里之深巖山，北流入諸暨縣界，經紹興、蕭山入錢塘江。吳謙謝君皋羽墳志：「余家浦陽江水源，延吳君思齊、方君鳳爲江源講經社，與君沙社合。」沙社，翺會友之所，義取晚而有信。〔一二〕陸州，卽嚴州，見上注。鄧椿宋隱士謝皋羽墓碑記：「晚愛陸州山水，登嚴光臺，……臺南有白雲源，故方所居，翺率其徒遊焉。願卽此爲葬地。」任士林謝處士傳：「初翺亡恙時，得唐方干舊白雲村，曰：死必葬之。」白雲源，卽白雲村也。〔一三〕鳳，字韶卿，浦陽人，山太學生授容州教授，好獎拔士，黃潛、柳貫，皆出其門。吳思齊，永康人，字子善，其學本之外祖陳旒，攝嘉興丞，自號全歸子。〔一四〕卽元世祖三十一年。曰前至正者，別於元順帝之後至正也。〔一五〕虎

高中國文 第五册

淋，浙江杭縣之別稱。〔一六〕即元成宗元貞元年。〔一七〕粵，發語詞，無義。〔一八〕挂劍，用戰國時吳季札事。季札嘗聘魯，過徐，徐君好季札劍，口不敢言。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及還至徐，徐君已死，解劍挂徐君家上樹而去，以明不欺死者。此云「挂劍」及下文云「許劍錄、許劍亭」，皆暗寓不欺之意。吳謙謝君舉羽壙志：「作許劍錄，思集同好名氏，築亭立石，期衰暮無忘吳季札意。」〔一九〕瞻，音希，暴之使乾也。屈平九歌少司命：「與汝沐兮咸池，晞汝髮兮陽之阿。」注：「言已願齋戒潔已，冀蒙天祐也。」〔二〇〕勝國，謂已之國，此指宋。周禮地官媒氏「聽於勝國之社」注：「勝國，亡國也。」按已亡之國，爲今國所勝，故謂之勝國。〔二一〕方鳳謝君舉羽行狀：「嘗欲倣太史法，著季漢月表，采獨行全節事爲之傳，大率不務爲一人所好，而獨求故老與同志以證其所得。」〔二二〕即韋應物、柳宗元。〔二三〕章皇，猶徬徨也。〔二四〕田橫事見第四册赤壁之戰課注。〔二五〕任先生，名士林，字叔實，鄞人。至大初，爲安定書院山長，著有松鄉文集。晞髮集首載有士林所撰謝處士傳一篇。

一五 尙節亭記

劉基

古人植卉木而有取義焉者，豈徒爲玩好而已。故蘭取其芳，諛草取其忘憂〔一〕，蓮取其出汙而不染〔二〕。不特卉木也，佩以玉〔三〕，環以象〔四〕，坐右之器以欵〔五〕。或以之比德而自勵，或以之懲志而自警，進德修業，於是乎有裨焉。

會稽〔六〕黃中立，好植竹，取其節也，故爲亭竹間，而名之曰尚節之亭，以爲讀書游藝之所，澹乎無營乎外之心也。予觀而喜之。

夫竹之爲物，柔體而虛中，婉婉〔七〕焉而不爲風雨摧折者，以其有節也。至於涉寒暑，蒙霜雪，而柯不改，葉不易，色蒼蒼而不變，有似乎臨大節而不可奪之君子。信乎有諸中，形於外，爲能踐其形〔八〕也。然則以節言竹，復何以尚之哉！

世衰道微，能以節立身者鮮矣。中立抱材未用，而早以節立志，是誠有大過人者，吾又安得不喜之哉？

夫節之時義，大易備矣〔九〕；無庸外而求也。草木之節，實枝葉之所生，氣之所聚，筋脈所湊。故得其中和，則暢茂條達，而爲美植；反之，則爲臃〔一〇〕爲液，爲癭腫〔一一〕，爲樛屈〔一二〕，而以害其生矣。是故春夏秋冬之分至，謂之節；節者，陰陽寒暑轉移之機也。人道有變，其節乃見。節也者，人之所難處也，於是乎有中焉。故讓國，大節也，在泰伯〔一三〕則是，在季子〔一四〕則非；守死，大節也，在子思則宜，在曾子則過。〔一五〕必有義焉，不可膠〔一六〕也。擇之不精，處之不當，則不爲暢茂條達，而爲臃液、癭腫、樛屈矣。不亦遠哉？

傳曰：『行前定則不困。』〔一七〕平居而講之，他日處之裕如也。然則中立之取諸竹以名其亭，而又與吾徒遊，豈苟然哉？

【題解】

尚節，謂以節操自勵。用以名亭，意在勉學者敦品勵行，俾將來出而應世，志節

不致爲強禦所屈也。

【作者略歷】

劉基，字伯溫，明浙江青田人。年十四，通春秋，能文章。及長，專務實學，尤精天文、兵法。明太祖初起，基陳時務十八策，太祖喜曰：『吾子房也。』佐太祖平定羣雄，累遷御史中丞，封誠意伯，致仕歸。洪武八年卒，年六十五。基爲明初作家，詩沈鬱頓挫，自成一家；文章闡深蘊括，亦足以自立。著有誠意伯集。

【注釋】

〔一〕諛草，忘愛草也。詩衛風伯兮：『焉得諛草，言樹之背。』〔二〕罔敢頤愛，蓮說：『予獨愛蓮之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三〕古人佩玉，所以自儆，非特爲美觀也。禮記玉藻：『君子於玉比德焉。』〔四〕禮記經解：『行步，則有環佩之聲。』鄭注：『環佩，佩環，佩玉也；所以爲行節也。環取其無窮止，玉則比德焉。孔子佩象環五寸。』〔五〕欬，俗敬字，音欺，不正也。荀子宥坐：『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敬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守廟者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欬，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欬。孔子喟然而嘆曰：『吁！惡有不滿而不覆者哉！』』〔六〕會稽，即今浙江紹興縣。〔七〕婉婉，柔順貌。〔八〕踐，履居之也。形，謂形貌。孟子盡心上：『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孫疏：『孟子言形與色，皆天所賦，性所有也。惟獨聖人能盡其天性，然後可以踐形而履之，』

尙節亭記

高中國文 第五册

不爲形之所累矣。』〔九〕易有節卦。其言曰：『節，亨，苦節不可貞。』象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一〇〕瞞，一作瞞，脂出貌。莊子人間世：『以爲門戶則液瞞。』

〔一一〕癭腫，謂木病疔偃癭腫無枝條，見爾雅注。〔一二〕穆屈，木之下曲者。〔一三〕秦伯，周太王長子，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秦伯乃逃奔荆蠻以避之。〔一四〕季子，卽吳季札。吳王壽夢有子四人，曰諸樊、餘祭、餘昧、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不可。壽夢卒，諸子爭立，骨肉相殘。詳見史記吳太伯世家。〔一五〕曾子居武城，聞越寇至而去之，子思居衛，聞齊寇至而不去。孟子評其事云：『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詳見孟子離婁。〔一六〕膠，謂罔執。〔一七〕禮記中庸作『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

一六 南宮生傳

高啓

南宮生，吳〔二〕人，偉軀幹，博涉書傳，少任俠〔三〕，喜擊劍、走馬

；尤善彈，指飛鳥下之。家素厚藏，生用周養賓客，及與少年飲博遊戲，盡喪其貲。

逮壯，見天下亂^{〔三〕}，思自樹功業，乃謝酒徒，去學兵，得風后握奇陳法^{〔四〕}。將北走中原，從豪傑計事，會道梗，周流無所合。遂泝大江，遊金陵，入金華、會稽諸山，蒐覽瓌怪，渡浙江，汎具區^{〔五〕}而歸。

家居以氣節聞，衣冠慕之，爭往迎候，門止車日數十兩。生亦善交，無貴賤皆傾身與相接。有二軍將，恃武橫甚，數毆辱士類，號虎冠^{〔六〕}。其一嘗召生飲，或曰：『彼酬不可近也。』生笑曰：『使酒人惡能勇，吾將柔之矣。』卽命駕往，坐上座，爲語古賢將事，其人竦聽，居樽下拜起爲壽，至罷會無失儀。其一嘗遇生客次，願生不下己，目矐^{〔七〕}生而起。他日見生獨騎出，從健兒帶刀策馬踵生後，若將肆暴者；生故緩轡當中道進，不少避，知生非懦儒，遂引去，不敢突冒訶避。明且，介客詣生謝，

請結驩。生能以氣服人類如此。

性抗直多辯，好箴切友過；有忤己，則面數之，無留怨。與人論議，
 蘄〔八〕必勝，然援事析理，眾終莫能折。時藩府〔九〕數用師，生私策其雋
 蹶多中。有言生於府，欲致生幕下，不能得；將中生法，生以智免。

家雖以貧，然喜事故在，或饋酒肉，立召客與飲啗相樂。四方游士至
 吳者，生察其賢，必與周旋款曲，延譽上下。所知有喪疾，不能葬療者，
 以告生，輒令削牘疏所乏，爲請諸公間營具之，終飲其德不言。故人皆多
 生，謂似樓君卿、原巨先〔一〇〕，而賢過之。

久之，稍厭事，闔門寡將迎〔一一〕。闢一室，度歷代法書、周彝、漢硯
 〔一二〕、唐雷氏琴〔一三〕，日遊其間以自娛。素工草隸〔一四〕，逼鍾、王〔一五〕，
 患求者眾，遂自闕〔一六〕，希復執筆。歆慕靜退，時賦詩見志，怡然處約，
 若將終身。

生姓宋，名亮，家南宮里，故自號云。

贊曰：生之行凡三變，每變而益善。尙俠末矣；欲奮於兵固壯，然非士所先；晚乃刮磨豪習，隱然自將〔二七〕，履藏器〔二八〕之節，非有德能之乎？與夫不自知返，違遠道德者異矣。

【題解】

南宮生，吳人，姓宋名亮；字仲溫。因家南宮里，故自號云。與高啟、徐賡、高遜志、唐肅、徐堯臣、張羽、呂繁、陳則、王行均卜居北郭相近，號爲「北郭十友」。

【作者略歷】

高啟，字季迪，號槎軒，又號青邱子，明長洲人。洪武初爲編修，與修元史。累官戶部侍郎。雋邁警敏，有文武才，尤邃於羣史。文雅澹有思致，詩雄健渾涵，自成一家。洪武七年，以魏觀之獄，連坐得罪死，年僅三十有九。有鳧藻、缶鳴、扣絃等集。

【注釋】

〔一〕吳，今江蘇吳縣。明史作長洲人。〔二〕任者，謂任使其氣力；俠者，謂以權力輔人。〔三〕指元末羣雄紛起，戰爭無虛日。〔四〕風后，黃帝三公也，見史記五帝紀注。

風后有握奇經，詳考其文，蓋後人因唐獨孤及八陣圖而依託爲之，然其言具有條理，爲談兵者所祖。陳，通陣。〔五〕金華山，在浙江金華縣城北。會稽山，在浙江紹興縣東南。浙江，卽錢塘

高中國文 第五冊

江。具區，周禮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澤藪曰具區。』按即今江蘇浙江間之太湖也。〔六〕
史記齊悼惠世家：『齊王母家鮑惡戾，虎而冠者也。』〔七〕懼，音摺。目懼，謂怒視也。

〔八〕斬，求也。〔九〕藩府，指張士誠。至正十六年二月，張士誠入平江據之。二十三年七月，士誠自稱吳王，羣彥多從仕者。〔一〇〕樓君卿，名謙，漢沅咸間人。爲五侯上客，每旦，五侯

饋餉之，君卿乃合五侯所饋爲鮓，名五侯鮓。漢書入游俠傳。原巨先，名涉，漢南陽太守，父死，讓還賻送，蓋以萬計，時論稱之。〔一一〕將迎，謂送迎也。〔一二〕奔，宗廟之常器。周時

奔器，如召父奔、夔龍奔等是。漢視有鐵視、玉視、石視等。〔一三〕採蘭，漢志：『雷威作琴，

不必皆桐，遇大風雪中，獨往峨嵋酣飲，著蓑笠入深松中，聽其聲連延悠颺者，伐斷以爲琴，妙過於桐。』〔一四〕草書，後漢張芝所創。隸，謂今隸，異於秦漢之體。〔一五〕鍾，名繇，字元

常，魏潁川人。累官太傅，與胡昭並師劉德升草書，鍾書若飛鴻戲海，舞鶴游天。王，即王羲之，詳見第四冊蘇軾曹後二篇。〔一六〕閑，音秘，隱晦而不顯露也。〔一七〕言有以自守也。

〔一八〕易繫辭下：『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

一七 糟糠自厭

高明

〔旦〕〔上〕

〔商調過曲〕〔山坡羊〕 亂荒荒不豐稔的年歲！遠迢迢不回來 的夫婿！急煎煎不耐煩的二親！軟怯怯不濟事的孤身體！苦衣盡典，寸絲不挂體。幾番拚死了奴身已；爭奈沒主公婆，教誰看取？思之，虛飄飄，命怎期？難捱，實丕丕〔三〕，災共危！

〔前腔〕 酸溜溜難窮盡的珠淚，亂紛紛難寬解的愁緒，骨崖崖難扶持的病身，戰兢兢難捱過的和歲！這樣，我待不喫你呵，教奴怎忍飢？我待喫你呵，教奴怎生喫？思量起來，不若奴先死，圖得不知他親死時！思之，虛飄飄，命怎期？難捱，實丕丕，災共危！

糟糠自厭

高中國文 第五册

奴家早上安排些飯與公婆喫，豈不欲買些鮭菜〔四〕，爭奈無錢可買。不想婆婆抵死埋怨，只道奴家背地自喫了甚麼東西。不知奴家喫的是米膜糠糝；又不敢教他知道。便使他埋冤殺我，我也不敢分說。苦！這糠糝怎的喫得下！〔喫吐科〕

〔雙調〔五〕過曲〕〔孝順歌〕〔旦〕嘔得我肝腸痛，珠淚垂，喉嚨尙兀自牢哽住。

糠那！你遭磨，被春杵，篩你，簸揚你，喫盡控持；好似奴家身狼狽，千辛萬苦皆經歷。苦人喫着苦味，兩苦相逢，可知道欲吞不去！

〔外、淨〔六〕潛上探覷科〕

〔前腔〕〔旦〕糠和米，本是同依倚，被簸揚作兩處飛，一賤與一貴；好似奴家與夫婿，終無見期。丈夫，你便是米呵，米在他方沒處尋；奴家便是糠呵，怎的把糠來救得人飢餓！好似兒夫出去，怎地教奴供膳得公婆甘旨！

〔外淨潛下科〕

〔前腔〕〔旦〕思量我生無益，死又值甚的，不如忍饑死了爲怨鬼！只一件

，公婆老年紀，靠奴家相依倚，只得苟活片時！片時苟活雖容易，到底日久也難相聚！漫把糠來相比：這糠尙兀是有人喫，奴家的骨頭知他埋在何處！

〔外、淨上〕〔淨云〕媳婦，你在這裏喫甚麼？〔旦云〕奴家不曾喫甚麼。〔淨搜囊科〕〔旦云〕婆婆，你喫不得！〔外云〕這是什麼東西？

〔前腔〕〔旦〕這是穀中膜，米外皮。〔外云〕呀！這便是糠，要他何用？〔旦〕將來餵餼〔七〕堪療飢。〔淨云〕噢！這糠只好將去喂豬狗，如何把來自喫？〔旦〕嘗聞古賢書，『狗彘食人食』〔八〕，也強如草根樹皮！〔外、淨云〕恁的苦澀東西，怕不噎壞了你？〔旦〕齧雪吞氈，蘇卿猶健；餐松食柏，倒做得神仙侶。這糠呵，縱然喫些，何慮！〔淨云〕阿公，你聽他說謊，糠糝如何喫得？〔旦〕爹媽休疑，奴須是你孩兒的糟糠妻〔九〕室！

〔外、淨看哭科〕媳婦、我原來錯埋冤了你，兀的不痛殺我也！〔外、淨倒，

高中國文 第五册

且叫哭科]

〔仙呂二〇〕入雙調〔雁過沙〕〔旦〕苦沈沈向冥途，空教我耳邊呼。公公，婆婆，我不能設盡心相奉事，反教你爲我歸黃土！教人道你死緣何故。公公，婆婆，怎生割捨得拋棄了奴！

〔外醒科〕〔旦云〕謝天謝地！公公醒了。公公，你闌闌〔二〕！

〔前腔〕〔外〕媳婦，你擔饑事姑舅；媳婦，你擔饑怎生度？〔旦云〕公公且自寬心，不要煩惱！〔外〕媳婦，我錯埋冤了你，你也不推辭，到如今始信有糟糠婦！媳婦，料應我不久歸陰府，也省得爲吾死的累你生的受苦！

〔旦扶外起科〕公公，且請去牀上安息，待我看婆婆如何。〔旦叫不醒科〕呀，婆婆不濟事了，如何是好？

〔前腔〕〔旦〕婆婆氣全無，教奴怎支吾？咳！丈夫呵，我千辛萬苦爲你相看顧，如今到此難回護！我只愁母死難留父；沉衣衫盡解；囊篋又無？

〔外云〕媳婦，婆婆還好麼？〔旦云〕婆婆不好了！

〔前腔〕〔外〕天那！我當初不尋思，教孩兒往帝都；把媳婦閃得苦又孤，把婆婆又送黃泉路！算來是我相擔誤！不如吾死，免把你再辜負！

〔旦云〕公公，休說這話，請自將息！〔外云〕媳婦，婆婆死了，衣衾棺槨，是件皆無，如何是好？〔旦云〕公公寬心，待奴家區處。

〔末〕〔二〕云〕『福無雙降猶難信；禍不單行卻是真。』老夫爲何道此兩句？爲鄰家蔡伯喈妻房趙氏五娘，他嫁得伯喈方纔兩月，伯喈便出去赴選。自去之後，連遭饑荒；公婆年紀，皆在八十之上，家裏更沒個相扶持的。甘旨之奉，虧殺這五娘子，把些衣服、首飾之類，盡皆典賣，辦些糧米，供給公婆，卻背地裏把糠糲饑饉充饑。這般荒年饑歲，少什麼有三五個孩兒的人家，供膳不得爹娘，這小娘子真個今人中少有，古人中難得。那婆婆不知道，顛倒把他埋冤。適來聽得他公婆知道，卻又痛心，都害了病。如今不免到他家裏探望則個。呀！五娘子，你爲甚的慌慌張張？〔旦云〕太公，奴家的婆婆死了！〔末云〕咳！你婆婆既死了

高中國文 第五册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如今你公公在那裏？〔旦云〕在牀上睡着。〔末云〕待我去看一看。〔外云〕太公休怪，我起來不得了。〔末云〕老員外，快不要勞動！〔旦云〕太公，我婆婆衣衾棺槨，是件皆無，如何是好？〔末云〕五娘子，你不要愁煩，我自有區處。

〔仙呂入雙調〕〔玉抱肚〕〔旦〕千般生受，教奴家如何措手？終不然，把他骸骨，沒棺材送在荒坵！〔合〕相看到此，不由人不淚珠流，正是「不是冤家不聚頭」！

〔前腔〕〔末〕五娘子，不必多憂！資送婆婆，在我身上有！你但小心承值公公，莫教他又成不救！〔合〕相看到此，不由人不淚珠流，正是「不是冤家不聚頭」！

〔前腔〕〔外〕張公護救，我媳婦實難啓口；孩兒去後，又遇饑荒，把衣衫典賣無留！〔合〕相看到此，不由人不淚珠流，正是「不是冤家不聚頭」！

〔末云〕老員外，你請自將息！待我一霎時，叫家僮討棺木來，把老安人殮殮了，選個吉日，送在南山安葬去。〔外云〕如此，多謝太公救濟！

〔旦〕只爲無錢送老娘，

〔末〕須知此事有商量。

〔合〕歸家不敢高聲哭，

惟恐猿聞也斷腸！

【題解】

本篇採錄暖紅窩琵琶記。全劇情節，記漢蔡邕入京應試，留妻趙五娘在家侍奉翁

姑。邕既得中狀元，丞相牛僧孺愛其才，欲妻以女，邕迫於勢，從之。趙五娘在家，備受艱苦。值歲荒，以飯進翁姑，而已則喫糠充飢；未幾，翁姑卒。趙五娘赴京尋夫，抱琵琶彈唱行乞。至

京，與邕相會，天子旌表，封邕爲中郎將，趙五娘及牛僧孺女俱爲郡夫人。田藝蘅留青日札：「

（高則誠）寓居朔州樸社，以詞曲自娛，因感劉後村之詩「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爭唱蔡中郎」

之句，乃作琵琶記。有注四者，以學問，則誠與友善，勸之仕，登第後，卽棄其妻而贅於太師不

花家。則誠悔之，因作此記以諷諫。名之曰琵琶者，取其上四王字爲「王四」云耳。阮人呼牛爲

不花，故謂之「牛太師」。而伯階曾依附董卓，乃以之托名也。」或云，托名蔡邕者，王四少賤

，嘗爲人傭菜也。趙五娘者，百家姓自趙至周，數屬五也（王四妻周氏）；牛丞相者，不花家居牛

糟糠自厭

高中國文 第五冊

階也；張太公，則誠自謂也。按藝苑厄言引誠齋雜記，記唐相國牛僧孺之子縻，以女弟嫁蔡生，縻已有妻，力辭不獲。後牛趨相處，和順如姊妹。事頗與此記合，或即此記所本也。又本篇爲南曲，其體製頗有與北曲不同之處。王國維宋元戲曲史云：「元劇（即北曲）大都限於四折，且每折限一宮調，又限一人唱，其律至嚴，不容踰越。故莊嚴雄肆是其所長，而於曲折詳盡猶其所短也。至除此限制，而一劇無一定之折數，一折無一定之宮調，且不獨以數色合唱一折，並有以數色合唱一曲，而各色皆有白有唱者。此則南戲之一大進步，而不得不大書特書以表之者也。」

【作者略歷】

高明，字則誠，元末溫州瑞安人。以春秋中至正乙酉第，授處州錄事，後改調浙東閩幕都事，轉江西行臺掾，又轉福建行省都事。方國珍起，欲留置幕下，不從，旅寓明州樊社，以詞曲自娛。明太祖徵時，嘗奇其琵琶記，及踐位，召之，以疾辭。使者以記上進，太祖以爲「五經四書在民間如五穀不可缺，此記如珍羞美味，富貴家其可無耶？」所著有柔克齋集。

【注釋】

〔一〕且，飾趙五娘者。〔二〕商調，其聲悽愴怨慕。見欽定曲譜。過曲，爲引子下之曲，此齣無引子，故以過曲起。〔三〕「實丕丕」，猶今言「實在的」。〔四〕銓，音鞋。銓，吳人用爲魚菜之總稱。〔五〕雙調，其聲健捷激爽。〔六〕外，劇中腳色之名，謂爲在正

色之外者，俗稱「老外」。元以後以「外」專屬於男子。本劇中用以飾趙五娘之翁蔣公。淨，亦劇中腳色之名。元劇中常以淨充老旦。本劇用飾蔣婆。〔七〕饅饅，有餡之餅，即今北方之饅饅。〔八〕語出孟子梁惠王。〔九〕後漢書宋弘傳，光武帝欲以湖陽公主嫁宋弘，以語試之，弘曰：「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意謂初共貧賤者不可以後富貴而棄之。後世因以糟糠爲妻之稱。〔一〇〕仙呂，樂曲之音調。唐荆川稗編：「夷則羽，俗呼爲仙呂調；南呂羽，俗呼爲中管仙呂調。」〔一一〕鬪鬪，音爭坐，元人語，強打精神之意。〔一二〕末，俗稱「附末」，初本爲扮演男子之主要腳色，後世以主要腳色屬「生」，遂降爲輔腳色。此飾張太公者。

一八 高太尉計害林冲

水滸傳

話說當日林冲正閒走間，忽然背後人叫。回頭看時，卻認得是酒生兒李小二。當初在東京〔一〕時，多得林冲看顧；後來不合偷了店主人家錢財，被捉住了，要送官司問罪，又得林冲主張陪話，救了他，免送官司；又

高太尉計害林冲

與他陪了些錢財，方得脫免；京中安不得身，又虧林冲齎發他盤纏，一路投奔人。不想今日卻在這裏撞見。林冲道：『小二哥，你如何也在這裏？』李小二便拜道：『自從得恩人救濟，齎發小人，一地裏投奔人不着；迤邐不想來到滄州，投託一個酒店主人姓王，留小人在店中做個買賣。因見小人勤謹，安排的好菜蔬，調和的好汁水，來喫的人都喝采，以此買賣順當。主人家有個女兒，就招了小人做女婿。如今丈人丈母都死了，只剩得小人夫妻兩個，權在營前開了個茶酒店。因討錢過來，遇見恩人。恩人不知爲何事在這裏？』林冲指着臉上道：『我因惡人高太尉生事陷害，受了一場官司，刺配到這裏。如今叫我管天王堂，未知久後如何。不想今日在此見你。』李小二就請林冲到家裏坐定，叫妻子出來拜了恩人。兩口兒歡喜道：『我夫婦二人正沒個親眷，今日得恩人到來，便是從天降下。』林冲道：『我是罪囚，恐怕玷辱你夫妻兩個。』李小二道：『誰不知恩人大名

，休恁地說。但有衣服，便拿來家裏漿洗縫補。』當時款待林冲酒食，至夜送回天王堂，次日又來相請。因此林冲得李小二家來往，不時間送湯送水來營裏與林冲喫。林冲見他兩口兒恭敬孝順，當把些銀子與他做本錢。

且把閑話休提，只說正話：光陰迅速，卻早冬來。林冲的棉衣裙襖，都是李小二渾家^(三)整治縫補。忽一日，李小二正在門前安排菜蔬下飯，只見一個人閃將進來，進店裏坐定；隨後又一人閃入來。看時，前面那個人是軍官打扮，後面這個走卒模樣，跟着也來坐下。李小二入來問道：『可要喫酒？』只見那個人，將出一兩銀子與李小二道：『且收放櫃上，取三四瓶好酒來。客到時，果品酒饌，只顧將來，不必要問。』李小二道：『官人請甚客？』那人道：『煩你與我去營裏，請管營、差撥兩個來說話。問時，你只說「有一官人請說話，商議些事務，專等專等。」』李小二應承了，來到牢城裏，先請了差撥，同到管營家裏，請了管營，都來到

酒店裏。只見那個官人和管營、差撥兩個講了禮。管營道：『素不相識，動問官人高姓大名？』那人道：『有書在此，少刻便知。且取酒來。』李小二連忙開了酒，一面鋪下菜蔬果品酒饌。那人叫討副勸盤來，把了盞相讓坐了。小二獨自一個攬梭也似伏侍不暇。那跟來的人討了湯桶，自行燙酒。約計喫過數十杯，再討了按酒，鋪放桌上。只見那人說道：『我自有一番當燙酒。不叫你，你休來！我等自要說話。』

李小二應了，自來門首叫老婆道：『大姐，這兩個人來得不尷尬（三）！』老婆道：『怎麼來的不尷尬？』小二道：『這兩個人語言聲音是東京人；初時又不認得管營，向後我將按酒入去，只聽得差撥口裏，吶出一句「高太尉」三個字來。這人莫不與林教頭身上有些干礙？——我自前門前理會，你且去閣子背後聽說甚麼。』老婆道：『你去營中尋林教頭來，認他一認。』李小二道：『你不省得：林教頭是個性急的人，摸不着便要殺

人放火！倘我叫得他來了，正是前日說的甚麼陸虞候〔四〕，他肯便罷？做出事來，須連累了我和你。你只去聽一聽，再理會。」

老婆道：『說得是。』便入去聽了一個時辰，出來說道：『他那三四個交頭接耳說話，正不聽得說甚麼。只見那一個軍官模樣的人，去伴當懷裏取出一帕子物事，遞與管營和差撥。帕子裏面的，莫不是金銀？只聽差撥口裏說道：「都在我身上，好歹要結果他性命！」』正說出時，閣子裏叫將湯來。李小二急去裏面換湯時，看見管營手裏拿着一封書。小二換了湯，添些下飯，又喫了半個時辰，算還了酒錢，管營、差撥先去了。次後那兩個低着頭也去了。

轉背不多時，只見林冲走將入店裏來，說道：『小二哥，連日好買賣？』李小二慌忙道：『恩人請坐，小二卻待正要尋恩人，有些要緊說話！』林冲問道：『甚麼要緊的事？』李小二請林冲到裏面坐下，說道：『卻

纔有個東京來的尷尬人，在我這裏請管營、差撥喫了半日酒。差撥口裏啣出「高太尉」三個字來，小二心下疑惑，又着渾家聽了一個時辰。他們卻交頭接耳，說話都聽不得。臨了只見差撥口裏應道：「都在我兩個身上，好歹要結果了他！」那一個把兩包金銀遞與管營、差撥，又喫一回酒，各自散了。不知甚麼樣人？小人心疑，怕在恩人身上有些妨礙。」林冲道：「那人生得甚麼模樣？」李小二道：「五短身材，白淨面皮，沒甚鬚鬚，約有三十餘歲。那跟的也不長大，紫棠色面皮。」林冲聽了，大驚道：「這三十歲的，正是陸虞候，那潑賤賊，敢來這裏害我！休要撞着我，只教他骨肉爲泥！」李小二道：「只要提防他便了。豈不聞古人云：『喫飯防噎，走路防跌！』」林冲大怒，離了李小二家，先去街上買把解腕尖刀，帶在身上，前街後巷，一地裏去尋。李小二夫妻兩個，捏着兩把汗。

當晚無事。林冲次日天明起來，洗漱罷，帶了刀，又去滄州城裏城外

、小街夾巷，團團尋了一日。牢城營裏，都沒動靜。又來對李小二道：『今日又無事。』小二道：『恩人，只願如此；只是自放仔細便了。』林冲自回天王堂，過了一夜。街上尋了三五日，不見消耗，林冲也自心下慢了。

到第六日，只見管營叫喚林冲到點視廳上，說道：『你來這裏許多時，柴大官人面皮，不曾擡舉得你。此間東門外十五里，有座大軍草料場，每月但是納草納料的，有些常例錢取覓，原是一個老軍看管。如今我擡舉你去，替那老軍來守天王堂，你在那裏尋幾貫盤纏。你可和差撥便去那裏交割。』林冲應道：『小人便去。』當時離了營中，徑到李小二家，對他夫妻兩個說道：『今日管營撥我去大軍草料場管事，卻如何？』李小二道：『這個差使，又好似天王堂；那裏收草料時，有些常例錢鈔。往常不使錢時，不能發這差使。』林冲道：『卻不害我，倒與我好差使，正不知甚

意？」李小二道：「恩人休要疑心，只要沒事便好了。只是小人家離得遠了，過幾時那〔五〕工夫來望恩人。」就在家裏安排幾杯酒，請林冲喫了。

話不絮煩，兩個相別了，林冲自到天王堂，取了包裹，帶了尖刀，拿了條花鎗，與差撥一同辭了管營，兩個取路投草料場來。正是嚴冬天氣，彤雲密布，朔風漸起，卻早紛紛揚揚，捲下一天大雪來。林冲和差撥兩個在路上，又沒買酒喫處。早來到草料場外；看時，一週遭有些黃土牆，兩扇大門。推開看裏面時，七八間草屋做着倉廩；四下裏都是馬草堆，中間兩座草廳。到那廳裏，只見那老軍在裏面向火。差撥說道：「管營差這個林冲來替你回天王堂看守，你可即便交割。」老軍拿了鑰匙引着林冲分付道：「倉廩內自有官司封記；這幾堆草，一堆堆都有數目。」老軍都點見了堆數，又引林冲到草廳上。老軍收拾行李，臨了說道：「火盆鍋子碗碟，都借與你。」林冲道：「天王堂內，我也有在那裏，你要便拿了去。」

老軍指壁上掛一個大葫蘆，說道：『你若買酒喫時，只出草場，投東大路去二三里，便有市井。』老軍自和差撥回營裏來。

只說林冲就牀上放了包裹被臥，就牀上生些燄火起來。屋後有一堆柴炭，拿幾塊來生在地爐裏。仰面看那草屋時，四下裏崩壞了；又被朔風吹撼，搖振得動。林冲道：『這屋如何過得一冬？待雪晴了，去城中喚個泥水匠來修理。』向了一回火，覺得身上寒冷；尋思：『卻纔老軍所說，二里路外有那市井，何不去沽些酒來喫？』便去包裹裏取些碎銀子，把花鎗挑了酒葫蘆，將火炭蓋了，取氈笠子戴上，拿了鑰匙出來，把草廳門拽上，出到大門首，把兩扇草場門反拽上鎖了，帶了鑰匙，信步投東；雪地裏踏着碎瓊亂玉，迤邐背着北風而行。那雪正下得緊，行不上半里多路，看見一所古廟。林冲頂禮〔六〕道：『神明庇祐，改日來燒紙錢。』又行了一回，望見一簇人家。林冲住腳看時，見籬笆中挑着一個草帚兒在露天裏。

林冲運到店裏，主人道：『客人那裏來？』林冲道：『你認得這個葫蘆兒？』主人看了道：『這葫蘆是草料場老軍的。』林冲道：『原來如此。』店主道：『既是草料場看守大哥，且請少坐。天氣寒冷，且酌三杯，權當接風。』店家切一盤熟牛肉，盪一壺熟酒，請林冲喫。又自買了些牛肉，又喫了數杯。就又買了一葫蘆酒，包了那兩塊牛肉，留下些碎銀子，把花鎗挑着酒葫蘆，懷內揣了牛肉，叫聲「相擾」，便出籬笆門，仍舊迎着朔風回來。看那雪，到晚越下得緊了！

再說林冲踏着那瑞雪，迎着北風，飛也似奔到草場門口；開了鎖，入內看時，只叫得苦。原來天理昭彰，佑護善人義士！因這場大雪，救了林冲的性命。那兩間草廳，已被雪壓倒了。林冲尋思：『怎地好？』放下花鎗、葫蘆在雪裏；恐怕火盆內有火炭延燒起來，搬開破壁子，探半身入去摸時，火盆內火種，都被雪水浸滅了。林冲把手牀上摸時，只摸得一條絮

被。林冲鑽將出來，見天色黑了，尋思：「又沒打火處，怎生安排？」想起離了這半里路上，有個古廟，可以安身。『我且去那裏宿一夜，等到天明，卻作理會。』把被捲了，花鎗挑着酒葫蘆，依舊把門拽上鎖了，望那廟裏來。入得廟門，再把門掩上。傍邊止有一塊大石頭，撥將過來，靠了門。入得裏面看時，殿上塑着一尊金甲山神，兩邊一個判官，一個小鬼，側邊堆着一堆紙，團團看來，又沒鄰舍，又無廟主。林冲把鎗和酒葫蘆放在紙堆上，將那條絮被放開；先取下氈笠子，把身上雪都抖了；把上蓋白布衫脫將下來，早有五分溼了，和氈笠放在供桌上，把被扯來，蓋了半截下身；卻把葫蘆冷酒提來，慢慢地喫，就將懷中牛肉下酒。

正喫時，只聽得外面必剝剝地爆響。林冲跳起身來，就壁縫裏看時，只見草料場裏火起，刮刮雜雜的燒着。當時林冲便拿了花鎗，卻待開門來救火，只聽得外面有人，說將話來。林冲就伏門邊聽時，是三個人腳步

響 直奔廟裏來 用手推門；卻被石頭靠住了，再也推不開。三人在廟簷下立地看火，數內一個道：『這一條計好麼？』一個應道：『端的虧管營、差撥兩位用心，回到京師，稟過太尉，都保你二位做大官。這番張教頭，沒得推故了。』一個道：『林冲今番直喫我們對付了！高衙內這病必然好了！』又一個道：『張教頭那廝，三四五次託人情去說，「你的女婿沒了，」張教頭越不肯應承；因此衙內病患，看看重了，太尉特使俺兩個央浼二位幹這件事，不想而今完備了！』又一個道：『小人直爬入牆裏去，四下草堆上，點了十來個火把，待走那裏去！』那一個道：『這早晚燒個八分過了。』又聽得一個道：『便逃得性命時，燒了大軍草料場，也得個死罪！』又一個道：『我們回城裏去罷。』一個道：『再看一看；捨得他一兩塊骨頭，回京府裏見太尉和衙內時，也道我們也能會幹事。』林冲聽那三個人時：一個是差撥，一個是陸虞候，一個是富安。自思道：『天可

憐見林冲，若不是倒了草廳，我准定被這廝們燒死了！」輕輕把石頭撥開，挺着花鎗，左手拽開廟門，大喝一聲：「潑賊那裏去！」三個人都急急走時，驚得呆了，正走不動。林冲舉手，肱察的一鎗，先搠倒差撥。陸虞候叫聲『饒命！』嚇的慌了，手腳走不動。那富安走不到十來步，被林冲趕上，後心只一鎗，又搠倒了。翻身回來，陸虞候卻纔行得三四步。林冲喝聲道：『奸賊，你待那裏去！』劈胸只一提，丟翻在雪地上，把鎗搠在地裏，用腳踏住胸脯，身邊取出那口刀來，便去陸謙臉上擱着，喝道：『潑賊！我自來又和你無甚麼冤讎，你如何這等害我？正是殺人可恕，情理難容！』陸虞候告道：『不干小人事，太尉差遣，不敢不來。』林冲罵道：『奸賊！我與你自幼相交，今日倒來害我，怎不干你事。且喫我一刀！』把陸謙上身衣服扯開，把尖刀向心窩裏只一剜，七竅迸出血來。將心肝提在手裏，回頭看時，差撥正爬將起來要走。林冲按住喝道：『你這廝原來

也恁的歹！且喫我一刀！」又早把頭割下來，挑在鎗上。回來把富安、陸謙頭都割下來，把尖刀插了，將三個人頭髮結做一處，提入廟裏來，都擺在山神面前供桌上。再穿了白布衫，繫了搭膊，把氈笠子帶上，將葫蘆裏冷酒都喫盡了，被與葫蘆都丟了不要，提了鎗，便出廟門投東去。走不到三五里，早見近村人家，都拿了水桶、鉤子來救火。林冲道：「你們快去救應！我去報官了來！」提着鎗只顧走。那雪越下得猛。林冲投東去了。

【題解】

本篇選錄水滸傳第九回，原名「林教頭風雪山神廟，陸虞候大燒草料場。」高太

尉，名滸，宋徽宗之倖臣，但正史未見。林冲，東京禁軍槍棒教師，尊稱「教頭」，故亦稱林教頭。高太尉有養子高衙內者，倚勢豪強，因戲林冲之妻，爲冲所辱，高太尉銜之，乃故賺林冲入白虎堂，刺配滄州。冲至滄州後，高太尉復密使人賄買獄卒，設計害之，即本篇所敘述之故事也。

【作者略歷】

水滸傳，章回小說名，惟現存各本所分章回及其內容，頗有不同。近人魯

迅中國小說史略，謂最著者有四，一爲一百十五回本忠義水滸傳，前署「東原羅貫中編輯」，明

吳禎末與三國演義合刻爲英雄譜，文詞蹇拙，中間詩歌亦多鄙俗。二爲一百回本忠義水滸傳，明嘉靖時武定侯郭勳家所傳之本，前署「錢塘施耐庵的本，羅貫中編次」，今未見；別有本，亦一百回，有李贄序及批點，殆即出郭氏本，而改題爲「施耐庵集撰，羅貫中纂修」，文辭大有增刪，描寫亦入細微。三爲一百二十回本忠義水滸全書，亦題「施耐庵集撰，羅貫中纂修」，首有楊定序，文辭與百回本幾無別，特於字句稍有更定。四爲七十回本水滸傳，正傳七十回，楔子一回，實七十一回。有原序一篇，題「東都施耐庵撰」，爲金人瑞所傳，自云得古本，止七十回，其書與百二十回本之前七十回無甚異，惟刊去駢語特多。據此，水滸傳之傳本不一，其作者必非一人。大抵其書本爲施耐庵所撰，羅貫中重爲編次，其後郭勳、李贄、楊定見、金人瑞等，亦皆各有增訂潤色，故各本歧出。其書由宣和遺事演化而出，以北宋末年大盜宋江等三十六人橫行濟隗之事迹爲主要材料，人數亦由三十六增爲一百八。其描寫人物，刻畫盡致，爲語體文中有價值之文學作品。施耐庵，名子安，以字行，元末大鄆人（一說淮安人），官錢塘，與當道不合，棄官歸，閉戶著書。羅貫中，名本，以字行，元末杭州人，嘗學於施耐庵。所著三國志演義外，尚有隋唐演義、平妖傳等書。又明初人賈仲名續錄鬼簿曰：「羅貫中，太原人，號湖海散人。與人寡合，樂府隱語，極爲清新。與余爲忘年交，遭世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復會，別後又六

高中國文 第五册

十餘年，竟不知所終。」

【注釋】

〔一〕陳京，宋都，在今河南開封縣。〔二〕渾家，謂妻子。〔三〕應尪，即應尪

，行不正也。今蘇滬方言，謂事乖刺，亦曰應尪。〔四〕處候，宋禁衛之官。〔五〕那，同「柲」

〔六〕頂禮，佛教之最敬禮。圓覺經疏：「以已最勝之頂，禮佛最卑之足，敬之至也。」

一九 劉備訪諸葛亮

三國志演義

(一) 三顧茅廬

卻說玄德正安排禮物，欲往隆中謁諸葛亮〔一〕；忽人報：「門外有一先生，峨冠博帶，道貌非常，特來相探。」玄德曰：「此莫非卽孔明否？」遂整衣出迎。視之，乃司馬徽〔二〕也。玄德大喜，請入後堂高坐，拜問曰：「備自別仙顏，日因軍務倥傯，有失拜訪。今得光降，大慰仰慕之私

！』徽曰：『聞徐元直〔三〕在此，特來一會。』玄德曰：『近因曹操囚其母，徐母遣人馳書，喚回許都去矣。』徽曰：『此中曹操之計矣。吾素聞徐母最賢，雖爲操所囚，必不肯馳書召其子，此書必詐也。元直不去，其母尚存；今若去，母必死矣。』玄德驚問其故。徽曰：『徐母高義，必羞見其子也。』玄德曰：『元直臨行，薦南陽諸葛亮，其人若何？』徽笑曰：『元直欲去，自去便了，何又惹他出來嘔心血也！』玄德曰：『先生何出此言？』徽曰：『孔明與博陵崔州平、潁川石廣元、汝南孟公威與徐元直四人爲密友。此四人務於精純，惟孔明獨觀其大略。嘗抱膝長吟，而指四人曰：「公等仕進，可至刺史、郡守。」眾問孔明之志若何，孔明但笑而不答。每常自比管仲、樂毅。其才不可量也。』玄德曰：『何潁川之多賢乎？』徽曰：『昔有殷馮〔四〕善觀天文，嘗謂羣星聚於潁分，其地必多賢士。』時雲長〔五〕在側，曰：『某聞管仲、樂毅，乃春秋、戰國名人，

功蓋寰宇；孔明自比此二人，母乃太過？」徽笑曰：「以吾觀之，不當比此二人；我欲另以二人比之。」雲長問：「那二人？」徽曰：「可比興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漢四百年之張子房也。」眾皆愕然。徽下階相辭欲行。玄德留之不住。徽出門仰天大笑曰：「臥龍雖得其主，不得其時，惜哉！」言罷，飄然而去。玄德歎曰：「真隱居賢士也！」

次日，玄德同關、張並從人等來隆中，遙望岡畔數人，荷鋤耕於田間，而作歌曰：

『蒼天如圓蓋，陸地如棋局。世人黑白分，往來爭榮辱。榮者自安安，辱者定碌碌。南陽有隱居，高眠臥不足。』

玄德聞歌，勒馬喚農夫問曰：「此歌何人所作？」答曰：「乃臥龍先生所作也。」玄德曰：「臥龍先生往何處？」農夫曰：「自此岡之南，一帶高崗，乃臥龍崗也。崗前疎林內茅廬中，即諸葛先生高臥之地。」玄德謝之

，策馬前行。不數里，遙望臥龍崗，果然清景異常。……

玄德來到莊前，下馬親叩柴門，一童出問。玄德曰：『漢左將軍、宜城亭侯、領豫州牧皇叔劉備，特來拜見先生。』童子曰：『我記不得許多名字。』玄德曰：『你只說劉備來訪。』童子曰：『先生今早出去。』玄德曰：『何處去了？』童子曰：『蹤跡不定，不知何處去了。』玄德曰：『幾時歸？』童子曰：『歸期亦不定，或三五日，或十數日。』玄德惆悵不已。張飛曰：『既不見，自歸去罷了。』玄德曰：『且待片時。』雲長曰：『不如且歸，再使人探聽。』玄德從其言，囑咐童子：『如先生回，可言劉備拜訪。』

遂上馬，行數里，勒馬回觀隆中景物，果然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廣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猿鶴相親，松篁交翠，觀之不已。忽見一人容貌軒昂，丰姿俊爽，頭戴逍遙巾，身穿皂布袍，杖藜從山僻小

路而來。玄德曰：『此必臥龍先生也。』急下馬，向前施禮，問曰：『先生非臥龍否？』其人曰：『將軍是誰？』玄德曰：『劉備也。』其人曰：『吾非孔明，乃孔明之友，博陵崔州平也。』玄德曰：『久聞大名，幸得相遇，乞卽席地權坐，請教一言。』二人對坐於林間石上，關張侍立於側。州平曰：『將軍何故欲見孔明？』玄德曰：『方今天下大亂，四方雲擾，欲見孔明，求安邦定國之策耳。』州平笑曰：『公以定亂爲主，雖是仁心，想自古以來，治亂無常。自高祖斬蛇起義，誅無道秦，是由亂而入治也；至哀、平之世二百年，太平日久，王莽篡逆，又由治而入亂；光武中興，重整基業，復由亂而入治；至今二百年，民安已久，故干戈又復四起。此正由治入亂之時，未可猝定也。將軍欲使孔明斡旋天地，補綴乾坤，恐不易爲，徒費心力耳。豈不聞「順天者逸，逆天者勞；」「數之所在，理不得而奪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強之」乎？』玄德曰：『先生所言，

誠爲高見；但備身爲漢胄，合當匡扶漢室，何敢委之數與命？」州平曰：「山野之夫，不足與論天下事；適承明問，故妄言之。」玄德曰：「蒙先生見教，但不知孔明往何處去了？」州平曰：「我亦欲訪之，正不知其何往。」玄德曰：「請先生同至敝縣，如何？」州平曰：「愚性頗樂闌散，無意功名久矣。容他日再見。」言訖，長揖而去。玄德與關、張上馬而行。張飛曰：「孔明又訪不着，卻遇此腐儒，閒談許久。」玄德曰：「此亦隱者之言也。」

三人回至新野，過了數日，玄德使人探聽孔明。回報曰：「臥龍先生已回矣。」玄德便教備馬。張飛曰：「量一村夫，何必哥哥自去，可使人喚來便了。」玄德叱曰：「汝豈不聞孟子云：『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孔明當世大賢，豈可召乎？遂上馬再往訪孔明，關、張亦乘馬相隨。時值隆冬，天氣嚴寒，彤雲密布。行不數里，忽

然朔風凜凜，瑞雲霏霏，山如玉簇，林似銀妝。張飛曰：『天寒地凍，尚不用兵，豈宜遠見無益之人乎？不如回新野以避風雪。』玄德曰：『吾正欲使孔明知我殷勤之意。如弟輩怕冷，可先回去。』飛曰：『死且不怕，豈怕冷乎？但恐哥哥空勞神思。』玄德曰：『勿多言，只相隨同去。』

將近茅廬，忽聞路旁酒店中有人作歌，玄德勒馬聽之，其歌曰：

『壯士功名尙未成，嗚呼久不遇陽春。君不見東海老叟〔五〕辭荆榛，後車遂與文王親；八百諸侯不期會，白魚入舟涉孟津〔二〇〕；

牧野一戰血流杵，鷹揚偉烈冠武臣？又不見高陽酒徒〔二二〕起草中，

長揖芒、陽隆準公〔二二〕；高談王霸驚人耳，輟洗延坐欽英風；東下

齊城七十二，天下無人能繼蹤？兩人非際聖天子，至今誰復識英雄

？』

歌罷，又有一人擊桌而歌，其歌曰：

『吾皇二三提劍清寰海，創業垂基四百載。桓、靈二四季業火德衰，奸臣賊子調鼎鼎。青蛇飛下御座旁，又見妖虹降玉堂。羣盜四方如蟻聚，奸雄百輩皆鷹揚。吾儕長嘯空拍手，悶來村店飲村酒。獨善其身盡日安，何須千古名不朽！』

二人歌罷，撫掌大笑。玄德曰：『臥龍其在此乎？』遂下馬入店。見二人憑桌對飲，上首者白面長鬚，下首者清奇古貌。玄德揖而問曰：『二公誰是臥龍先生？』長鬚者曰：『公何人？欲尋臥龍何幹？』玄德曰：『某乃劉備也。欲訪先生，求濟世安民之術。』長鬚者曰：『我等非臥龍，皆臥龍之友也。吾乃潁川石廣元，此位是汝南孟公威。』玄德喜曰：『備久聞二公大名，幸得邂逅。今有隨行馬匹在此，敢請二公同往臥龍莊上一談。』廣元曰：『吾等皆山野慵懶之徒，不省治國安民之事，不勞下問；明公請自上馬，尋訪臥龍。』

玄德乃辭二人，上馬投臥龍崗來；到莊前下馬扣門，問童子曰：『先生今日在莊否？』童子曰：『現在堂上讀書。』玄德大喜，遂跟童子而入。至中門，只見門上大書一聯，云：『淡泊以明志，寧靜而致遠。』玄德正看間，忽聞吟詠之聲，乃立於門側窺之，見草堂之上，一少年擁爐抱膝，歌曰：

『鳳翱翔於千仞兮，非梧不棲；士伏處於一方兮，非主不依。』

樂躬耕於隴畝兮，吾愛吾廬；聊寄傲於琴書兮，以待天時。』

玄德待其歌罷，上草堂施禮曰：『備久慕先生，無緣拜會。昨因徐元直稱薦，敬至仙莊，不遇空回。今特冒風雪而來，得瞻道貌，實爲萬幸！』那少年慌忙答禮，曰：『將軍莫非劉豫州，欲見家兄否？』玄德驚訝曰：『先生又非臥龍耶？』少年曰：『某乃臥龍之弟諸葛均也。愚兄弟三人：長兄諸葛瑾，現在江東孫仲謀處爲幕賓；孔明乃二家兄。』玄德曰：『臥龍』

今在家否？」均曰：「昨爲崔州平相約，出外閒遊去矣。」玄德曰：「何處閒遊？」均曰：「或駕小舟游於江河之中，或訪僧道於山嶺之上，或尋朋友於村落之間，或樂琴棋於洞府之內；往來莫測，不知去所。」玄德曰：「劉備直如此緣分淺薄，兩番不遇大賢！」均曰：「少坐獻茶。」張飛曰：「那先生既不在，請哥哥上馬。」玄德曰：「我既到此間，如何無一語而回？」因問諸葛均曰：「聞令兄臥龍先生熟諳韜略，日看兵書，可得聞乎？」均曰：「不知。」張飛曰：「問他則甚，風雪甚緊，不如早歸。」玄德叱止之。均曰：「家兄不在，不敢久留車騎。容日卻來回禮。」玄德曰：「豈敢望先生枉駕！數日之內，備當再至。願借紙筆作一書，留達令兄，以表劉備殷勤之意。」均遂進文房四寶。玄德呵開凍墨，拂展雲箋，寫書曰：

『備久慕高明，兩次晉謁，不遇空回，惆悵何似！竊念備，漢

高中國文 第五冊

朝苗裔，濫叨名爵。伏觀朝廷陵替，綱紀崩摧，羣雄亂國，惡黨欺君，備心膽俱裂；雖有匡濟之誠，實乏經綸之策。仰望先生仁慈忠義，慨然展呂望之大才，施子房之鴻略，天下幸甚！社稷幸甚！先此布達，再容齋戒薰沐，特拜尊顏，面傾鄙悃。統希鑒原！」

玄德寫罷，遞與諸葛均收了，拜辭出門。均送出，玄德再三殷勤致意而別。

方上馬欲行，忽見童子招手籬外叫曰：『老先生來也。』玄德視之，見小橋之西，一人煖帽遮頭，狐裘蔽體，騎着一驢，隨一青衣小童，攜一葫蘆酒，踏雪而來，轉過小橋，口吟詩一首，詩曰：

『一夜北風寒，萬里彤雲厚。長空雪亂飄，改盡江山舊。仰面觀太虛，疑是玉龍鬪。紛紛鱗甲飛，頃刻遍宇宙。騎驢過小橋，獨嘆梅花瘦。』

玄德聞歌曰：『此真臥龍矣！』滾鞍下馬，向前施禮曰：『先生冒寒不易，劉備等候久矣。』那人慌忙下驢答禮。諸葛均在後曰：『此非臥龍家兄，乃家兄岳父黃承彥也。』玄德曰：『適聞所吟之句，極其高妙。』承彥曰：『老夫在小壻家觀梁父吟^{二六}，記得這一篇；適過小橋，偶見籬落間梅花，故感而誦之，不期爲尊客所聞。』玄德曰：『曾見令壻否？』承彥曰：『便是老夫也來看他。』玄德聞言，辭別承彥上馬而歸。正值風雪又大，回望臥龍崗；悒悒不已。……

玄德回新野之後，光陰荏苒，又早新春。乃令卜者揲著^{二七}，選擇吉期；齋戒三日，薰沐更衣，再往臥龍崗謁孔明。關、張聞之不悅，遂一齊入諫玄德。正是：

高賢未服英雄志，屈節偏生傑士疑。

未知其言若何，且看下回分解。

(二) 隆中決策

卻說玄德訪孔明兩次不遇，欲再往訪之。關公曰：『兄長兩次親往拜謁，其禮太過矣。想諸葛亮有虛名而無實學，故避而不敢見。兄何惑於斯人之甚也？』玄德曰：『不然，昔齊桓公欲見東郭野人，五反而方得一面。況吾欲見大賢耶？』張飛曰：『哥哥差矣。量此村夫，何足爲大賢？今番不須哥哥去；他如不來，我只用一條麻繩縛將來！』玄德叱曰：『汝豈不聞周文王謁姜子牙之事乎？文王且如此敬賢，汝何太無禮！今番汝休去，我自與雲長去。』飛曰：『既兩位哥哥都去，小弟如何落後？』玄德曰：『汝若同往，不可失禮。』飛應諾。

於是三人乘馬引從者往隆中。離草廬半里之外，玄德便下馬步行，正遇諸葛均。玄德忙施禮問曰：『令兄在莊否？』均曰：『昨暮方歸。將軍

今日可與相見。」言罷，飄然自去。玄德曰：「今番僥倖得見先生矣！」張飛曰：「此人無禮，便引我等到莊也不妨，何故竟自去了！」玄德曰：「彼各有事，豈可相強？」三人來到莊前叩門。童子開門出問。玄德曰：「有勞仙童轉報，劉備再來拜見先生。」童子曰：「今日先生雖在家，但今在草堂晝寢未醒。」玄德曰：「既如此，且休通報。」分付關、張二人只在門首等着。玄德徐步而入，見先生仰臥於草堂几席之上。玄德拱立階下。

半晌，先生未醒。關、張在外立久，不見動靜；入見玄德，猶然侍立。張飛大怒，謂雲長曰：「這先生如何傲慢！見我哥哥侍立階下，他竟高臥推睡不起；等我去屋後放一把火，看他起不起！」雲長再三勸住。玄德仍命二人出門外等候。望堂上時，見先生翻身將起，忽又朝壁睡著。童子欲報。玄德曰：「且勿驚動。」又立了一個時辰，孔明纔醒。口吟詩曰：

『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

孔明吟罷，翻身問童子曰：『有俗客來否？』童子曰：『劉皇叔在此，立候多時；』孔明乃起身曰：『何不早報，尙容更衣；』遂轉入後堂。又半晌，方整衣冠出迎。玄德見孔明身長八尺，面如冠玉，頭戴綸巾，身披鶴氅，飄飄然有神仙之概。玄德下拜曰：『漢室末胄，涿郡愚夫，久聞先生大名，如雷貫耳。昨兩次晉謁，不得一見，已書賤名於文几，未審得入覽否？』孔明曰：『南陽野人，疎懶成性，屢蒙將軍枉臨，不勝愧赧！』

二人敘禮畢，分賓主而坐。童子獻茶。茶罷，孔明曰：『昨觀書意，足見將軍憂民憂國之心；但恨亮年幼才疎，有誤下問。』玄德曰：『司馬德操之言，徐元直之語，豈虛談哉？望先生不棄鄙賤，曲賜教誨。』孔明曰：『德操、元直，世之高士。亮乃一耕夫耳，安敢談天下事？二公謬舉矣。將軍奈何舍美玉而求頑石乎？』玄德曰：『大丈夫抱經世奇才，豈可

空老於林泉之下？願先生以天下蒼生爲念，開備愚魯而賜教。」孔明笑曰：「願聞將軍之志！」玄德屏人促席而告曰：「漢室傾頽，奸臣竊命，備不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迄無所就。唯先生開其愚而拯其厄，實爲萬幸！」孔明曰：「自董卓造逆以來，天下豪傑並起。曹操勢不及袁紹，而竟能克紹者，非唯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此可用爲援，而不可圖之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而其主〔二八〕不能守，是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高祖因之，以成帝業；今劉璋〔二九〕闇弱，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彝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待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

州之兵，以向宛、洛；將軍自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箠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大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此亮所以爲將軍謀者也，唯將軍圖之！」言罷，命童子取出畫一軸，掛於中堂，指謂玄德曰：「此西川五十四州之圖也。將軍欲成霸業，北讓曹操占天時，南讓孫權占地利，將軍可占人和。」先取荊州爲家，後即取西川建基業，以成鼎足之勢，然後可圖中原也。」玄德聞言，避席拱手謝曰：「先生之言，頓開茅塞」，使備如撥雲霧而覩青天；但荊州劉表、益州劉璋，皆漢室宗親，備安忍奪之？」孔明曰：「亮夜觀天象，劉表不久人世；劉璋非立業之主，久後必歸將軍。」玄德聞言，頓首拜謝。只這一席話，乃孔明未出茅廬，已知三分天下，真萬古之人不及也！……

玄德拜請孔明曰：「備雖名微德薄，願先生不棄鄙賤，出山相助。備當拱聽明誨。」孔明曰：「亮久樂耕鋤，懶於應世，不能奉命。」玄德泣

曰：『先生不出，如蒼生何？言畢，淚沾袍袖，衣襟盡溼。孔明見其意甚誠，乃曰：『將軍既不相棄，願效犬馬之勞。』玄德大喜，遂命關、張入拜，獻金帛禮物。孔明固辭不受。玄德曰：『此非聘大賢之禮，但表劉備寸心耳。』孔明方受。於是玄德等在莊中，共宿一宵。

次日諸葛均回，孔明囑咐曰：『吾受劉皇叔三顧之恩，不容不出。汝可躬耕於此，勿得荒蕪田畝。待我功成之日，即當歸隱。』……

【題解】

本文選自毛本三國志演義第三十七回之後半及第三十八回之前半，敘述漢建安中宗室劉備三訪諸葛亮於臥龍崗，與論當時大事。近人鄭振鐸三國志演義的演化一文，謂演義本於新安虞氏之三國志平話，即如三顧茅廬一段，評語僅爲演義五分之一，而文字粗鄙，自經羅貫中增改潤色，遂成一篇絕雋絕妙之文章；結構奇幻，意境高超，實可自成一短篇小說也。

【作者略歷】

三國志演義，即三國志通俗演義之簡稱，爲章回小說名。舊本多題羅貫中撰，實則今本自貫中後，屢經後人修改，非出於一人之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云：『宋時里巷間有說古話者，其中即含三國故事，東坡（志林六）所謂「王彭嘗云，塗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

高中國文 第五册

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頻蹙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是也。金元雜劇亦常用三國時事，如赤壁鏖兵、諸葛亮秋風五丈原等。然宋元之三國話本，今俱不傳，能見者要以羅氏本為最古。全書一百二十回，回分上下，得二百四十卷。明嘉靖時本題曰「晉平陽侯陳壽史傳，明羅貫中編次」起於漢靈帝中平元年「祭天地桃園三結義」，終於晉武帝太康元年「王濬計取石頭城」，凡首尾九十七年事實，皆排比陳壽三國志及裴松之注，間雜稗史，且又雜以臆說作之。清康熙時，茂苑毛宗崗（字序始），師金人瑞改水滸傳及西廂記成法，即舊本遍加改竄，自云得古本，評刻之，亦稱「聖墩外書」，而舊本乃不復行。」按現存三國志演義，其版本多不同，最著者有三種：一為明弘治刊本，明末李贄之評本據之，全書二十四卷，每卷十節，每節一題，題語參差不一。二為清初毛宗崗刪改評定本，凡分一百二十回，回分上下，回目對仗工整。三為笠翁評閱第一才子書，其形式、內容均與李贄評本相同，惟文字略有改正。三本之中，以毛本最為通行。羅貫中，略歷見上課。

【注釋】

〔一〕玄德，劉備字。時依荊州刺史劉表，駐兵新野，用徐庶為謀士；後庶母為曹操所獲，操偽造庶母書使召庶，庶不得已，辭備去。臨別時，以諸葛亮薦於備；至是，備乃具禮物親往訪之。隆中，山名，在今湖北襄陽縣西二十里。諸葛亮未遇時，隱居於此。亮生平參閱第

四冊赤壁之戰課。〔一〕同馬徽，字德操，潁川人，別號水鏡先生。與襄陽龐德公、龐統爲友，隱居不仕。劉備與徽相識本末，詳見三國志演義第三十五回。〔二〕徐元直，名庶，潁川人，少好任俠，爲人報讎，被捕，其黨伍篡脫之，乃折節學問。建安中，依劉備。及曹操獲其母，曰：「方寸亂矣。」乃去之操。母自縊死，庶終身不爲操設一策。〔四〕植，音奎。〔五〕雲長，關羽字。羽，解人。劉備爲平原相時，以羽與張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恩若兄弟。及備。定益州，以羽督荊州事，拜前將軍，擊敗曹操將曹仁，威震一時。爲吳將呂蒙所襲，兵敗，死之追諡壯穆，宋加封武安王，明萬曆中封協天護國忠義大帝，民國三年，與岳飛合祀於武廟。〔六〕臥龍，本山岡名，諸葛亮居之，故世稱亮爲臥龍。按地志，今湖北襄陽縣南十里有臥龍山；又河南南陽縣西南有臥龍岡，未知孰爲亮所居之臥龍。〔七〕張飛，字益德（演義作翼德），涿郡人。與關羽俱事劉備。備定益州，飛爲車騎將軍，封西鄉侯。後爲帳下將所殺。諡桓。〔八〕詳見孟子萬章下。〔九〕東海老叟，謂周呂尚。〔一〇〕孟津，在河南孟縣。周武王伐紂，師次孟津，有白魚躍入舟中，時以爲祥瑞。〔一一〕高陽酒徒，謂酈食其。食其，高陽人，好讀書，家貧落魄，爲里門監，人謂之狂生。漢初，長揖見高帝。常爲說客，使諸侯。後說齊，憑軾下齊七十餘城。詳見史、漢本傳。〔一二〕芒、鵬，二山名，皆在今江蘇陽山縣東南，漢高帝徵韓彭亡匿此

劉備訪諸葛亮

高中國文 第五冊

二山中。隆準，高鼻也。隆準公，指高帝，因史稱高帝爲隆準也。〔一三〕吾皇，指漢高帝。

〔一四〕桓、靈，即後漢末葉之桓帝、靈帝。〔一五〕孫仲謀，名權，時據有江南各州郡。詳見第

四冊赤壁之戰課。〔一六〕梁父吟，一作梁甫吟，本樂府楚調曲名。樂府詩集引謝希逸琴論曰：

『諸葛亮作梁甫吟。』按今傅亮所作梁甫吟，係五古一首，詠晏子以二桃殺三士事。〔一七〕著，草名，古人取其莖爲占筮之用。撰著，即數著，持而數之也。〔一八〕主，謂劉表。表，字景

升，漢魯恭王餘之後。爲荊州刺史。病卒，幼子踪嗣立，未幾降曹操。〔一九〕劉璋，字季玉，

亦漢魯恭王餘之後。父焉，爲益州牧，璋繼之。後用別駕張松言，迎劉備爲輔。備旋以兵圍成都

，璋出降，遷於南郡。孫權取荊州，以璋爲益州牧，駐荊歸，卒。〔二〇〕孟子公孫丑下：『天

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二一〕茅塞，喻心有所蔽塞也。孟子盡心：『今茅塞子之心矣

。』

二〇 與蘇先生書

方孝孺

去年得叔度〔一〕書，已知執事念太史潛溪公〔二〕之德，欲爲論次遺事以傳，私心喜慰，繼以感泣。旋聞從者校文關中〔三〕，不知歸期何時。而某臥病山中，無由遇括蒼路使〔四〕，欲致一書達所欲言，至今未果。

自古聖賢君子道德言行信於天下者，如孔子，孟子身沒而言在者，若無待於人之傳。然由門人弗圖其傳也，後世史官無所憑信，往往勦取異聞怪說，以實其事，或不知其姓字壽年之眞。讀其書者，至今以爲恨。其次若揚雄、王通，俱號一世大儒，咸有所論著，以發其蘊蓄，亦若不待人言而後信矣。然雖以作美新媚莽〔五〕，受訾於世；或者謂非雌所著，殆後人依倣而爲之。通書稱隋唐大臣皆其弟子〔六〕，識者謂多誤妄，疑非出於通之手。若是者，使其門人有所述，以紀是非之實，寧有紛紛異論哉？惟其當時以爲吾師之德行文章，自足以傳，而有輕視天下之意，故天下之人，得持此遺失而議之。嗚呼！天地之大，日月之明，無所資於人，而其行度

徐疾盈虛之數，猶必俟人紀之而後定。彼以聖賢君子爲無待於人之言，不亦太過矣乎？

吾太史公〔七〕遠宗孔、孟以爲學，高視雄、通而有餘。其著書，其制行，其事君行道，固已暴於四方而信於當時，傳於蠻夷之國而誦於縉紳；當時雖未有發明之者，亦無害其不朽也決矣。第其末年遭罹飛語〔八〕，一子一孫死於禍，而家遷身放，卒於異鄉。倘不得有道而能言者，白其本心，告之萬世，曖昧之謗，人將憾之。非特忠賢受抑於無窮，且俾聖朝有知人未明之損，豈細故哉？宜乎執事有意於圖之也。

千載之間，士之蒙誣受謗者何限：遠則司馬子長以言語被刑〔九〕，蔡邕以慨歎受戮〔一〇〕；近則程叔子有貪黷之謗〔一一〕，涑水公遭姦黨之名〔一二〕。其他擠於險詖之人，污於朋黨之論，生不得訴冤於朝，沒不得返葬於里者，不可勝計。然其心跡卒光明於後世者，賴有明士端人斷以天下之公是

非，而不惑於流俗一時之私意；大者辯其誣於史策，小者表阡銘墓以示將來。是以士有就死而不恨，挫抑而愈光，以有人發揚於後也。今執事居與公同鄉，學與公同道，於公有師友之義。而公之自朝退休於家也，屬望於執事者甚厚。且執事嘗官太史，而以論撰之作爲己任。於公之事而不有述焉，何以解後人之疑，正流俗之失，而慰公之神靈於地下哉？

雖然，公之心，不期人之白己也。忠義自信，而且嘗爲人言，事君猶事父與事天也；父不可欺，天不可怨，順受之而已矣。每論古人遇貶竄而怨誹，及爲文過於憤激者，深已薄之，以爲不達君臣之義，其素所存者如此。及乎臨大故，遭大禍，視子孫之死，夷然不少見顏面。竄逐之至，若返其鄉，次於江壩^{二三}，端坐而逝。此其心豈以世之榮辱介意哉？其信乎己者，可以質之幽明而無忤，考諸聖賢而不愧。其於人之謗且譽，若推之以爲高也，抑之以爲卑也，安之而已矣。身受其患，尙無怨尤；而於事行

之白不白也，復何較焉？然而某之有求於執事，而欲圖公之傳者，非爲公計也；爲誦公之文，尊公之德，而欲盡知其平生之計也。是則斯文烏可已哉？

自公之亡，天下無師，後生小子自以爲高，而議公者多矣。然徐而視之，如蚊蚋之羣忽已消，而公固自若。竊亦見其不量力而徒爲爾曉曉也。人之賢不肖，固有定論；文章之高下亦然。近時作者漸以稀闊，在東南惟執事及徐教授（二）耳。徐公之文，簡質典重，有渾然之氣。然推瞻暢急言極論而不竭者，實惟執事。某往與太史公論斯事，過辱特見許與，而前輩三數公，復從而推獎之。然七八年來，痛自摧斥，向時之可觀者亦盡矣。人持所業殊，與相見時異，惟以體乎身，見乎事，有補乎聖賢，而傳之萬世，此鄙陋之志，而亦太史公夙昔期望之意也。執事可無以教我乎？士氣日卑，學術日趨於污下。某病廢無聊，無足負荷斯事矣，惟執事善自謀，

以大宣正學，上報國家，下慰相知者之望。心所欲言者，無踰於此；而當今可告以此言者，惟執事爾，故卒一言之。

【題解】

藤先生，名伯衡，字平仲，金華人。博洽羣籍，爲古文有聲。阮末貢於鄉。明太祖禮賢館，伯衡與焉。洪武初爲國子學正。擢翰林編修，力辭。洪武十年，學士宋濂致任，太祖問誰可代者？濂對曰：「伯衡，臣鄉人，學博行修，文詞蔚瞻有法。」太祖即徵之，入見，復以疾辭還。二十一年，聘主會試，復辭還。尋爲處州教授。坐表箋誤，下吏死。本文係仿孝孺爲其師宋濂以孫愐黨於胡惟庸，被罪徙蜀，卒於外。孝孺於愐有生平知己之感；而伯衡於愐亦有薦代之知。故孝孺作此書寄伯衡，論述愐事，冀其爲之論次遺事，俾不致受誣謗於無窮也。

【作者略歷】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明寧海人。從宋濂學，爲文雄健豪壯，暢所欲言。同門知名士，多出其下。洪武間，除漢中府教授，蜀獻王聘爲世子師，名其廬曰「正學」。學者稱正學先生。建文時，爲侍講學士。燕師入，召使草詔，孝孺裹絰號哭至，成祖降榻勞之，顧左右授筆札，曰：「詔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擲筆於地，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遂磔於市，滅十族，宗族親友及門生死者數百人。有侯成集、希古堂稿。福王時追諡文正。

高中國文·第五册

【注釋】〔一〕叔度，浦江鄭膳字，爲宋濂弟子。〔二〕潛溪，指宋濂。濂先世爲金華之潛溪人，後徙浦江，學者稱潛溪先生。〔三〕從者，謂左右也。此云校文閣中，或即指伯衡應聘主會試事。〔四〕括蒼，本山名，主峯在浙江省仙居縣東南四十里，迤邐於麗水，青田，縉雲諸縣之間。此蓋謂自寧海至金華，中隔括蒼山脈，寄書不便也。〔五〕揚雄嘗仕王莽，作劇秦美新，稱莽功德。〔六〕隋唐大臣，指魏徵，房元齡，杜如晦，李靖等。王通中說關朗篇：「門人竇威、賈瓊、姚襄受禮；溫彥博、杜如晦、陳叔達受樂；杜淹、房喬、魏徵受書；李靖、薛方士、裴晦、王珪受詩；叔恬受元經；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備聞六經之義。」〔七〕太史公，指宋濂。〔八〕指其孫慎黨胡惟庸事。惟庸以才爲明太祖所信任，獨相數歲，生殺黜陟，或不奏而行，功臣武夫之失職者爭集其門。後謀亂，事發被殺，所連及者三萬餘人。〔九〕贖，李陵以五千之眾擊匈奴，力屈而降。武帝召問同馬遷，遷極言陵忠，帝以其爲陵遊說，下獄受腐刑。〔一〇〕蔡邕以董卓之薦爲祭酒，遷爲中郎將。王允以計誅卓，邕在坐而歎，允以爲黨，收邕付廷尉，死獄中。〔一一〕程叔子，即程頤，見第四册四篇課。食贖之誘，指異黨污辱之辭。〔一二〕陳水公，即同馬光。蔡京當國，任羣小，斥正人，指當時羣賢同馬光等爲姦黨，刻其名於碑，世稱黨人碑。〔一三〕壩，同壩，江邊地。〔一四〕徐教授，即徐一夔，字大章，明天人。博學工文

。洪武初，徵纂修禮書，尋又薦修元史，謝不往。後用薦爲杭州教授。著有始豐稿。

二一 滇南慟哭記

王紳

先公〔一〕以洪武五年正月奉使雲南，招諭元梁王，六月抵其境，六年遇害。

至二十五年，不肖孤紳竊祿西川，屢請於蜀王〔二〕殿下，二十八年冬得旨，十二月朔日戒行〔三〕，次年二月二十三日到滇。次日參見岷府，退謁藩闈文武大臣，及土人士友，並以情事爲告。聞者閱之，競爲咨訪。

二十五日，有爨人〔四〕畫工何仁可，年七十餘，來言親炙先公於佑聖宮甚久，至繪素〔五〕之事，亦多經指授。且云，初來時，梁王甚加禮敬，府僚大臣，若司徒達里麻〔六〕，參政喻今閩、高撫慰輩，尤所尊重。凡見

梁王，必以天命所歸、人心所屬之理，爲之開說；退諭其臣僚，尤加委曲。梁之君臣，亦知元社已屋〔七〕，皆有降意。時元之擊主〔八〕，逋逃朔漠者，遣侍郎脫脫自西番來，通耗索援，且劫以危言，必欲殺我使以固梁王意。梁王不忍遽絕於我朝，乃匿先公於民間。脫脫聞之，誚曰：『國家顛覆而不能救，反欲遠附他人邪？』躍馬而起。梁王不得已，遂出先公以見之。脫脫欲加屈辱，先公慷慨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燬火餘燼，尙欲假息以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今惟有死而已。』或解曰：『兩國交爭，不罪來使，不從則遣之，彼何罪焉。況王公才器，天下無雙，宜有以全之。』賊脫脫曰：『今日雖孔子在，義不可留。』梁王不能救。先公復顧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亦不聽，遂遇害。時爲臘月二十四日未申時，蓋隸人以此日爲節日，故久不忘也。諱日城中父老士女莫不垂淚。達里麻旣陳奠祭，左右具衣冠殮之以禮，即日

昇致地藏北漏澤園，化之以火，諱所〔九〕則今之觀音寺前三市街。言訖，引至漏澤園，擗踊〔一〇〕設奠。是夕宿地藏寺。自此連日至彼展哀。

至二十七日，紳別訪南關董金剛保以合其說，蓋以先公嘗其主家故也。金剛保亦引之觀音寺前，指以諱所。號慟間，市人競來至，問中，有蘇奴者，前言棺木實其家所備。蓋其兄慶時爲元帥，故達里麻一以後事委之。其言遺事，略與仁可同。但奴則云火化在小南門城濠邊，後引至，歷指其處。哀未止，有僧從西來，自云年百歲，口述遺事甚悉。紳拱問化後遺殖〔一一〕何在，僧言彼時上下恟懼，誰復道及此者。三人之言遺殖並同。

自是士民僧道多來稱述先公容貌言行，嗜好製作，動靜僕從，皆可稽，但無能知夫葬所者。因姑設次爲位於地藏寺之東夾室，越明日漏四下，陳設於寺門外，告祭於雲南府城隍里社寺伽藍等神，備述情事之由。禮畢。奉新製木主，就觀音寺前諱所盡哀題禮畢，迎回地藏寺位次，味爽行正

祭禮。

先是布政張公紱、參議范公祖^{二三}嘗訪先公節行於臨安儒士賈寬。寬，達里麻門客也，故獲侍先公最密。因曾有詩見寄可考，暨紳至，張公卽命迎寬。三月十日，寬至，所言與前頗同，乃云：『化後，達里麻已使葬於地藏寺之旁。』後十許日，寬往哭之，止見平土而不結邱壠。自國兵來，陵谷變遷，已不可認。迄今犁鋤薦臻，屋廬相望，想像亦不能得其彷彿也。寬又云，先公前館於報國寺，後因賊脫脫至，遂移館於春登楊氏家，平日杜門不接人事，惟讀書著述，有文集二大册，達里麻錄本藏於家，後併原藁不知何在。寬年高質重，所言似非虛妄者。

又沅^{二四}士鏗有年，近見宜梁民李鉉，鉉自言其父起宗，爲元樞密院都事，好士而知書，曾延先公於家甚久，後事皆其經理，今墓所惟鉉知之。有年前任沅庠時，常接見先公，故聞之甚留意。越半月，紳至瀕，有年

即來告，且爲書招鉞。十一日鉞至，口述遺事亦悉。又舉先公題其竹軒三絕句，遂導至元兒朵東門外之百步，指羣冢千百而言曰：『大略記在此處。』而羣冢盡遭發掘，無遺者。紳見其年少，不敢盡信；又見頗能記憶，亦不敢不信。遂於其處仰天大慟。次日於羣冢旁，擇曠地，仍設次爲位，迎神主陳祭；祭畢，復奉歸寺之元次。越十日，奉神主而迴。

嗚呼哀哉！紳之初志，銳欲訪求遺殖，歸葬先壟，以襄大事；不幸歲久事殊，以至此極。雖粉身碎骨，亦不足以贖其辜，他日何面目見先公於九泉下哉！擗踊之餘，因忍死備記於簡，以誌不忘終天之恨。且使後世子孫有以知其荼毒。嗚呼痛哉！

【題解】

滇南，即今雲南省，因雲南昆明縣有滇池，故曰滇南。按明洪武五年，時元梁王巴咱爾幹爾密，猶鎮雲南，順帝既北去，梁王歲遣使至塞外，執臣節如故。太祖以天下既定，雲南僻遠，難進兵。適梁王所遣漠北使者蘇威，爲北平守將所獲，於是命王禕齎詔威往招諭。既至，梁王待禕以禮。會元主遣托克托（即脫脫）徵餉雲南，知禕在王所，疑王有他意，脅以危語

高中國文 第五册

，不得已出憐見之。托克托欲屈緯，緯叱斥云云，遂自刎。梁王具衣冠葬之。至洪武二十八年，樛子紳至雲廟求父遺骸，遍訪不得，因作此記以誌恨。

【作者略歷】

王紳，字仲籍，明浙江義烏人。事母兄盡孝友，長博學，受業於宋濂。建文時，爲國子博士，預修太祖實錄，卒於官。有繼志齋集。

【注釋】

〔一〕王緯，字子充，太祖召授江南儒學提舉。後同知南康府事，多惠政。洪武初修元史，詔與宋濂爲總裁。書成，擢翰林待制。以招諭雲南死節，諡忠文。有大事紀續編、重修革象新書、王忠文公集。

〔二〕蜀王爲太祖子椿，時封藩四川，都成都。

〔三〕戒行，謂起行也。

〔四〕夔，音旬，古西南夷名。說文：「夔爲蠻夷也。」按今雲南貴州等處尙有其種人。

〔五〕繪素，指繪畫。論語八佾：「繪事後素。」〔六〕達里麻，或作達爾瑪，時爲梁王司徒。傅友德征雲南，達里麻將兵十餘萬屯曲靖，兵敗，爲友德生擒。

〔七〕謂社稷變爲屋舍，喻國亡也。

〔八〕元至正二十八年，明師陷通州，順帝倉皇北去，保上都。

〔九〕諱所，即謂遇難之處，與上諱日之謂遇難日同。

〔一〇〕辨，音鬪，拊心也。踊，音用，跳也。孝經：「辨踊哭泣。」

〔一一〕遺殖，火餘遺骸也。

〔一二〕張統，明廣平人，字昭季。洪武中舉明經，建文時爲吏部尙書。

詔徵遺逸士，統所選用，皆當其才。謙師入，統列名奸臣，威祖宥仍故職，統懼，自經死。有

雲南機務鈔黃、家宰文集、范祖，不詳。〔一三〕阮，疑即雲南鎮沅縣。〔一四〕終天之恨，謂父母之喪，雖斬齊有期，而悲痛之懷，則永終此世也。

二二 遊東山記

楊士奇

洪武乙亥〔一〕，予客武昌〔二〕。武昌蔣隱溪先生始吾，廬陵〔三〕人，年已八十餘，好道家書；其子立恭兼治儒業，能詩，皆意度闊略。然深自晦匿，不妄交游，獨與予相得也。

是歲三月朔，予三人者，攜童子四五人，載酒彀出遊。隱溪乘小肩輿，予與立恭徒步。天未明，東行，過洪山寺二里許，折北，穿小徑，可十里，度松林，涉澗；澗水澄澈，深處可浮小舟。傍有磐石，容坐十數人。松柏竹樹之陰，森布蒙密。時風日和暢，草木之葩爛然，香氣拂拂襲衣，

禽鳥之聲不一類，遂掃石而坐。

坐久，聞雞犬聲。予招立恭起，東行數十步，過小岡，田疇平衍彌望，有茅屋十數家，遂造焉。一叟可七十餘歲，素髮如雪披兩肩，容色腴澤，類飲酒者，手一卷坐庭中，蓋齊丘化書〔四〕。延予兩人坐。一媪捧茗盈飲客。牖下有書數帙，立恭探得列子〔五〕，予得白虎通〔六〕，皆欲取而難於言。叟識其意，曰：『老夫無用也。』各懷之而出。還語隱溪，指顧童子，摘芋葉爲盤載肉；立恭舉匏壺注酒，傳觴數行。立恭賦七言近體詩一章，予和之。

酒半，有騎而過者，予故人武昌左護衛李千戶也，駭而笑，不下馬徑馳去。須臾，具盛饌，及一道士偕來。道士，岳州〔七〕人，劉氏，遂共酌。道士出太乙真人〔八〕圖求詩，予賦五言古體一章，書之。立恭不作，但酌酒飲道士不已；道士不能勝，降跪謝過，眾皆大笑。李出琵琶，彈數曲

，立恭折竹竅而吹之，作洞簫聲。隱溪歌費無隱蘇武詩。道士起舞蹁躑，兩童子跳躍隨其後。已而道士復揖立恭，曰：『奈何不與道士詩？』立恭援筆書數絕句，語益奇，遂復酌。予與立恭飲少皆醉，起緣澗觀魚，大者三四寸，小者如指。予糝餅餌投之，翕然聚，已而往來相忘也。立恭戲以小石擲之，輒盡散不復，因共慨歎海鷗〔九〕之事，各賦七言絕詩一首。道士出茶一餅，眾析而嚼之；餘半餅，遣童子遺予兩人。

已而夕陽距西峯僅丈許，隱溪呼予還曰：『樂其無已乎？』遂與李及道士別。李以卒從二騎送立恭及予。時恐晚不能入城，度澗折北而西，取捷徑，望草埠門〔一〇〕以歸。中道，隱溪指道旁岡麓顧予曰：『是吾所營樂邱〔一一〕處也。』又指道旁桃花語予曰：『明年看花時，索我於此。』

既歸，立恭曰：『是遊宜有記。』屬未暇也。是冬隱溪卒，予哭之。明年寒食，與立恭豫約詣墓下。及期，予病，不果行。未幾，予歸廬陵。

適立恭宿別，始命筆追記之；未畢，立恭取讀慟哭，予亦泣下，遂罷。然念蔣氏父子交好之厚，且在武昌山水之遊屢矣，而樂無加乎此，故勉而終記之，手錄一通遺立恭。嗚呼！人生聚散靡常，異時或相望千里之外，一展讀此文，存沒離合之感，其能已於中耶？

既遊之明年，八月戊子記。

【題解】

東山，即洪山，在武昌縣東十里，宋大觀中建洪山寺於此，因隨州大洪山僧靈濟嘗至此，因名。山巔怪石，鑿有雲峯屏，獅子峯、蓮尊數景。

【作者略歷】

楊士奇，名暄，以字行，明泰和人。建文初入翰林，與編纂事。成祖時官少傅，正統中進少師，子璉下獄，以憂卒，諡文貞。著有東里文集。清紀昀評之曰：「士奇詩文，爲明代臺閣之祖，末流日敝，至於庸腐庸沓，萬口一音，爲藝苑口實；然士奇著作，自有典型，未可以李斯罪隋卿。李夢陽詩有曰：「宣德文體多渾淪，偉哉東里廊廟珍。」即七子亦不薄之矣。」

【注釋】

(一)乙亥，洪武二十八年。(二)武昌，即今湖北省會。(三)贛陵，即今江西

吉安縣。〔四〕齊丘化書，卽譚子化書，南唐譚峭著。峭，泉州人，好仙術，居高山十餘年，得辟穀養氣之術，既而至南嶽煉丹，後登青城山仙去。亦稱紫霄真人。所著譚子化書，大旨多出於黃老，而附合於儒言。宋齊丘撰爲己作，故亦謂之齊丘化書，或稱齊丘子。〔五〕列子，周列禦寇撰。晉張湛爲之注，劉向序錄謂其學本於黃帝老子，宋高似孫舉列子合於莊子者十七章，以爲其間尤淺近迂僻者，由後人薈萃而成。清饒際恆古今僞書考亦謂列子及劉向之序全係僞作。〔六〕白虎通，漢班固撰。後漢章帝時，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作白虎議奏，卽白虎通。〔七〕岳州，今湖南岳陽縣。〔八〕太乙真人，北辰神名也。〔九〕鷗，一作漚。海上有入好鷗鳥者，每且從鷗鳥遊，鷗至者百數。其父曰：「取來吾玩之。」明日鷗鳥舞而不下也。見列子黃帝篇。〔一〇〕葦埠門，武昌城北門。嘉靖時改武勝門。〔一一〕樂邱，謂生墟也。

三三 教條示龍場諸生

王守仁

教條示龍場諸生

諸生相從於此，甚盛。恐無能爲助也，以四事相規，聊以答諸生之意。一曰立志，二曰勤學，三曰改過，四曰責善〔二〕。其慎聽，毋忽！

立志

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於志者。今學者曠廢隳惰，玩歲愒時〔三〕，而百無所成，皆由於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聖，則聖矣；立志而賢則賢矣，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終亦何所底乎？昔人有言：『使爲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如此而不爲善，可也。爲善則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何苦而不爲善、爲君子。使爲惡而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如此而爲惡，可也。爲惡則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何苦而必爲惡、爲小人。』諸生念此，亦可以知所立志矣。

勤學

已立志爲君子，自當從事於學。凡學之不勤，必其志之尙未篤也。從吾遊者，不以聰慧警捷爲高，而以勤確謙抑爲上。諸生試觀儕輩之中，苟有「虛而爲盈，無而爲有」〔三〕，諱己之不能，忌人之有善，自矜自是，大言欺人者。使其人資稟雖甚超邁，儕輩之中，有弗疾惡之者乎？有弗鄙賤之者乎？彼固將以欺人，人果遂爲所欺，有弗竊笑之者乎？苟有謙默自持，無能自處，篤志力行，勤學好問，稱人之善，而咎己之失；從人之長，而明己之短；忠信樂易，表裏一致者。使其人資稟雖甚魯鈍，儕輩之中，有弗稱慕之者乎？彼固以無能自處，而不求上人，人果遂以彼爲無能，有弗敬尙之者乎？諸生觀此，亦可以知所從事於學矣。

改過

夫過者，自大賢所不免；然不害其卒爲大賢者，爲其能改也。故不貴於無過，而貴於能改過。諸生自思，平日亦有缺於廉恥忠信之行者乎？亦有薄於孝友之道，陷於狡詐偷刻之習者乎？諸生殆不至於此。不幸或有之，皆其不知而誤蹈，素無師友之講習規勸也。諸生試內省，萬一有近於是者，固亦不可以不痛自悔咎；然亦不當以此自歉〔四〕，遂餒於改過從善之心。但能一旦脫然洗滌舊染，雖昔爲寇盜，今日不害爲君子矣。若曰吾昔已如此，今雖改過而從善，人將不信我，且無贖於前過，反懷羞澀疑沮〔五〕，而甘心於污濁終焉，則吾亦絕望爾矣。

責善

『責善，朋友之道』；然須『忠告而善道之』〔六〕，悉其忠愛，致其婉曲，使彼聞之而可從，釋之而可改，〔七〕有所感而無所怒，乃爲善耳。若先暴白其過惡，痛毀極詆，使無所容，彼將發其愧恥憤恨之心；雖欲降以相從，而勢有所不能。是激之而使惡爲惡矣。故凡訐〔八〕人之短，攻發人之陰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責善。雖然，我以是而施於人，不可也；人以是而加諸我，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師也，安可以不樂受而心感之乎？某於道未有所得，其學鹵莽耳。謬爲諸生相從於此，每終夜以思，惡且未免，況於過乎？人謂『事師無犯無隱』〔九〕，而遂謂師無可諫，非也。諫師之道，直不至於犯，而婉不至於隱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蓋數學相長〔一〇〕也。諸生責善，當自吾始。

【題解】

龍陽，地名，在今貴州修文縣。明史王守仁傳：「正德元年冬，劉瑾（權閹）逮

高中國文 第五冊

南京給事中御史戴銑等二十餘人，守仁抗章救。瑾怒，廷杖四十，謫貴州龍場驛丞。『按守仁謫龍場時，窮荒無事，日與諸生講學；此文爲其訓勉諸生教條四則，辭義平實周摯，絕無講學之理障。』

【作者略歷】

王守仁，字伯安，號陽明，明餘姚人。弘治進士。正德初，以論救言官戴

銑等，忤劉瑾，謫龍場驛丞。瑾誅，乃起。後巡撫南贛，平大帽山諸賊，定宸濠之亂，又破斷藤峽賊，明世文臣用兵，未有及守仁者。卒年五十七，贈新建伯，諡文成。守仁少嘗泛濫二氏，返求六經，及謫龍場，窮荒無書，日繹舊聞，其學遂豁然一變。大要根據大學「致知」與孟子「良知」之語，創爲「致良知」之說。謂知行本屬一體，凡良知皆由實行得來，道聽途說不足以爲知，訓詁辭章不足以言學。世稱其學爲姚江派。其文雄健而條達，上承宋濂、方孝孺之緒，而下開王慎中、唐順之、歸有光之先聲。著有王文成公全書。

【注釋】

〔一〕責善，謂以善道相責難也。孟子離婁下：「責善，朋友之道也。」〔二〕悒

，音慨；貪也。玩歲愒時，言貪玩歲月，荒廢學業也。左傳昭公元年：「愒歲而愒日。」玩，與玩通。〔三〕此兩句爲論語述而篇記孔子之言，虛與實對，無與有對，皆指己之學業言。〔四〕

歉，少也，不足也。〔五〕澀，音穡。羞澀，即俗語「難爲情」。沮，音咀，疑沮，謂因疑而沮

喪，不更求益也。

〔六〕論語顏淵：「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七〕朱注：「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七〕釋，尋思也。謂尋思朋友忠愛之言，又能從之而改過也。

論語子罕：「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語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

朱注：「法語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八〕評，音劫；發人陰私也。論語

微子：「惡評以爲直者。」〔九〕禮檀弓上：「事親無隱，無犯。」

〔一〇〕數，音效，義與教同，道之所在，諫必不見拒，不必犯也；過則當疑問，不必隱也。」

禮學記：「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按此謂教者與學者互有進益也。

二四 答顧東橋書

王守仁

『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此語誠然。顧後之學者，忽其易於明白者而弗繇，而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爲學。此其所以『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

而求諸難』〔一〕也。孟子云：『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繇耳。』〔二〕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聖人同。但惟聖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婦不能致，此聖愚之所繇分也。節目時變〔三〕，聖人夫豈不知；但不專以此爲學，而其所謂學者，正唯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四〕，而與後世之學不同耳。吾子未暇良知之致，而汲汲焉顧是之憂，此正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爲學之弊也。

夫良知之於節目事變，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圓長短也。節目時變之不可預定，猶方圓長短之不可勝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圓，而天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矣；尺度誠陳，則不可欺以長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致，則不可欺以節目時變，而天下之節目時變不可勝應矣。毫釐千里之謬，不於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將何所用其學乎？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圓；不以尺度，而欲盡天下之長短；吾見其乖張謬

戾，日勞而無成也已。

吾子謂語孝於溫清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鮮矣。若謂麤知溫清定省之儀節，而遂謂之能致其知，則凡知君之當仁者皆可謂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當忠者皆可謂之能致其忠之知，則天下孰非致知者耶？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於行，而不行之不可以爲致知也明矣〔五〕。知行合一〔六〕之體，不益較然矣乎？

夫舜之不告而娶〔七〕，豈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爲之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爲此耶？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此耶？武之不葬而興師〔八〕，豈武之前已有不葬而興師者爲之準則，故武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爲此耶？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此耶？使舜之心而非誠於爲無後，武之心而非誠於爲救民，則其不告而娶，與不葬而興師，乃不孝、不忠之大者。

而後之人不務致其良知，以精察義理於此心感應酬酢之間；顧欲懸空討論此等變常之事，執之以爲制事之本，以求臨事之無失，其亦遠矣。其餘數端，皆可類推，則古人致知之學從可知矣。

【題解】

顧東橋嘗與王守仁書論學，守仁分條答復。原文約九千字，今節錄一段，大旨言良知之於節目時變，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圓。人能致其良知，則於節目時變，自無所處而不得其當。蓋即孟子所謂「先立夫其大者」，而守仁爲學之宗旨所在也。茲并錄顧氏原文如下。其辭云：「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所謂良知、良能、愚夫、愚婦可與及者；至於節目時變之詳，毫釐千里之謬，必待學而後知。今語孝於溫清定省，孰不知之；至於舜之不告而娶，武之不葬而興師；養志養口、小杖、大杖、割股、廬墓等事，處常處變、過與不及之間，必須討論是非，以爲制事之本，然後心體無蔽，臨事無失。」

【作者略歷】

見上課。

【注釋】

〔一〕二語見孟子離婁上。按下文爲「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二〕語見孟子告子下。按原文乃孟子答曹交語，惟繇字作求字。〔三〕節目時變，謂事理之曲折，因

時而變動者。參閱「題解」。

〔四〕按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即所以講求節目時變之本原。傳習錄中有一段，言極明晰，節錄如下：『徐愛曰：「如事父一事，其間溫清定省之類，有許多節目，不亦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不講求，只是有個頭腦，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是個誠於孝親的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個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的熱，便自要去求個清的道理。這都是那誠孝的心發出來的條件。……禮記言：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須是有個深愛做根，便自然如此。』」〔五〕意即不行不爲知。王氏答顧東橋書前段云：『食味之美惡，必待入口而後知；……路岐之險夷，必待身親履歷而後知。』按入口與身親履歷，即行也。

〔六〕知行合一，謂知行本屬一事而二名，故知不能離行，行亦不能離知。王氏答顧東橋書前段云：『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行本不可離，只爲後世分作兩截用功，失卻知行本體，故有合一並進之說。』又傳習錄曰：『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又曰：『大學指個眞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個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別立個心去惡。如鼻塞人

高中國文 第五冊

雖見惡臭在前，鼻中不會聞得，便亦不甚惡，亦只是不會知臭。就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曉得說些孝弟的話，便可稱爲知孝知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知寒了，知飢必已自飢了；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是知行的本體，不會有私意隔斷的。」〔七〕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舜事之唯謹。堯聞舜賢，妻以二女，舜不告父母而娶之。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見萬章上〕又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見離婁上〕按無後，趙岐曰：「不娶無子，絕先祖祀。」〔八〕史記伯夷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

二五 禹廟碑

李夢陽

李子遊於禹廟之臺〔一〕，覽長河〔二〕之防，妨城故宮，平沙四漫，遐

睇故流，北盡碣石〔三〕，九派〔四〕湮淤，雲草浩浩，於是愴然而悲，曰：『嗟乎！予於是知王霸之功也！霸之功驩〔五〕，久之疑；王之功忘〔六〕，久之思。

昔者禹之治水也，導川爲陸，隄〔七〕易爲寧，地以之平，天以之威，去巢就廬，而粒而畊，生生至今者，固其功也；所謂萬世永賴者也。然閭之畊者弗知，粒者弗知，廬者弗知，寧者弗知，陸者弗知，故曰：『王之功忘。』譬之天生物而物忘之；泳者忘其川，棲者忘其技，民者忘其聖人。非忘之也，不知之也；不知，自忘。及其蓄也，號呼而祈恤，於是智者則指之所從來，而廟者興矣。河，盟津〔八〕東也，蹙曠肆悍，勢猶建瓴，隄堰一決，數郡魚鼈；於是昏墊之民〔九〕，匍匐詣廟，稽首號曰：『王在，吾奚溺？』而防丁堰夫，樁戶草門，輸築困苦，則又各詣廟稽首號曰：『王在，吾奚役？』斯所謂思也。故不忘不大，不思不深。深莫如地，

大莫如天，王之道也。霸者非不功也，然能使之不忘，而不能使之不疑。何也？不忘者小？小則近，近則淺，淺則疑。——如秦穆賜食善馬肉者酒〔二〇〕是也。——夫天下未聞有廟桓、文者也。故曰：『予觀禹廟而知王霸之功也。』或問湯，文不廟？李子曰：『聖人各有其至。堯仁、舜孝、禹功、湯義、文王之忠、周公之才、孔子之學是也。夫功者，切於舊者也，大梁〔二〕以舊故，是故獨廟禹。是時監察御史澶州王子會按河南，登臺四顧，乃亦愴然而悲曰：『嗟乎，予於是而知功之言徵也！吾少也，嘗躡州城，眺滄渤，南目大梁之墟，乃今歷三河〔三〕，攬淮，泗，極洪流而盡滔滔。使非有神者主之，桑而海者久矣，尙能粒耶？咩耶？廬耶？能馳者寧耶？川者陸耶？嗟乎，予於是而知功之言徵也？所謂「微禹吾其魚」〔二〕者耶？所謂「美哉勤而不德」〔二〕者耶？』於是飭所司葺其廟，而屬李子碑焉。王子名濠，以嘉靖〔二五〕元年春按河南，明年秋代去，乃李子則

爲迎送神辭三章，俾祭者歌之以侑神焉。其辭曰：

天門兮顯闢，赫赫兮雲吐。竊黃屋〔二六〕兮陸離，靈總總〔二七〕兮上下。羌〔二八〕若來兮儻不見；不見兮奈何？望美人兮徒怨苦。橫四海兮怒波。（迎神）

緬〔二九〕絃兮鐘鼓，神不來兮誰怒？執河伯〔三〇〕兮顯戮，飭陽侯〔三一〕兮清路。靈霏靄〔三二〕兮來至，風泠泠〔三三〕兮堂戶。舞我兮我醕〔三四〕，尸既飽兮顏酡〔三五〕。惠我人兮乃土乃粒，日云莫兮尸奈何？（降神）

風九河〔三六〕兮濤莫〔三七〕，雲噓噓〔三八〕兮昏雨；王駕鳳兮驂文魚〔三九〕，龍翼翼〔四〇〕兮兩旗，悵佳期兮難屢。心有愛兮易離，愛君兮思君，肴芳兮酒芬，君歸來兮庇吾民。（送神）

【題解】

禹，姓姁氏，堯時，官司空，平水土，在外十三年，三過其門而不入，勤民事也。

書有禹貢篇載其事。孟子稱之曰：『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後人思其功，故於受水患處常建廟。

高中國文 第五冊

以祀之。本文所云禹廟，在大梁，明世宗時，監察御史王濬命所司葺其廟，而屬李夢陽爲碑文記其事，即本篇是也。

【作者略歷】

李夢陽，字獻吉，號空同子，明慶陽人，後徙開封。弘治進士，授戶部主

事。武宗時，代尙書韓文屬草劾劉瑾，下獄，免歸。後瑾誅，起官江西提學副使，以事奪職。夢陽踴躍負氣，才思雄鷲，工詩文，以復古自命，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與何景明、徐禎卿、邊貢、康海、王九思、王廷相友善，世稱七才子，而夢陽爲之魁。著有空同集。紀昀評之曰：「明一代文章體裁，自夢陽而變，文章門戶，亦自夢陽而分。毀譽交爭，迄無定軌。平心而論，其詩才力富健，誠足籠罩一時，而摹擬有痕，刻畫過甚，亦開剽竊之風，利鈍互陳，瑕瑜不掩；其文則故作聳牙，以艱深文淺易，以云復古，不免怵於盛名矣。」

【注釋】

〔一〕廟在吹臺上，故曰禹廟之臺。吹臺在河南開封縣東南六里。〔二〕長河，即

黃河也，爲中國第二大川，長八千八百餘里。〔三〕碣石，山名，在河北昌黎縣境。〔四〕九派

謂九河也。古時黃河下流，分爲九道。禹貢：「九河既道，」孟子滕文公：「禹疏九河。」〔五〕

孟子盡心：「霸者之民，驩虞如也。」朱注：「驩虞與歡娛同。」〔六〕按曉時老人擊壤歌曰：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即王之功使人忘之意。〔七〕鼂

，音臬，危也。〔八〕盟津，卽孟津，一曰富平津，在河南孟縣南十八里。武王伐紂，會八百諸侯，同盟於此。今日河陽渡。〔九〕書益稷：『下民昏墊。』傳：『言天下民昏沓墊溺，皆困水災。』〔一〇〕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後秦晉戰於驪地，三百人者皆推鋒爭死，脫穆公於圍，而反生獲晉君以歸。事詳史記秦本紀。〔一一〕大梁，戰國魏都，今河南開封縣。〔一二〕三河，漢以河南、河北、河東三郡爲三河。黃河，淮河，洛河亦稱三河。〔一三〕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見左傳襄公二十九年。〔一四〕季札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左傳襄公二十九年。〔一五〕嘉，明世宗年號。〔一六〕黃屋，車蓋也。〔一七〕總總，聚貌。〔一八〕羌，發語辭，楚辭多用之。〔一九〕瓊，與緇同，急張弦也。〔二〇〕河伯，河神，史記滑稽傳後附有褚先生記河伯娶婦事。〔二一〕陽侯，陵陽國侯也。死於水，其神能爲大波，有所傷害。見淮南覽冥注。〔二二〕雲霧，雲合貌。〔二三〕泠泠，風聲。〔二四〕醕，美酒也。〔二五〕醕，飲酒而藉色著面也。〔二六〕九河，見上九派注。〔二七〕莫，定也。見詩大雅皇矣『求民之莫』毛傳。〔二八〕曠曠，言掩翳日光使不明也。〔二九〕文魚，有斑彩之魚，見山海經中山經。〔三〇〕翼翼

，壯健貌，見詩小雅采芣「四騏翼翼」鄭箋。又飛也，見廣雅釋訓。

二六 南陽張鐵二公廟碑

王世貞

在唐至德〔一〕初，而有逆胡之變〔二〕。時南陽張公巡，以雍邱〔三〕令破賊，走之，進守睢陽〔四〕，遷御史中丞。凡七十戰，城破，不屈，以節死。詔贈揚州大都督，官其子臣夫金吾〔五〕大將軍。人主所以寵靈而光大之者既極備，而天下學士大夫以至婦女孺子，類能言之。

踰六百年而爲明之建文〔六〕，稱「革除」〔七〕，而文皇帝靖內難〔八〕。令時南陽鐵公鉉，以參政分省濟南〔九〕，固守不下；尋扼王師於東昌〔一〇〕，累進右布政使兵部尚書、參歷城侯〔一一〕軍。文皇帝由他道入京師，購〔一二〕得公。責之跪，不可，剝〔一三〕其膝；責之反顧，又不可，剝〔一四〕其耳、鼻

，竟寸磔〔二五〕於市。鐵公既用不屈坐族〔二六〕，而天下學士大夫，嘖嘖嗟矚〔二七〕於齒吻間，而不敢吐。後事漸解，稍稍有筆之書者。而會今天子卽位，制詔大宗伯，故革除被罪諸臣，忠於所事，甘蹈刑戮，有司卽所在祠之。墳墓苗裔存者，厚加卹錄，以表忠魂，勵臣節。於是鐵公之事益大顯。

而南陽守維盡、令見賓〔二八〕，謂公其鄉人，於詔得特祀；而張公蓋前六百年而爲義；而尙未有能祀之者。以請於大梁之中丞御史、咸報可。乃卽郡城西闔故社學〔二九〕地，中構堂三楹，以安二公位；左右廊楹各如之，戟門一。凡公帑之羨費者，僅爲金三十，餘皆令遜所任也。旣成，而分守參政李君廷龍〔三〇〕率守維盡、同守通〔三一〕，通守希仁、維熙〔三二〕，令遜以狀來，請世貞言，以文麗性之石〔三三〕。

世貞謝不敏，則謂張公提一旅〔三四〕，馮孤城，遏十三萬之強敵，以障

江淮。公死而賊旋滅，其爲勳最大。讖公之守，無異於張公；其所摧堅折衝，雅亦足相埒^{三五}，而不能救金陵之下。然張公之所謂徇者，七葉之子^{三六}；而其所讎者，賊耳。且是時死則已，不死則降虜矣。而讖公之節，獨信於真主統一之日。知存者之爲名公卿，有妻子，而無所羨；亡者之爲奸黨，宗族無噍類^{三七}，而不之顧；其事爲甚難。然唐之所以報張公，實國家賞罰之常典；而讖公之獲旌，又我維新之後禩，上之所諱聞，而下之所不敢言者也。不又甚難哉？

愚竊聞之：高皇帝起義，自采石下集慶^{三八}，而首舉其不降者御史大夫禰壽而褒封之^{三九}，立廟於雞籠山^{四〇}。夫旌敵於抗刃、接鑕^{四一}之際，略其吠堯，而取其徇桀^{四二}；以故其所感發振勵，僅易世而爲主死者比，卽讖公其尤者也。而天子方嗣大服，渙德音，以高帝意行之於丹書之所志者而不恤。孟氏有云：『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四三}噫嘻！明德邁

唐殆萬萬矣。今而後請二公之祠者，爲封疆之臣，則思其所守；邦之薦紳衿裾，則思其所立；感人主之激賞，則思所以報。觀二公之近者二百年，遠至八百年，而若新，則思所以不朽，是參政與守丞倅令意哉！因記其事而係之以銘。詩曰：

臣有大綱，上以酬分，下則成仁。豈名之厚，而薄五宗〔三四〕，弁髦其身〔三五〕。君有大德，敵怨不校，而誼是敦。旌彼後夫，以繹〔三六〕前思，以風嗣人。於赫睢陽，爲淮儲胥〔三七〕，不驚胡塵。有烈司馬，作齊息壤，洪流其陞〔三八〕。毀魄全天〔三九〕，賓於帝所，恆爲明神。崇廟巖巖，擊鼓坎坎〔四〇〕，萬舞佻佻〔四一〕。騰虬翼鸞，繚虹屈蛻，雙甄儷輔〔四二〕。疇右疇御〔四三〕，霽雲〔四四〕之徒，以逮萬春〔四五〕。若彼平安，及齊汗驄，毋汙爾輪。靈之未格，立髮嚼齟，含意未伸。靈既格我，膏〔四六〕旨鬯芬，削厲爲忻。豐我稌〔四七〕黍，固我城隍，福我人民。豫山浚空，丹霞應之，並表麟岫。讀此

豐碑，千秋萬年，其人若新。

【題解】

南陽，明府名，屬河南省，清因之。民國改爲南陽縣，在河南西南部，白水西岸。

張巡，唐南陽人，博通羣書，曉戰陣法。天寶中，安祿山反，巡起兵討賊，每戰輒克。拔眾至南陽，與太守許遠合守。賊將尹子奇合眾十萬圍攻，巡厲士抗禦，日中二十戰，氣不衰。固守數月，食盡，救兵不至，城遂陷。見執，罵賊而死。鐵鉉，明南陽鄧州人。洪武中，採禮科給事中，調都督府斷事。嘗讞疑獄，立白，太祖喜，字之曰開石。建文初，爲山東參政。聽兵南下，攻濟甯，鉉乘守禦，以計焚其攻具。已僞降，伏壯士城上，候王入，下鐵板擊之。會失約，王未入內，板已下，遂策馬馳去，圍乃解，進兵部尙書。已而曠師渡江，鉉猶屯淮上，兵潰被執，反背坐廷中謾罵。令一回顧，終不得，遂磔於市。福王時，追諡忠廉。明神宗萬曆初，詔凡建文時死事諸臣，有司得於所在地立祠以祀。於是萬曆二年，南陽知府霍維彞、知縣成遜，於西關街北故志學書院廢址，建二忠祠，祀張鐵二公，每歲於春秋祭享。旋廢，清康熙二十八年重建。

【作者略歷】

王世貞，字元美，號鳳洲，又號弇州山人，明太倉人。嘉靖進士，官刑部

主事。揚繼盛下獄，世貞時進湯藥，又代其妻草疏；既死，復爲棺殮；嚴嵩深恨之。會其父將以濠州失事，嵩乃構世貞於帝，繫獄。世貞與弟世懋，伏闕門乞貸，卒論死。兄弟號泣持喪歸。隆慶

初，伏闕訟父寃，復膺官。後累官刑部尚書，稱疾歸。世貞才學富贍，好爲詩古文，始與李攀龍狎主文盟，揚李（夢陽）何（景明）等七子復古之焰，又與攀龍及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稱後七子。攀龍沒，世貞獨主壇坫者二十年。其持論文必西漢，詩必盛唐，而藻飾太甚，晚年始漸造平淡。有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山堂別集、鳳不鳳錄、藝苑卮言等。

【注釋】

- 〔一〕至德，唐肅宗年號。〔二〕唐玄宗天寶十四載，營州柳城胡安祿山反，陷洛陽，迫長安，稱燕帝。玄宗避蜀，傳位於肅宗。〔三〕雍邱，故城在今河南省杞縣治，即春秋杞國之都城。〔四〕睢陽，唐時爲睢陽郡，明改爲商丘，故城在今河南商丘縣南。地當豫皖之衝，屏蔽江淮。〔五〕金吾，古官名，即執金吾。應劭曰：「吾者，禦也，掌執金革以禦非常。」
- 〔六〕建文，明惠帝年號。惠帝，太祖太子標之子，名允炆。在位四年。〔七〕戚祖既奪建文帝位，詔去建文年號，復稱洪武，臣下嫌於紀載，乃稱建文年爲革除。〔八〕文皇帝，指太祖子燕王棧。建文帝用齊泰，黃子澄之謀，削奪諸藩，燕王棧內不自安，遂指齊黃爲奸人，請入清君側，舉兵南下，名其兵爲「靖難」，屢爲鐵鉉、盛庸所敗。〔九〕濟南，即今山東歷城縣。〔一〇〕陳昌，明時爲府，屬山東省，今爲聊城縣。建文二年十二月，盛庸及鐵鉉大敗燕王棧於東昌，斬其將張瑄，棧遁還，燕軍氣奪。其後定計南下，皆由徐沛，不敢復道山東。〔一一〕建文二年八月

高中國文 第五册

，都督盛庸、參政鐵鉉，敗棣兵於濟南，復德州。帝聞，擢鉉山東布政使，參贊軍務，尋進兵部尚書。封盛庸歷城侯，拜平燕將軍。〔一二〕購，猶今之懸賞緝獲。〔一三〕剗，音圍，截也。

〔一四〕崩，音磨，削也。〔一五〕礮，音摘，分裂肢體也。寸礮，即後世陵遲之刑。〔一六〕按

通鑑輯覽：建文四年八月，礮鉉於市，以鉉非朝臣，故不族。其父母年皆八十餘，安置海南。又查南陽府志文藝門亦錄此碑，而刪去「鐵公既用……而不敢吐」等句。〔一七〕嘯，音摺；嘯，

音儒。嘯嘯，集韻收嘯嘯，注謂開口笑也。按嘯嘯嘯嘯，似皆當作口動而不敢言貌。〔一八〕守

謂太守，即知府；令謂縣令，即知縣。南陽知府霍維繼，曲周人。見賔，姓王，歷城人，時爲南

陽府推官。按南陽府志作「守維盡令」參閱下文，此處疑誤。時南陽知縣遜，姓成，字惟謙，

長垣人。〔一九〕圍，音煙，城曲也。社學，指舊志學書院廢址。〔二〇〕李廷龍，時分守汝南

道。〔二一〕同守，謂同知，官名。通，姓厲。〔二二〕通，謂通判，官名。希仁，姓張，金州

人；惟熙，姓李，隰陽人。均爲南陽府通判。〔二三〕麗，繫也。禮祭義：「祭之日，君牽牲，

……既入廟門，麗於碑。」〔二四〕五百人爲旅。夏少康有眾一旅，遂滅過，復禹之績。見左

傳哀公元年。此言兵寡也。〔二五〕埒，音肋。相埒，猶言相等。〔二六〕七葉，猶七代也。唐

自高祖歷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至肅宗；適七代。〔二七〕噉，音焦，食也。漢書高帝

紀：『襄城無唯類。』〔二八〕采石，即采石磯，在安徽當塗縣西北二十里，西接烏江，北連建業歷代爲濱江要地。集慶，元置路，初爲健康路，治上元，今南京市西南部地。〔二九〕元至正十六年三月，明太祖率諸軍進侵集慶，至江寧鎮，南臺御史大夫福壽數督兵出戰，力不能支，城遂陷。百司皆潰，福壽獨踞胡床，坐鳳凰臺下指麾。左右或勸之去，叱曰：『吾國家重臣，城存則生，城破則死，尙何往哉！』俄而亂兵四集，遂遇害。按福壽，元唐兀人，歷官監察御史，改戶部侍郎，五遷爲同知機密院事，未幾出爲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又遷江南行臺御史大夫。遇害後，追封衛國公，謚忠肅。又明史太祖本紀：『改集慶路爲應天府，辟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葬御史大夫福壽，以旌其忠。』〔三〇〕山在安徽和縣西北三十五里。〔三一〕鐵，音殺，似劍之刀。〔三二〕文選鄒陽獄中上梁王書：『桀之犬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由。』喻各爲其主也。〔三三〕語見孟子離婁下。揆，法度也。〔三四〕五宗，漢書司馬遷傳『遷作五宗世家』注：『景帝子凡十三人爲王，而母五人所生，遷謂同母者爲一宗，故云五宗也。』此云薄五宗，指抗燕王棘事。〔三五〕弁，緇布冠；髻，童子垂髻。古冠禮，先加緇布冠，而斂括其垂髻；更加皮弁，而棄其緇布冠。蓋旣冠則弁髻無所用，故相承以弁髻喻無用之物。左傳昭公九年：『豈如弁髻，而因以斂之？』此云弁髻其身，猶今言犧牲生命。〔三六〕繹，祭也。爾雅釋天：『繹，又祭也。』

南陽張鐵二公廟碑

高中國文 第五册

〔三七〕儲胥，猶言屏障。李商隱詩：『風雲長爲護儲胥。』指軍中藩籬也。言張巡扼守睢陽，足爲江淮屏障也。〔三八〕息壤，亦曰息土。山海經海內經：『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注：『息壤者，言土自長，故可堙水也。』隱，音煙，同堙。〔三九〕全天，謂全其天性也。呂氏春秋本生：『以全天爲故也。』〔四〇〕坎坎，鼓聲。詩小雅伐木：『坎坎鼓我，蹲蹲舞我。』〔四一〕萬，亦舞也。詩邶風簡兮：『方將萬舞。』伉，行貌。〔四二〕上兩句謂乘龍鳳以升天。雙甌，卽兩甌。左傳文公十年注：『將獵，張兩甌。』按甌，陣名。兩甌，猶言兩翼。輶，泥行所乘車。又載樞車，見禮檀弓。〔四三〕疇，孰也，誰也。右，車右也；御，車御也。〔四四〕南霽雲，唐順邸人。從張巡守睢陽，射賊將尹子奇中目。後城中食盡，巡使冒圍求援於闕，必滅賀蘭。『復冒圍入。城陷被執，不屈死。』〔四五〕雷萬春事張巡爲偏將。冷狐潮圍雍丘，萬春立城上與潮語，伏弩發，六矢着面不動。潮疑刻木人，謀得其實，乃大驚。萬春強殺用命，每戰，巡任之，後亦同死難。〔四六〕膏，音聊；脂膏也。〔四七〕稌，音杜；稻也。

二七 燈前修本

王世貞

〔生〕上

〔緜山月〕 天步有乘除，仕路如反掌。豺狼盈帝里，筆劍須誅攘！〔訴衷情〕三年宦興落風塵，事業曉雲輕。昨將舊冠重整，義氣滿乾坤！悲栖楚

〔二〕，羨溫生〔三〕，笑陽城〔四〕；萬言時事，千古高風，一片丹心！

我楊繼盛向爲諫阻馬市，謫貶萬里邊城〔五〕。今因仇賊奸謀敗露，欽陟孤臣爲兵部武選司員外郎之職。竊喜不死逆鸞之手，已爲萬幸，而又轉遷如此之速；則自今以往之年，皆聖上再生之身，自今以往之官，皆聖上特賜之恩也。旣已感激天恩，敢不捨身圖報？目今蜥蜴雖除，虎狼入室，嚴嵩父子〔六〕秉政弄權；妬賢嫉能，誅戮上干首相；賣官鬻爵，取利下盡錙銖；以刑餘爲腹心，招羣奸爲子弟；若不早除賊黨，必至大害忠良。向日王宗茂、徐學詩、沈鍊〔七〕等雖嘗劾奏，不過止言其

燈前修本

高中國文 第五册

貪污而已；若其大逆無道，聖明尙在未知。下官目觀其奸，豈容坐視？今晚就此燈下，草成奏章；明早上瀆天聽。倘蒙見准，朝野肅清，在此一本也！叫直書房的，取文房四寶過來。「末持紙筆硯上」太平無以報，願上萬言書。老爺，四寶在此。

「生」點明了燈，你自去罷，不須在此伺候。「生執筆看本介」這賊臣僭竊多端，正所謂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洗惡難盡。這一幅有限奏章。叫我如何寫得盡！「寫介」

〔解三醒〕 恨權臣協謀助黨，專朝政顛覆乾綱！我寫不出他滔天的深罪樣，我寫不出他欺罔的中腸！他罪惡顯著的，那個不曉得。我只寫他一門六貴同生亂，更兼他四海交通貨利場。還思想，畢竟是衷情剴切，面訴君王。

〔停筆看指介〕我這手指，前日已被拶折，終不免有些傷損，纔寫得數行，就疼痛起來。莫說疼痛，就死也何辭！

〔前腔〕 歎孤臣溝渠誓喪〔八〕祇爲那元惡猖狂！〔又寫介〕我楊繼盛雖非諫

官，我若不言，更無人言矣！〔歎介〕，怪當朝無肯攀廷檻〔九〕，又誰個敢牽裳〔二〇〕？又寫得兩行，這手指就流血了，也由他！我只是一心要展擎天手，管不得十指淋漓血未乾；還思想只須這淚痕血迹，感動君王！

〔副、淨扮小鬼上，隱燈下作叫介〕〔生聽介〕四面絕無人迹，敢是個鬼兒？

〔太師引〕細推詳，這是誰作響？我曉得了，是我祖宗的亡靈，恐有禍臨，

教我不要上這本了！心中自忖量，敢是我亡親垂念？咳，我那祖宗，你只願子孫做得個忠臣義士，須教你萬古稱揚！大抵覆宗絕嗣，也是一個大數，何慮着宗支淪喪！〔鬼又叫介〕〔生〕你不要叫了，縱然恁哀鳴千狀，我此心斷易不轉，恁能阻我筆底鋒芒！我就拚得一死，也強如李斯夷族趙高亡！

〔燈下鬼現形介〕〔生〕呀，不惟聞其聲，抑且見其形。

〔前腔〕這是幽冥誰劣像？你在此現形呵，似教我封章勿上。你雖然如此，怎當我懸言方壯！〔鬼作悲狀介〕〔生〕你自去罷，休得要在此悽惶！我理會得

高中國文 第五冊

了，你也不是什麼鬼，想是我忠魂遊蕩，我到死時，也做個厲鬼顛狂！人生在世，左右一死，生如寄死誰曰難，須知安金藏剖腹屠腸〔二〕！

〔鬼滅燈，下〕〔生〕可惡，那鬼兒竟把這燈兒打滅了。此際已將三更時分，小廝們俱已睡去。〔叫介〕小丫鬟，點燈來！

〔旦〕〔二〕秉燭上

〔生查子〕 良人素秉忠，封事頻頻上。清夜謾勞神，幽閨添悲愴！

〔生〕呀，緣何夫人自家秉燭？〔旦〕此際已將夜分，丫鬟輩都睡去；妾聞相公在此喧嚷，故特秉燭而來。〔點燈在臺介〕〔生〕夫人，有這等奇事！下官方纔在此寫本，只聽幽冥之中，漸作鬼聲；少頃，忽見燈下現出一鬼，披髮赤身，滿面流血，似有悲切之狀；竟把燈兒打滅去了。〔旦〕此事奇怪，恐非吉兆。請問相公寫何奏章！〔生〕此乃國家大事，非夫人所宜知，你問他怎麼？〔旦〕妾聞擗、陵、穢、契優遊無事，謂之良臣；龍逢，比干因諫而亡，謂之忠臣。妾願相公爲良臣，不願相公爲忠

臣。〔生〕夫人，忠良本無二理，顧臣之遇不遇耳。皋、夔、稷、契遭逢曉、舜，故得吁咈〔二〕；一堂；設使當龍逢，比干之時，敢不竭忠盡諫？〔旦〕妾聞君子見幾，達人知命〔二四〕。陳平不爲王陵之讎，卒至安劉；〔二五〕仁傑不爲遂良之直，終能祚唐。〔二六〕王章殺身，惡王鳳也；〔二七〕鄴侯寄館，避元獻也。〔二八〕況相公職非諫官，事在得已。縱然要做忠臣，養其身以有待，如何？〔生〕夫人，食人之祿，當分人之憂。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呂奉先爲國而殺董卓〔二九〕，鄭虎臣爲民而誅似道〔三〇〕；匹夫尙然有志，直臣豈容無爲？我自草茅韋布之時，常恨不能見用；今見用矣，猶曰彼非吾職而不言，是終無可言之時也！況今言路諸臣，不過杜欽、谷永〔三一〕者流，撫拾浮詞以塞責耳。若我坐視，元奸大惡，豈能除去？〔旦〕察言觀色，洞見其中。相公此本，想是要劾嚴老了！但投鼠必忌其器，毀檣恐傷其珠。〔三二〕嚴嵩寵固君心，賄通內監，夏太師〔三三〕且受其殃，曾御史〔三四〕並遭其毒。今上既信他大詐若忠，必罪你居下訕上。倘觸犯天顏，恐禍有不測。鬼形悲泣，未必無爲。相公請自思省！〔生〕你還不知我平生心迹？貪生善義，卽非烈丈夫；殺

高中國文 第五冊

身成仁，纔是奇男子。況爲臣死忠，乃我之分。今日之本，我非僥倖不死，沽名干譽；多將頸血濺地，感悟君心。倘能翦除逆賊，得與夏、曾二公報仇，我楊繼盛就喪九泉，亦瞑目矣！夫人何必苦苦相勸？〔旦〕相公堅執如此，恐我夫婦死無葬身之地矣！〔旦悲介〕

〔啄木兒〕聽哀告，說審詳；自古道，『從容就死難』。念曾公忠義遭傷，痛夏老元宰受殃，看滿朝滿張羅雉網！前車已覆須明鑒。相公，你休得要無益輕生絕大綱〔三五〕！

〔前腔〕〔生〕夫人，你何須泣，不用傷！論臣道，須扶綱植常。罵賊舌不愧常山〔二六〕，殺賊鬼何怯睢陽〔二七〕！事君致身當死難，你休將兒女情縈絆，我大丈夫在世呵，也須烈烈轟轟做一場！

〔三段子〕〔旦〕相公，你此心何壯！矜睜睜銅肝鐵腸。我這苦怎當！哭哀哀兒啼女傷。〔生〕夫人，你譬如杞梁戰死沙場上，其妻哀泣長城斷〔二八〕，

卻不道千載賢愚總歸黃壤！

〔歸朝歌〕〔旦〕兒夫的，兒夫的節重義堅，頓忘了終身依仰！今朝後，今朝後未卜存亡，是伊家自貽災禍，倩誰祈禳？

〔尾聲〕〔生〕我明朝碎首君前抗，我那妻兒，我死之後，你將我屍骸暴露休埋葬！〔旦〕那卻爲何？〔生〕古人自以爲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三九〕。下官亦是此意，須再把我義骨忠魂瀆上蒼！

〔生〕赤心爲國進忠言。〔旦〕休觸天威犯御顏！

〔合〕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值半文錢。

【題解】

本篇選自六十種曲，爲鳴鳳記中之一齣。敘述明世宗時，嚴嵩父子專權誤國，

楊繼盛上書彈劾，被陷而死事。繼盛，字仲芳，號叔山，明容城人。嘉靖進士。歷南京兵部右侍郎，以諫開馬市，貶狄道典史。繼召還，遷刑部員外郎。時嚴嵩當國，欲收羅門下，而繼盛痛恨嵩誤國，劾嵩十大罪；爲嵩所陷，下獄，杖之百，創甚。坐繫三年，竟棄西市。其妻張氏上書請代，不報，亦同日自縊。

燈前修本

高中國文 第五冊

【作者略歷】

王世貞，見上課。

【注釋】

〔一〕生，劇中飾楊繼盛者。

〔二〕栖楚，一作棲楚，卽唐劉栖楚，出身寒鄙，任

徽宗薦於李逢吉，擢右拾遺。徽宗視朝常晏，栖楚諫，額叩龍墀，血被面，有詔慰諭，乃出。後官京兆尹，較誅罰，不避權豪，出爲桂管觀察使，卒。〔三〕灑，謂唐灑造，字簡隲。徐州節度張建封奏署參議，累官侍御史。嘗疏劾夏州節度李祐違詔進馬。祐曰：「吾夜入蔡州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灑御史矣。」後授山南西道節度使，召爲御史大夫，改禮部尙書。〔四〕陽

城，字亢宗，唐北平人。登第後，德宗召爲諫議大夫。諸諫官紛紛言事，而城與弟及賓客日夜痛飲，轉愈作詩詆論譏之。〔五〕掩答入寇，大將軍仇鸞畏寇甚，請開馬市，繼盛極言不可，貶

道典史。鸞，鎮原人，與嚴嵩深相結，應掩答之請，開馬市於大同。邊卒盡撤，大遭寇侮，因罷官，恚恨而死。〔六〕嚴嵩，字惟中，分宜人。弘治進士，授編修，移疾歸。世宗時，累官太子

太師，居首輔，恃寵攬權，貪賄賂，親小人，一時正人皆被斥戮。其子世蕃，濟父爲惡，尤爲很毒。〔七〕王宗茂，字時育，明京山人。嘉靖進士，以行人擢南京御史，疏劾嚴嵩負國八大罪，

謫平陽丞。徐學詩，字以言，明上虞人。嘉靖進士，官刑部郎中。疏劾嚴嵩奸狀，下獄削籍。沈鍊，字純甫，明會稽人。嘉靖進士，知深陽，入爲錦衣衛經歷。掩答犯京師，詔廷臣博議，鍊昌

言敵由嚴厲父子，上疏劾厲十大罪。帝怒，杖之數十，謫佗保安。〔八〕此用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語，以見已之誓死報國也。〔九〕此用漢朱雲事。漢成帝時，雲爲槐里令，上書願借尚方劍，斬佞臣張禹。帝怒，欲斬之。御史將雲去，雲攀折殿檻，呼曰：「臣得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矣。」帝赦之，命勿易檻，以旌直臣。〔一〇〕牽裳，卽引裾，謂牽引帝王之裳裾，令勿去，以聽受其諫諍之辭也。我國正史載人臣引裾以諫者甚多，如三國魏辛毗諫文帝徙冀州士卒，帝不答，入內，毗隨引其裾，乃徙其半。又宋寇準奏事於太宗，帝怒起，準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是。〔一一〕安金藏，唐長安人。在太常工籍。時睿宗爲皇嗣，有誣皇嗣反者，武后命來俊臣鞠狀。金藏曰：「公旣不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卽引佩刀自剖其胸，腸出而仆。皇嗣因此得救。〔一二〕飾繼盛夫人張氏者。〔一三〕吁咈，對答款美之聲。詳見書經堯典、舜典、皋陶謨等篇。〔一四〕易經繫辭：「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幾，微也，危也。王勃滕王閣序：「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命。」〔一五〕漢高后呂氏當國，欲王諸呂，王陵以高后有盟約，非劉氏得爲王，爭之；問陳平，平以爲可。罷朝，陵詰責平，平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後高后崩，諸呂謀亂，平與太尉周勃合謀，卒誅諸呂，立文帝。〔一六〕唐高宗立武則天爲后，褚遂良力諫，不聽，被貶卒。其後高宗崩，武后稱帝，改國號

高中國文 第五冊

周，狄仁傑仕於其朝，屢擢屢起。神功初，以鸞臺侍郎同平章事，居位以舉賢爲意，若張柬之，桓彥範、敬暉、姚崇等，皆爲中興名臣。武后欲立武三思爲太子，仁傑以姑姪不如母子之喻動之。后感悟，迎廬陵王於房州，唐祚賴以匡復。〔一七〕王章，漢鉅平人，成帝時爲京兆尹，剛直敢言。時外戚王鳳擅權，章雖爲鳳所舉，而不親附，並因日食奏彈鳳。鳳聞之，使尙書劾章，竟致障於死。〔一八〕鄴侯，唐李泌，京兆人。肅宗時，參議國事，甚爲帝所信任。代宗立，爲元獻所忌，載因江西觀察使魏少遊請僚佐，稱泌才，以試祕書少監充判官。載，代宗時權臣，擠遭忠良，進貪猥；後爲帝廉得其狀；賜自盡。〔一九〕呂奉先，名布，陳漢末年九原人。其時宰相董卓專政，暴戾不法。布本爲其義子，至是受司徒王允計，誅卓。〔二〇〕鄭虎臣，字景兆，南宋人。爲詹曠尉，父爲賈似道所害。似道在理宗朝，拜右丞相，權傾一時。度宗立，以太師封魏國公。元運迫建康，爲朝臣所劾，謫高州團練使。道出漳州，鄭虎臣拉殺之。〔二一〕杜欽，字子夏，漢杜衍人。成帝時，大將軍王鳳以外戚商政，欽附之，得爲武庫令，深博有謀。後以病免，徵詣大將軍幕府，國家政謀，常與計議。谷泳，字子雲，漢長安人。博學經書。成帝時，外戚王氏方盛，兄弟五人並封侯。泳爲五侯上客，甚見信任。累遷光祿大夫。〔二二〕投鼠忌器，喻作事有所顧忌也。漢書賈誼傳：「鼠近於器，尙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毀穢

恐傷其珠，義同。橫，匱也。論語季氏：「龜玉毀於橫中。」〔二二〕夏太師，指夏言。言字公謹，明貴溪人。正德進士，授兵科給事中，累遷禮部尚書。與嚴嵩有隙。後言漸失意，而嵩濫用事，卒爲嵩排去，又被誣以納賄，坐棄市。〔二四〕曾御史，指曾鈺。鈺字子璜，明江都人。嘉靖進士，歷總督陝西三邊軍務，有膽略，長於用兵。後爲嚴嵩所殺。隆慶初，追諡忠愍。〔二五〕綱謂三綱，白虎通三綱六紀：「三綱者，謂君臣，父子，夫婦也。」絕大綱，意即斷絕君臣父子夫婦之關係也。〔二六〕常山，指顏杲卿。杲卿，字昕，唐萬年人。性剛正。安祿山反，杲卿守常山，力拒之。後以糧矢盡，城陷，爲賊所執，瞋目罵曰：「我爲國討賊，恨不斬汝以謝上？」祿山縛之，節解，以肉啖之。杲卿罵不絕口，賊鈞斷其舌遂死。〔二七〕睢陽，指張巡，見上條。〔二八〕杞梁，春秋時齊大夫，伐莒，勇氣百倍，至莒城下，殺二十七人而死，見說苑泣節。杞梁既死，其妻乃枕夫屍而哭，道路過者皆爲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既葬，赴淄水死。見列女傳。今俗傳秦始皇時，范杞梁築長城，其妻孟姜女送寒衣至城下，見夫已死，哀哭，至城爲之崩。殆由前事附會而成。〔二九〕尸諫，謂生前未能正君之過，死後不令家屬治喪，期以此感悟君心，作最後之諍諫。韓詩外傳：「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爲人臣，生不能進賢退不肖，死不當治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聞之，召蘧伯玉而退彌子瑕。史魚生以身諫，死以尸

諫，可謂直矣。」

二八 散曲兩套

憶弟時在秦州

馮惟敏

〔雙調新水令〕金風飄香隴雲寒，惜分飛兩行征鴈。碧連芳草渡；紅綻蓼花灘。須有箇北向南還，經幾度春老秋殘，只聽的失羣聲，遍霄漢。

〔駐馬聽〕

悶倚闌干，宿酒初醒月露寒；慵拈筆硯，新詩欲寄海天寬。

紅塵迢遞鵲鴿原〔二〕，黃昏冷落棠梨院。凝望眼，側身西塞〔三〕情無限。

〔沈醉東風〕

受盡了半生偃蹇，乞求的兩字平安。他那里爲我思；我這

里因他盼。大丈夫撼海推山，憑着頂觸佞嫉邪獬豸冠〔四〕，且不問眼皮上前程近遠。

〔鴈兒落〕 蕭颯颯風吹函谷關，浙零零雨洗連雲棧〔五〕，煖溶溶烟封兩漢宮，明皎皎月滿三秦甸。

〔得勝令〕 呀！爲甚麼懶把素書看，止不住常將寶刀彈〔六〕，顯不得冰玉聲名響，跳不出金銀世界寬。自離了長安，一步步音書斷，才到了關山，一程程道路難。

〔沽美酒〕 見如今坐不寧，臥不安，衣不解，飯不餐，只待要遠播天威蕩了塞垣，指日間生擒了可汗，平驪了吐西番〔七〕。

〔太平令〕 二十載風霜冷淡，數千里山水瀰漫。望君門空瞻霄漢，盼家音難憑魚鴈。我啊！到如今意懸、夢牽，不由我淚彈！呀！生被這不做美的雲山離間。

〔川撥棹〕 一會價謾俄延，可知我功名薄、緣分淺，總不如袖手高閑，閉口無言，冷眼傍觀，那搭兒鶴長鳧短，且埋頭山水間。

〔七弟兄〕 每日價竹邊、水邊，任盤桓，對芳尊數轉嬌鶯勸，插綸巾一朵野花鮮，採瑤芝幾箇幽人伴。

〔梅花酒〕 嘆光陰撚指〔八〕間，怕皓首蒼顏，恨遠水遙山，想鷺序鷓班，悔當初容易別，至如今見面難。望燕臺不可攀，有一日九天上舞青鸞，五雲裏捧花箋〔九〕；萬里外促雕鞍，千官隊拜金鸞！

〔收江南〕 呀！烽塵寂靜玉門關，恩波蕩漾錦江山，滿天兵甲一齊閑，把干戈盡偃，邊臣歌舞入長安。

月下感懷

施紹莘

〔南大石念奴嬌序〔二〇〕〕 陰晴，萬古這冰輪不改，憑人覆雨翻雲。欲向吳剛〔二〕求利斧，劈開懵懂乾坤。休譚！一點山河，三千世界，人間萬事總虛影。合〔三〕多管是清光夜夜，照不分明。

〔前腔〕癡甚，天公哄您，並沒個好歹賢愚，忠佞同盡。萬里江邊沙上骨，這是隋唐秦晉。休違！扯破衣冠，丟開禮樂，到頭畢竟認誰真！合前

〔二〕

〔前腔〕忒很，將相功名，君王社稷，爭教一代一灰塵。早發掘纍纍前朝荒墳。冰冷！笛暮牛羊，蛩秋烟雨；當年氣勢嚇誰人！合前

〔前腔〕重省！酷慕神仙，浪煎藥物，心長命短與誰爭？碑額上標題「隱士先生」。傷情！狐戴頭顱，鴉翻皮肉，大丹畢竟甚時成？合前

〔古輪臺〕漫胡評！從來些個〔四〕總無憑。功名富貴天之分，怎生微倖？況到底空花，眼前豈伊畢竟；有事到垂成，被人作梗；有淩雲奇志，困青衫叫天不應；有高才短命身傾；有星霜白首，垂涎如斗一顆金印。成敗豈由人？今宵景，蒼烟荒野鬼無靈。

〔前腔〕須聽！還有專寵宮庭；也有獨守鴛幃，恨人薄倖；也有嫁得蕭

散曲兩套

郎，卻有日路人相認〔二五〕；有恩愛夫妻，袞挨肩並；有夫壻恩榮，捧將來縣君誥命〔二六〕；有伶仃孤苦艱辛；高高下下，如今白骨總成枯梗。天眼太昏昏！今宵景，一聲長笛曉風清。

〔尾文〕 一輪月，萬古情。笑如此人間癡甚，但閒氣教伊莫要爭。

【題解】

本課選錄散曲套數兩套。前套採自海浮山堂詞稿。其自序云：『余弟在秦州，五年不得調，前此及今，浮沈五品，秩凡七任，歷十有五年，五品以下不論也。余居山中，秋風四起，油然興懷，憐濡滯之迹，觸離隔之情，而不自知其身之濩落無當也。形神千里，意緒萬重。書所不盡，申之詞章。山中簡冊不攜，韻或出入，弗計也。』後套採自花影集。

【作者略歷】

馮惟敏，字汝行，號海浮，明臨朐人。嘉靖十六年登鄉薦，四十一年官溧水知縣，四十四年改鎮江教授。隆慶三年任保定通判。六年歸田不仕。工詞曲，風格豪放，堂廡宏闊，爲明代一大家。著有海浮山堂詞稿三卷、附錄一卷。施紹莘，字子野，自號峯泖浪仙，明松江華亭人。工詞曲。陳繼儒秋水庵花影集，稱「子野好日出酣眠，而能讀書至夜半，未嘗作低迷欠伸態；好與人轟飲惡戰，而能數日持酒戒甚堅。好治經術，工古今文，而能達通星緯、輿地

與二氏、九流之書；掉弄而爲樂府詩餘，跌宕馳騁，於古今當行家，意偏強未肯下。』著有花影集四卷，其中套數八十六，爲明人專集中套數最多者；小令七十二，在集中尙不滿一卷。

【注釋】

〔一〕秦州，今甘肅天水縣。

〔二〕詩經小雅常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

〔三〕西塞，山名，卽張志和「西塞山前白鷺飛」之西塞，見第三冊唐五代詞課。

〔四〕獬豸冠，法冠也。後漢書輿服志：『法冠一曰柱後，或謂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別曲直，楚王嘗獲之，故以爲冠。秦滅楚，以賜執法近臣御史服之。』

〔五〕連雲棧，在陝西褒城縣北，卽褒斜棧道也。

〔六〕彈，擊也。

〔七〕吐西番，卽吐蕃，

〔八〕撚指，猶言彈指。

〔九〕喻得朝廷調任之

詔書。

〔一〇〕南，謂南曲。因北曲宮調多有與南曲同名者，故作家每於詞曲開端處注明「南」

「北」字以爲別。大石，宮調名。念奴嬌序，曲牌名。

〔一一〕吳剛，漢西河人。相傳學仙有過，謫伐月中桂。桂高五百尺，斫之，斧痕隨合。見酉陽雜俎。

〔一二〕合，謂合唱，

〔一三〕合前，謂合唱同前，卽仍唱「多管是清光夜夜，照不分明」句。

〔一四〕些個，爲這些個的省略。

〔一五〕蕭郎，猶言薄情郎。此借用崔郊詩：『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之意。言如嫁得薄情郎，將來或有一日視如陌路人。

〔一六〕縣君，婦人之封。唐制，凡五品官，母妻誥封爲縣君。誥命，謂受封之詞，

散曲兩套

二九 項脊軒志

歸有光

項脊軒，舊南閣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塵泥滲漉〔一〕，雨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余稍爲修葺，使不上漏；前闌四窗，垣牆周庭，以當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二〕。又雜植蘭、桂、竹、木於庭，舊時欄楯〔三〕，亦遂增勝。借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四〕萬籟有聲〔五〕，而庭階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六〕，明月半牆，桂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然予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

先是，庭中通南北爲一。迨諸父異爨〔七〕，內外多置小門牆，往往而是。東犬西吠；客踰庖而宴；雞棲於廳。庭中始爲籬，已爲牆，凡再變矣。

。家有老嫗，嘗居於此。嫗，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撫之甚厚。室西連於中閨，先妣嘗一至。嫗每謂予曰：『某所，而母立於茲。』嫗又曰：『汝姊在吾懷，呱呱而泣。娘以指叩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吾從板外相爲應答。』語未畢，予泣，嫗亦泣。予自束髮〔八〕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予，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比去，以手闔門，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九〕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瞻顧遺跡，如在昨日，令人長號不自禁。軒東故嘗爲廚。人往，從軒前過；余扁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護者。

項脊生〔一〇〕曰：『蜀清守丹穴，到甲天下，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清臺〔一一〕。劉玄德與曹操爭天下，諸葛孔明起隴中〔一二〕。方二人之味味〔一三〕於

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目，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招井之蛙〔二四〕何異？』

予既爲此志，後五年，吾妻〔二五〕來歸，時至軒中，從予問古事，或凭几學書。吾妻歸寧〔二六〕，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閣子，且何謂閣子也？』其後六年，吾妻死，室壞不修。其後二年，予久臥病無聊，乃使人復葺南閣子，其制稍異於前。然自後予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二七〕矣。

【題解】宋時有歸道隆者，居太倉之頊春涇，爲有光之遠祖。頊春軒之名，殆取於此。或謂取短狹之義，如在頊春間也。篇名「志」，一本作「記」。

【作者略歷】歸有光，字熙甫，明崑山人。嘉靖十九年舉於鄉，試進士不第，徙居嘉定安亭江上，讀書講學，從者甚眾，稱爲震川先生。晚成進士，授長興知縣，用古教化爲治。隆慶四年，大學士高拱等薦爲南京太僕寺丞，修世宗實錄，卒於官，年六十六。有光爲明代古文中堅，後起多師奉之。當王世貞執文壇牛耳，聲望赫然，有光則目之爲庸妄巨子，詆之爲俗學。世貞初

亦軼悟，迨有光既沒，世貞漸悟所學之非，故作有光像贊，推挹甚深，至謂方軌韓歐。有光爲文，原本經術，尤好太史公書，而得其神理，於敘事文尤善。方苞書歸震川文集後云：「震川之文，鄉曲應酬者十之六七，而又徇請者之意，襲常綴瑣，雖欲自遠於俗言，其道無由。其發於親舊，及人微而語無忌者，蓋多近古之文。至事關天屬，其尤善者，不俟修飾，而情辭並得，使覽者惘然有隱。其氣韻蓋得之子長，故能取法歐、曾，而少更其形貌耳。」姚鼐古文辭類纂，論次歷代古文作家，以有光直接唐、宋八家之後，元、明兩代除有光外無第二人，其推崇可謂至矣。著有三吳水利錄、震川集。

【注釋】

〔一〕滲，音甚。漣，音鹿。滲漣，水由孔隙下漏也。〔二〕洞然，明亮貌。〔三〕楯，音吮。欄楯，欄檻也。〔四〕冥然，靜默貌。兀坐，謂正坐也。〔五〕凡空虛孔竅可以發聲者皆曰籟；如云天籟，地籟是。本文萬籟，泛指一切發聲之空虛孔竅言。萬籟有聲，蓋靜寂之極，常覺洋洋盈耳；所謂「聽於無聲」也。〔六〕三五之夜，謂陰曆每月之十五日夜間，其時月常圓滿也。〔七〕異爨，謂分居各食也。〔八〕束髮，謂成童也。〔九〕太常公，謂夏昶，因昶嘗官太常寺卿。宣德，明宣宗年號。〔一〇〕項脊生，有光自稱。〔一一〕史記貨殖列傳：「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貲。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

高中國文 第五冊

。梁皇帝以爲貞婦而容之，爲築女懷清臺。」〔一二〕隴中，謂田隴間。或謂當作隆中，山名，在今湖北襄陽縣西，諸葛亮少時即隱居於此。〔一三〕昧昧，不明貌，謂未顯名於天下。〔一

四〕招，同坎，坎井之蛙，喻識見短小之人。蛙亦作鼃。莊子秋水：『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一五〕有光妻魏氏，世爲蘇州人，始居長洲後徙崑山。〔一六〕女子出嫁後歸省父母曰歸寧。〔一七〕亭亭，直立貌，蓋，傘也。

三〇 竹溪記

唐順之

予嘗遊於京師〔一〕侯家富人之園，見其所蓄，自絕徼〔二〕海外奇花石無所不致，而所不能致者惟竹〔三〕。吾江南人，斬竹而薪之；其爲園，亦必購求海外奇花石，或萬錢買一石，千錢買一花，不自惜；然有竹據其間，或芟而去焉，曰：『毋以是占我花石地。』而京師人苟可致一竹，輒不惜數千錢；然遇霜雪，又槁以死。以其難致而又多槁死，則人益貴之；而

江南人甚或笑之，曰：『京師人乃寶吾之所薪！』嗚呼！奇花石誠爲京師與江南人所貴；然窮其所生之地，則絕徼海外之人視之，吾意其亦無以甚異於竹之在江以南。而絕徼海外，或素不產竹之地，而使其人一旦見竹，吾意其必又有甚於京師人之寶之者，是將不勝笑也。語云：『人去鄉則益賤，物去鄉則益貴。』以此言之，世之好醜，亦何常之有乎？

予舅光祿任君，治園於蒨溪之上，徧植以竹，不植他木。竹間作一小樓，暇則與客吟嘯其中；而間謂予曰：『吾不能與有力者爭花石之勝，獨此取諸土之所有，可以不勞力而蓊然滿園，亦足適也，因自謂竹溪主人，甥其爲我記之！』

予以謂：君豈真不能與有力者爭，而漫然取諸其土之所有者。無乃獨有所深好於竹，而不欲以告人歟？昔人論竹，以爲絕無聲色臭味可好，故其巧怪不如石，其妖豔綽約不如花，孑孑然有似乎偃蹇孤特之士，不可以

諧於俗；是以自古以來，知好竹者絕少。且彼京師人亦豈能知而貴之，不過欲以此鬪富與奇花石等耳。故京師人之貴竹，與江南人之不貴竹，其爲不知竹一也。君生長於紛華，而能不溺乎其中；裘馬僮奴歌舞，凡諸富人所酣嗜，一切斥去；尤挺挺不妄與人交，凜然有偃蹇孤特之氣，此其於竹必有自得焉；而舉凡萬物可喜可玩，固有不能間也歟！然則雖使竹非其土之所有，君猶將極其力以致之，而後快乎其心；君之力雖使能盡致奇花石，而其好固有不存也。嗟乎！竹固可以不出江南而取貴也哉！吾重有所感矣！

【題解】

竹溪記，一作任光祿竹溪記。任光祿，爲唐順之之舅氏，名未詳。光祿，官名。

明清時，光祿寺置卿及少卿，掌帝王膳食等事。任嘗官光祿，故稱之。任罷官後，治園於荆溪（今江蘇宜興縣）之上，徧植以竹，竹間築小樓，暇則與客吟嘯其中，因名之曰竹溪，而囑順之爲之記。順之此記，卽就竹溪之命名，而加發揮，略謂竹有偃蹇孤特之性，不以世俗之貴賤而貴賤之。任光祿之有取於竹，實卽託竹以見意，亦可見其嗜好與性情之不同於世俗也。

【作者略歷】唐順之，字應德，明武進人。嘉靖中會試第一。嗣由郎中視師浙江，以禦外患功，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鳳陽，力疾渡焦山，至通州卒，年五十四。著有荆川集。明自中葉後，李夢陽、何景明等創爲文必秦漢之說，一時文體羣趨拗澁。嘉靖初，順之與王慎中、歸有光等起，力矯其弊，一意師法宋之歐陽修、曾鞏，於平實之中，自見古雅，文風爲之一變。順之論文之旨趣，詳見下課。

【注釋】〔一〕京師，謂明京都，即今北京市。〔二〕徼，音較；邊塞也。絕徼，絕遠邊塞之地。〔三〕按今植物學家云，竹生長於熱帶、亞熱帶及溫帶，亞洲所產獨多。但因氣候關係，在我國黃河以北，即不易得。熱帶之竹，巨大者幹高百餘尺，年年開花；溫帶之竹，幹不甚高，且不開花；偶有開者，俗多目爲不祥，實亦因溫度不足之故。

三一 與茅鹿門書

唐順之

熟觀鹿門之文，及鹿門與人論文之書，門庭路徑，與鄙意殊有契合；

與茅鹿門書

雖中間小小異同，異日當自融釋，不待喋喋也。至如鹿門所疑於我，本是欲工文字之人，而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此則有說。

鹿門所見於我者，殆故吾也；而未嘗見夫槁形灰心之吾乎？吾豈欺鹿門者哉？其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非謂一切抹撥，以文字絕不足爲也；蓋謂學者先務，有源委本末之別耳。文莫猶人，躬行未得〔二〕；此一段公案，姑不敢論，只就文章家論之；雖其繩墨布置，奇正轉折，自有專門法師；至於中一段精神命脈骨髓，則非洗滌心源，獨立物表，具今古隻眼者，不足以與此。

今有兩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謂千古隻眼人也；即使未嘗操紙筆呻吟，學爲文章，但直據胸臆，信手寫出，如寫家書，雖或疏鹵，然絕無煙火酸餽習氣，便是宇宙間一樣絕好文字。其一人猶然塵中人也；雖其專專學爲文章，其於所謂繩墨布置，則盡是矣，然番來覆去，不過是這幾句婆

子舌頭語，索其所謂眞精神，與千古不可磨滅之見，絕無有也，則文雖工而不免爲下格。此文章本色也。

卽如以詩爲喻：陶彭澤〔二〕未嘗較聲律，雕句文；但信手寫出，便是宇宙間第一等好詩。何則？其本色高也。自有詩以來，其較聲律，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說最嚴者，無如沈約〔三〕；苦卻一生精力，使人讀其詩，祇見其細縛齷齪，滿卷累牘，竟不能道出一兩句好話。何則？其本色卑也。本色卑，文不能工也；而況非其本色者哉！

且夫兩漢而下，文之不如古者，豈其所爲繩墨轉折之精之不盡如哉！秦、漢以前，儒家者有儒家本色，老、莊家有老、莊本色，縱橫家〔四〕有縱橫本色，至如名家〔五〕、墨家〔六〕、陰陽家〔七〕，皆有本色；雖其爲術也駁，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是以老家必不肯剿儒家之說，縱橫家必不肯借墨家之談，各自其本色而鳴之爲言。其所言者，其本色，

也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於世。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語性命，談治道滿紙炫然，一切自託於儒家。然非其涵養畜聚之素，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而影響剿說，蓋頭竊尾，如貧人借富人之衣，莊農作大賈之飾，極力裝做，醜態盡露；是以精光枵焉；而其言遂不久湮廢。然則秦、漢而上，雖其老、墨、名、法雜家之說而猶傳；今諸子之書，是也。唐、宋而下，雖其一切語性命、談治道之說而亦不傳；歐陽永叔所見唐四庫書目〔八〕，百不存一焉者，是也。後之文人，欲以立言爲不朽計者，可以知所用心矣。

然則吾之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乃其語人以求工文字者也；鹿門其可以信我矣！雖然，吾槁形而灰心焉久矣，而又敢與知文乎？今復縱言至此，吾過矣！吾過矣！此後鹿門更見我之文，其謂我之求工於文者耶？非求工於文者耶？鹿門當自知我矣。一笑？

【題解】

茅鹿門，名坤，字順甫，鹿門其號也。明歸安人，嘉靖進士。累官廣西兵備僉事，破僞民十七砦，一方以寧，遷大名副使，嘗提兵戍倒馬關，總督楊博視其營壘，歎爲奇才，薦於朝，爲忌者所中，落職歸。年九十卒。坤善古文，最心折唐順之。順之喜唐、宋諸大家文，所著文編，唐、宋人自韓、柳、歐、三蘇、曾、王八家外無所取，故坤本其意，選有唐宋八家文鈔。其書盛行，鄉里小生，無不知茅鹿門者。此卽順之與鹿門論文之書也。

【作者略歷】

見上課。

【注釋】

〔一〕論語述而：「子曰：『文，莫無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朱廉注：「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尙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二〕卽晉陶潛。〔三〕沈約，字休文，梁武康人。著有宋書及四聲韻譜。參閱第二冊詩十首課。〔四〕縱橫家，古九流之一。以審察時勢，游說動人爲主。戰國著名者，爲鬼谷子、蘇秦、張儀諸人。蘇秦主張合縱，張儀主張連橫，故曰縱橫家。後世策士說客，皆其流也。〔五〕名家，古九流之一。以正名辨物爲主，始於鄧析、尹文；其後惠施、公孫龍尤以詭辨著稱。後世研究論理學者，亦謂之名家。〔六〕墨家，古九流之一。戰國墨翟所創，以兼愛，尙同，崇儉、信鬼、非命爲主。

〔七〕陰陽家，古九流之一。戰國時以陰陽家名者，爲鄒衍、鄒爽。後世則遁甲、六壬、擇日、占

高中國文 第五冊

星之屬，亦謂爲陰陽家。〔八〕歐陽修唐書藝文志序：「至唐始分爲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今著於篇，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十蓋五六也。」

三三 與張太岳書

徐階

自珉〔一〕兒行後，以老病增劇，又伏念公輔佐聖主，日有萬幾〔二〕不宜以寒暄常談，上溷聽覽，故累月不奉書。惟仰望台垣，祝禔福日隆而已。

茲僭有陳瀆，東南諸郡〔三〕，財賦所出，而蘇松爲之首，此公所素知也。自隆慶庚辛〔四〕間，吏茲土者，不思以端己裕民爲政；而專導之以鬻訟〔五〕，教之以爭奪，民靡然斷喪其廉恥之心，毀棄其忠厚之俗，攫攘微

利，骨肉爲仇，舊族故家，所在破敗。彼其意以爲富者之財，散入於貧，則貧者均當富矣。而豈知人情得財既易，用財遂輕；加以姦惡之徒，競相誘引，淫奢飲博，視如泥沙。訟墨未乾，空乏如故。而富者之衰落，則不可復振。蓋里巷之間，無富民者數年矣。

去歲風蟲〔六〕爲孽，田只半收，盡其所入，供輸常賦。幸賴朝廷有折兌〔七〕之令，稍存糠粃，苟延旦夕。深冀今春豆麥成熟，接濟飢荒，而三月以來，淫雨〔八〕不止，溝澮〔九〕盡溢，江湖亦盈，十里平疇，頓成巨浸。〔一〇〕猶冀水涸，補插秧苗。詎意西水不消，海潮增漲；田高而岸固者，竭力車戽，僅救百分之二三。其否者，人力莫措，惟相與哭視沈淪而已。

蘇松之人，素恃耕作，一失農業，更無可以謀生。於時百姓欲望官司發賑，則庫藏久稱空虛；欲詣大家稱貸，則倉箱先已匱竭；欲望貿布易粟，則邇年商旅不通，布無所售；欲往鄰郡行乞，則聞四境率被水患，出無

所之。強者劫掠以偷生，弱者嗟吁而就斃。

胡中丞〔一〕適在兩郡，親見其然，憂苦焦勞，寢食爲廢。其所上疏，讀之可謂危迫矣。然於顛連困悴之狀，則以新奇繁猥，實猶未能盡陳。至於窮鄉僻里，輜車〔二〕所不經，其晝夜悲啼之聲，夫妻子母，對膝抱頭，悲哀抑鬱之氣，卽中丞目固有未覩，言固有未及也。

仰惟皇上聖仁廣運，子視萬民；公德懋同天，心存濟世。計於一物失所，獨惻然動情；況忍視數百萬之眾，漂屍填東海乎？又況財賦重地，祖宗所由以興〔三〕者乎？又況自星變以來，豪猾姦雄，日懷幸亂之心，至今未已乎？竊以爲有非常之厄數？必有非常之恩澤，然後可以消弭保綏。今必望斷自君相，檢嘉靖〔四〕三十四年、四十年所下恩命，及察今胡中丞所請，破格加卹，庶遺黎獲安，多患潛杜。若付有司，拘泥舊聞，僅減免存留分數，不能有所補益也。

且某聞治民者，未有事而卹之，則天下賴以靖奠；而廟堂〔二五〕之上，亦得伸以爲恩，縮以爲威，常不失其尊。若事至而後卹，則受者不以爲惠；而其多寡輕重喜怒聚散之權，乃更倒持於下，縱能委曲彌縫，勉強收拾，而目前之費，日後之憂，皆將有不可勝言者。然其機甚隱，其萌芽甚微；非仁慈如公，明睿如公，孜孜計安社稷不避嫌怨如公，莫能知，亦莫能任也。此天下所胥翹首跂足而望公也。

某陞伏山林，行且就木〔二六〕，本不宜更論政理。但念國家之長養，垂八十年；受公之深知，今亦三十餘年。每思一效尺寸，以贊皇上如天之鴻施，揚公无疆之休聞〔二七〕，不愧古所稱老臣益友者。故敢冒譏出位〔二八〕，忍笑迂闊，而具以陳於台座。倘蒙俯察其心，少垂聽焉，豈惟某之榮幸，豈惟某之榮幸！臨楮無任戰汗〔二九〕仰望之至，不宣。

【題解】

張太岳，即張居正。居正相明神宗，勵精圖治，國以富強，史稱良相。當居正秉

高中國文 第五册

政時，徐階已隱退。此書瀝陳東南民生之痛苦，冀居正有以救濟之也。

【作者略歷】

徐階，字子升，明華亭（今江蘇松江縣）人。嘉靖時進士，累官禮部尙書東

閣大學士。時嚴嵩當國，特嫉階。階深結於帝，而事嵩甚謹，智足相馭，而嵩不能圖。嘗密劾嵩黨仇鸞，鸞坐得罪。帝漸親階而厭嵩，卒逐嵩秉政。在位時，屏絕苟且，收召人望，盡反嵩所行，朝政爲之一新。後爲高拱所扼，致仕歸，卒諡文貞。著有世經堂集、少湖文集。

【注釋】

〔一〕毘，階子名，官尙寶卿。〔二〕萬幾，卽萬事，指天子所治之事。尙書皋陶

謨：「一日二日萬幾。」〔三〕東南諸郡，指江浙等府縣，以位於全國之東南，故有是稱。〔四〕

隆慶，明穆宗年號，當公元一五六七年至一五七二年。庚辛，卽庚午、辛未，當隆慶四年、五年

〔五〕讒訟，言不忠信而好與人爭訟也。〔六〕風，謂巨風；蟲，謂食田禾之蝗蟲。〔七〕折兌，

謂折變甲物以易乙物也。〔八〕淫雨，久雨也。〔九〕澮，田間水道也。〔一〇〕巨浸，湖澤之

大者。〔一一〕中丞，巡撫之別稱。湖中丞，是否湖宗憲，待證。〔一二〕輶車，輕車也。〔一

三〕按明太祖於元末起兵，以應天（今南京）爲根據地，先討滅陳友諒、張士誠、方國珍，奄有

今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等省地；然後發大軍北伐，逐元順帝，遂卽帝位於應天。〔一四〕嘉

靖，明世宗年號，當公元一五二二年至一五六六年。〔一五〕廟堂，指朝廷猶今之中央政府。

〔二六〕就木，謂死也。左傳僖公二十三年：「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二七〕休閒，令譽也。
 〇。〔二八〕出位，謂踰越其位分也。易良：「君子以思不出其位。」〔一九〕戰汗，卽戰慄出汗，形容恐懼之狀。

三三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書

張居正

來翰謂蘇松田賦不均〔二〕，侵欺拖欠，讀之使人扼腕。

公以大智大勇，誠心任事。當英主綜覈覈始，不於此時剔刷宿弊，爲國人建經久之策，更待何人？諸凡謗議，皆所不恤。卽僕近日舉措，亦有議其操切者，然僕籌之審矣。孔子爲政，先言足食〔三〕；管子霸佐，亦言禮義生於富足〔四〕。自嘉靖以來，當國者政以賄成〔四〕；吏腹民膏〔五〕，以媚權門。而繼秉國者〔六〕，又務一切姑息〔七〕之政，爲連負淵藪〔八〕，

以成兼并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貧。國置民窮，病實在此。

僕竊以爲賄政之弊，易治也；姑息之弊，難治也。何也？政之賄，惟懲貪而已。至於姑息之政，倚法爲私，割上肥己。卽如公言，豪家田至七萬頃，糧至二萬，不又以時納。夫古者大國公田三萬畝，而今且百倍於古大國之數，能幾萬頃而國不貧？故僕今約己敦素，杜絕賄門，痛懲貪墨〔九〕，所以救賄政之弊也。查刷宿弊，清理逋欠，嚴治侵漁攬納之姦，所以砭姑息之政也。上損則下益，私門閉則公室強，故懲貪吏者，所以足民也。理逋負者，所以足國也。官民兩足，上下俱益，所以壯根本之圖，建安攘〔一〇〕之策，倡節儉之風，興禮義之教，明天子垂拱而御之〔一一〕。假令仲尼爲相，由、求〔一二〕佐之，恐亦無以踰此矣。

今議者率曰：『吹求太急，民且逃亡爲亂。』凡此，皆姦人鼓說以搖上，可以惑愚闇之人，不可以欺明達之士也。夫民之亡且亂者，咸以貪吏

剝下，而上不加恤；豪強兼并，而民貧失所故也。今爲侵欺隱占者，權豪也，非細民〔二〕也；而吾法之所施者，姦人也，非良民也。清隱占，則小民免包賠之累，而得守其本業〔四〕；懲貪墨，則閭閻〔五〕無剝削之擾，而得安其田里。誠如是，民且將尸而祝之〔六〕，何以逃亡爲？公博綜載籍，究觀古今治亂興亡之故，曾有官清民安、田賦均平而致亂者乎？故凡爲此言者，皆姦人鼓說以搖上者也。願公堅持初意，毋惑流言。

異時宰相不爲國家忠慮，徇情容私，甚者輦千萬金入其室，卽爲人牽制矣。今主上幼冲〔七〕，僕以一身當天下之重，不難破家以利國，隕首以求濟，豈區區浮議可得而搖奪者乎！公第任法行之；有敢撓公法，傷任事之臣者，國典具存，必不容貸。

所示江海條件，俱當事理，疏至，卽屬所司覆行。

【題解】

陽山，一名萬安山，在江蘇吳縣。宋陽山，卽宋儀望，因曾爲吳縣知縣，故有是

高中國文 第五冊

稱。儀望，字望之，江西永豐人。嘉靖進士，授吳縣知縣，頗著惠績。徵授御史，歷大理少卿。萬曆二年，張居正當國，雅聞儀望才，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諸府，奏減屬郡災賦。後以薦入於朝，漸失居正意。四年，遷南京大理卿，踰年改北，被劾罷歸。家居數年卒，儀望學宗王守仁，著有華陽館文集。本文爲居正當國時，答儀望論蘇松田賦書，旨主「查刷宿弊，清理逋欠，嚴治侵漁攬納之姦，以弼姑息之政」。讀此，可以略見其生平爲政之主張與態度。

【作者略歷】

張居正，字叔大，號太岳，明江陵人。嘉靖進士。穆宗時，與高拱並相。神宗時，代拱爲首輔，飭吏治，整邊備，綜核名實，信賞必罰。爲相十年，海內稱治。爲晚明一大政治家。卒謚文忠。著有書經直解、太岳集、太岳雜著等。

【注釋】

〔一〕蘇松，指江蘇蘇州府松江府之屬縣言。阮末，張士誠割據江南，據有蘇松等地。明太祖滅張氏，籍其田，卽其部下官屬之田產徧於蘇松等處者，亦一併沒收。因仇視張氏之故，遂加重其田賦，江南民田田賦亦隨之增高。後雖經臣下奏請，略有增減，而所賦仍多。所謂蘇松田賦不均，卽指此而言。

〔二〕足食，充足民食也。論語顏淵：「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三〕管子，卽管仲，著有管子。其牧民篇曰：「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

〔四〕明世宗時，嚴嵩爲相，恃寵攬權，殺害忠良，食賄賂，親貪邪，

徧引私人居要地，國以大困。〔五〕賸，音捐；剝削之意。民膏，即民脂民膏，指民間財物。

〔六〕嚴嵩爲御史鄒應龍所劾罷，徐階爲相；穆宗時，高拱排去階，代爲首輔。至神宗初年，拱又去職，張居正繼之。〔七〕禮記檀弓：「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鄭注：「息猶安也。言苟容取

安也。」〔八〕逋負，拖欠也。淵藪，薈萃之義。〔九〕貪墨，即貪官污吏。〔一〇〕安攘，安定

國內，抵禦外患也。〔一一〕垂拱，垂衣拱手也；御，治也。書武成：「垂拱而天下治。」〔一二〕

〔一三〕由，即仲由，字子路；求，即冉求，字子有；皆孔子弟子。〔一四〕細民，小民也。〔一五〕

〔一六〕本業，農業也。〔一七〕閭閻，平民所居之里門。此以所居地代人，指平民也。〔一八〕莊子逍

遙遊：「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咸玄英疏：「尸者，太廟中神主也。祝者，

則今太常太祝是也。執祭版對尸而祝之，故謂之尸祝也。」此處用爲祈禱歌頌之意。〔一九〕沖

，幼小也。今上，指明神宗。神宗即位時，年僅十歲。

三四 西湖雜記七篇

袁宏道

初至西湖記

從武林門而西，望保叔塔〔二〕，突兀層崖中，則已心飛湖上也。午刻入昭慶〔三〕，茶畢，卽棹小舟入湖。山色如娥，花光如頰，溫風如酒，波紋如綾；纔一舉頭，已不覺目酣神醉。此時欲下一語描寫不得，大約如東阿王夢中初遇洛神〔三〕時也。余遊西湖始此，時萬曆丁酉二月十四日也。晚同子公渡淨寺〔四〕，覓阿賓舊住僧房。取道由六橋岳墳〔五〕，石徑塘而歸。草草領略，未及徧賞。次早得陶石簣〔六〕帖子，至十九日，石簣兄弟同學佛人王靜虛至，湖山好友，一時湊集矣。

晚遊六橋待月記

西湖最盛，爲春爲月。一日之盛，爲朝烟，爲夕嵐。今歲春雪甚盛，

梅花爲寒所勒，與杏桃相次開發，尤爲奇觀。石簣數爲余言：傅金吾園中梅，張功甫玉照堂故物也，急往觀之。余時爲桃花所戀，竟不忍去湖上。由斷橋至蘇堤〔七〕，一帶綠烟紅霧，彌漫二十餘里。歌吹爲風，粉汗爲雨，羅紈之盛，多於堤畔之草，豔冶極矣。然杭人遊湖，止午、未、申三時；其實湖光染翠之工，山嵐設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春未下，始極其濃媚。月景尤不可言，花態柳情，山容水意，別是一種趣味。此樂留與山僧遊客受用，安可爲俗士道哉！

斷橋

湖上之盛，在六橋及斷橋兩堤。斷橋舊有堤甚狹，爲今侍中所增飾〔八〕，工緻遂在六橋之上。夾道種緋桃、垂楊、玉蘭、山茶之屬二十餘種。白石砌其邊如玉，布地皆軟沙。旁附小堤，益以雜花。每步其上，卽樂

而忘歸，不十餘往還不止。聞往年堤上花開，不數日，多被人折去。今春禁嚴，花開最久。浪遊遭遇之奇，此其一矣。

雨後遊六橋記

寒食後雨，余曰：『此雨爲西湖洗紅，當急與桃花作別，勿滯也。』午霽，偕諸友至第三橋。落花積地寸餘，遊人少，翻以爲快。忽騎者白紉而過，光晃衣，鮮麗倍常，諸友白其內者皆去表。少倦，臥地上飲，以面受花，多者浮，少者歌，以爲樂。偶艇子出花間，呼之，乃寺僧載茶來者。各啜一杯，蕩舟浩歌而返。

飛來峯〔九〕

湖上諸峯，當以飛來爲第一，高不餘數十丈，而蒼翠玉立；渴虎奔猊

〔一〕，不足爲其怒也；神呼鬼立，不足爲其怪也；秋水暮烟，不足爲其色也；顧書吳畫〔二〕，不足爲其變幻詭曲也。石上多異木，不假土壤，根生石外。前後大小洞四五，窈窕通明，溜乳作花，若刻若鏤。壁間佛像，皆楊禿〔三〕所爲，如美人面上癩痕，奇醜可厭。余前後登飛來者五：初次與黃道元、方子公同登。單衫短後，直窮蓮花峯〔三〕頂，每遇一石，無不發狂大叫。次與王聞溪同登；次爲陶石簣、周海寧；次爲王靜虛、石簣兄弟；次爲魯休寧。每遊一次，輒思作一詩，卒不可得。

靈隱

靈隱寺〔四〕在北高峯〔五〕下，寺最奇勝，門景尤好。由飛來峯至冷泉亭〔六〕一帶，澗水溜玉，畫壁流青，是山之極勝處。亭在山門外，嘗讀樂天記有云：『亭在山水下中，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撮奇搜勝

，物無遁形。春之日，草薰木欣，可以導和納粹；夏之日，風冷泉淅，可以蠲煩析醒。山樹爲蓋，巖石爲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坐而翫之，可濯足於牀下；臥而狎之，可垂釣於枕上。潺湲潔澈，甘粹柔滑，眼目之翫，心舌之垢，不待盥滌，見輒除去。『觀此記，亭當在水中。今依澗而立，澗闊不丈餘，無可置亭者，然則冷泉之景，此舊蓋減十分之七矣。』翫光 二七在山之腰，出靈隱後一二里，路徑甚可愛。古木婆婆，草香泉漬，淙淙之聲，四分五路，達於山廚。菴內望錢塘江 二八，浪紋可數。余始入靈隱，疑宋之問詩不似。意古人取景，或亦如近代詞客，拈拾幫湊。及登翫光，始知滄海浙江、桐蘿列木 二九數語，字字入畫，古人真不可及矣。宿翫光之次日，余與石簣、子公，同登北高峯絕頂而下。

蓮花洞之前，爲居然亭。亭軒豁可望。每一登覽，則湖光獻碧，鬚眉形影，如落鏡中。六橋楊柳一絡，牽風引浪，蕭疎可愛。晴雨烟月，風景互異，淨慈之絕勝處也。洞石玲瓏若生，巧踰彫鏤。余嘗謂吳山南屏三二一派，皆石骨土膚，中空四達，愈搜愈出。近若宋氏園亭，皆搜得者。又紫陽宮石，爲孫內使搜出者甚多。噫，安得五丁神將三三挽錢塘江水，將塵泥洗盡，山骨盡出，其奇奧當何如哉？

【題解】西湖，在浙江杭州市西，周約十七公里，三面環山，風景秀絕。亦名錢塘湖，又名明聖湖，有外湖、裏湖、後湖之分，爲中國著名勝境。

【作者略歷】袁宏道，字中郎，號石公，明公安人，與兄宗道，弟中道，並有才名，時稱三袁。年十六爲諸生，結社城南，自爲社長，間爲詩歌古文，有聲里中。萬曆二十年舉進士，官至稽勳郎中。爲詩文，主妙悟，以清新輕俊矯王（世貞）李（攀龍）末流摹古之病，一時翕然從之，目爲公安體。所著詩文，有傲篋集、錦帆集、解脫集、瓶花齋集、瀟碧堂集等書。

【注釋】（一）保叔塔，亦作保俶塔，在杭州市錢塘門西北寶石山上。爲吳越臣吳延爽建。

高中國文 第五册

〔二〕昭慶寺，在杭州市錢塘門外，吳越王建。〔三〕東阿王即曹植。洛神，宓妃也，相傳爲宓妃氏之女，溺死洛水爲神。植於黃初三年，朝京師，還濟洛水，感宋玉對楚王說神女之事，遂撰洛神賦，極寫洛神之豔麗。〔四〕淨慈寺，即淨慈寺，在西湖南山隱日峯下，南屏山麓，爲後周錢王宏俶所建。〔五〕六橋，在西湖蘇隄：一曰映波，二曰鎖瀾，三曰望山，四曰壓隄，五曰東浦，六曰跨虹。岳墳，在西湖棲霞嶺下裏湖之岳湖北岸。廟貌宏麗，爲湖上諸祠冠。〔六〕陶石簣，名望齡，字周望，會稽人，官國子祭酒。著有解莊等書。〔七〕斷橋，在西湖白沙隄東，宋名賡石橋。元錢惟善有「阿娘近住段家橋」之句，故亦稱段家橋。橋東有「斷橋殘雪」亭，爲十景之一。蘇隄，蘇軾於元祐間守杭州時所築。南自南屏，北接岳廟，綿亙數里，因分西湖爲裏外二湖。〔八〕侍中，官名，此指官侍中者。又此句解脫集西湖三作「此內史孫公所修飾也。」〔九〕飛來峯，在西湖靈隱、天竺兩山之間，一名鸞鷲。晉僧慧理嘗居此，建靈隱寺，號峯曰飛來。怪石森立，勢若浮懸，狀極峻峭。〔一〇〕貌，讀若倪。狻猊，即獅子，或曰野馬也。〔一一〕顯卽米芾，字元章，宋襄陽人。擅翰墨，得王獻之筆意。世以其不羈，目之曰米顛，亦稱米南唐。吳卽吳道子，名道玄，唐陽翟人。善繪事，筆法超妙，稱畫聖。〔一二〕楊禔卽元僧楊理眞加。卮祖用爲江南釋教總統。靈隱所鑄佛像，相傳卽爲其所作。〔一三〕蓮花峯，在西湖玉皇山東北，

爲一平地突起之小峯。入立玉皇山頂觀此，四面玲瓏，巖石層疊，宛如蓮花。〔一四〕靈隱寺，清康熙二十八年賜名雲林寺，在靈隱山麓。管咸和元年，僧慧理建。〔一五〕北高峯，在雲林寺後，靈隱山左支之最高者，與南高峯遙相對峙，如露雙尖，望之如錡，所謂雙峯插雲者是，〔一六〕冷泉亭在飛來峯下雲林寺前。〔一七〕由雲林寺西，經响屐山房，上至韶光，石磴數百級。峯高百盤，筠篁夾植。由此而上，卽至韶光菴。〔一八〕浙江之在杭州市南者，曰錢塘江。〔一九〕宋之間靈隱寺詩：『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又：『捫蘿登塔遠，剝木取泉遙。』〔二〇〕蓮花洞，在淨慈寺後。〔二一〕吳山，在西湖東南。後人憫伍子胥以忠諫死，爲立祠山上，故舊名胥山。山有城隍廟，故俗亦呼爲城隍山。左帶大江，右瞰西湖，地勢極勝。南宋初，金主亮南侵，嘗欲立馬隄山第一峯，卽指此。南屏山在淨慈寺後。〔二二〕五丁，古力士也。蜀王本紀：『天爲蜀王生五丁力士，能徙山。』

三五 西山雜記六篇

袁中道

玉泉山 (二)

功德寺 (三) 循河而行，至玉泉山麓，臨水有亭。山根中時出清泉，激噴巉石中，悄然如語。至裂帛泉，水仰射，沸冰結雪，匯於池中。見石子鱗鱗，朱碧磊砢，如金沙布地，七寶粧施，蕩漾不停，閃爍晃耀，注於河。河水深碧泓渟，澄澈迅疾，潛鱗了然，荇髮可數。兩岸垂柳，帶拂清波。石梁如雪，雁齒相次，間以獨木爲橋，跨之濯足，沁涼入骨。折而南，爲華嚴寺 (三)，有洞可容千人，有石牀可坐。又有大士洞，石理詰曲，突兀奮怒，較華嚴洞更覺華嚴險怪。後有竇，深不可測。其上爲望湖亭，見西湖 (四) 明如半月，又如積雪未消。柳堤一帶，不知里數，嫋嫋濯濯，封天蔽日。而溪壑間民方田作，大田浩浩，小田晶晶，鳥聲百囀，雜華在樹，宛若江南三月時矣。循溪行，至山將窮處，有菴，高柳覆門，流水清澈

；跨水有亭，修飭而無俗氣。山餘出巉石，肌理深碧。不數步，見水源，即御河〔五〕發源處也，水從此隱矣。

香山〔六〕

自玉泉山初日霧露之餘，穿柳市花弄、田疇畦間，見峯巒迴曲縈抱，萬樹濃黛，點綴山腰，飛閣危樓，騰紅酣綠者，香山也。此山門徑幽遐，青松夾道里許，流泉淙淙下注，朱欄千級，依巖爲刹，高傑整麗。憩左側來青軒〔七〕，盡得峯勢，右如舒臂，左乃曲抱，林木繡錯，伽藍葦布。下見麥疇稻畦，潦壑柳路，村莊數疏，點黛設色。夫雄踞上勢，撮其勝會，華棖金鋪，切雲耀日，肖竹林於王居，失穢都之瓦礫，茲刹庶幾有博大恢弘之風。至於良辰佳節，都人士女，連珮接軫，綺羅從風，香汗飄雨，繁華鉅麗，亦一名勝。獨作者騁象馬之雄圖，無邱壑之妙思，角其人工，

不合自然，未免令山澤之癯，息心望岫。然要以數十年後，金碧蝕於蛛絲，苔砌隱於苔蘚，游人漸少，樹木漸老，則恐茲山之勝，倍當刮目於今日也。

碧雲寺〔八〕

從香山俯石磴行柳路不里許，碧雲在焉。刹後有泉，從山根石罅中出，噴吐冰雪，幽韻涵澹。有老樹中空火出。導泉於寺，周於廊下，激聒石渠，下見文礫金沙。引入殿前爲池，界以石梁，下深丈許，了若徑寸。朱魚萬尾，匝池紅酣，燦人目睛。日射清流，寫影潭底，清慧可憐。或投餅於左，羣赴於左，右亦如之，咀呷有聲。然其跳達刺潑游戲水上者，皆數寸魚；其長尺許者，潛泳潭下，見食不赴，安閒寧寂，毋乃靜躁關其老少耶？水脈隱見，至門左，奮然作鐵馬水車之聲，迸入於溪。其刹宇宏麗，

不書；書泉，志勝也。或曰：『此泉若聽其噴溢石根中，不從龍口出；其巖際砌石，不令光滑，令披露山骨；石渠不令若槽臼；則利之勝，恐東南未必過焉。』然哉！

臥佛寺〔九〕

香山跨山踞巖，以山勝者也；碧雲，以泉勝者也。折而北，爲臥佛。峯轉凹，不聞泉聲。然門有老柏百許森立，寒威逼人。至殿前，有老樹二株大可百圍，鐵幹鏐枝，碧葉虬結，紆義迴月，屯風宿霧，霜皮突兀，千癭萬螺，怒根出土，磊塊詰曲，叩之丁丁作石聲。殿墀周遭數百丈，數百年以來，不見日月。石墀整潔不容唾，寺較古，游者不至，長日靜寂。若盛夏晏坐其下，凜然想衣裘矣。詢樹名，或云娑羅樹〔一〇〕。其葉若蔽，予乃折一枝袖之，俟入城以問黃平倩，必可識也。臥佛蓋以樹勝者也。夫山

刹當以老樹怪石爲勝，得其一者皆可居，不在整麗。三刹之中，野人寧居臥佛焉。

萬安山 二二

背香山之額，是謂萬安山。刹菴綺錯之中，有寺不甚弘敞，而具山林之致者，翠巖也。門有渠，天雨則飛流自山顛來，巖吼石擊，濤奔雷震，直走原麓，洞駭心目。刹後石路百級，有禪院，四周皆茂樹。左右松柏千株，虬曲幽鬱，無風而濤，好鳥和鳴。於疏林中隱隱見都城九衢，宮觀櫛比，萬歲山及白塔寺二三，了了可指。其郊坰之林烟水色，山徑柳堤，及近之峯巒疊秀，樓閣流丹，則固皆几席間物。出門卽爲登眺，入門卽就枕簟，雖夜色遠來，猶可不廢覽矚。有泉甚清，可煮茗，遂宿焉。風起，松柏怒號，震撼衝擊，枕上聞其聲，如在揚子舟中，駕風帆，破白頭浪也。

予遂定計，九夏居此，以避長安塵矣。

萬安山頂

予欲窮萬安絕頂之勝，而僧云徐之，俟微雨灑塵，乘其爽氣可以登涉，且宜眺矚也。一宿而微雨至，予大喜曰：『是可遊矣。』遂溯澗而上，徘徊怪石之間，數步一息。於時宿霧既收，初日照林，松柏膏沐之餘，楊柳浣澣之後，深翠殷綠，媚紅娟美。至於原隰隱胗，草色麥秀，莫不淹潤柔滑，細膩瑩潔，似薤簞初展，文錦乍鋪矣。既至層巔，意爲可望雲中、上谷〔三〕間，而香山、金山〔四〕諸峯遮樾雲漢，惟東南一鑑，了了可數。平疇盡處，見南大道一縷，捲霧噴沙，浩白無涯。或曰：『此走邯鄲〔五〕道也。』捫蘿分棘，遂過山陰。憩於香山松棚庵中。松身僅五尺許，而枝幹虬結，蔽於垣內。下有流泉清澈，聲與松風相和。松花墮地，飄粉流香，

晚煙夕霧，縈薄湖山，急尋舊路以歸。

【題解】

西山，在北京市西約十八公里，亦名小清涼山，太行之支阜也。眾山連接，峯嶺層疊。因居故都右輔，故以西山概焉。「西山霽雪」，爲平市八景之一。山上諸蘭若（梵語阿蘭若之省，僧人所居處也。）、白塔，無慮數十，與山隈青鸞相間，尋勝多樂趣之。

【作者略歷】

袁中道，宏道弟，字小修。十歲作黃山、雪二賦。長益豪邁，遊蹤半天下。舉萬曆進士，授徽州府教授，歷國子博士、南禮部郎中卒。著有珂雪齋集。

【注釋】

〔一〕玉泉山，在北京市西萬壽山北青龍橋西，西山之一峯也。〔二〕功德寺，在青龍橋西，元天曆二年建。〔三〕舊有上下華嚴寺，在玉泉山靜明園西。〔四〕西湖，在萬壽山麓，亦曰昆明湖。頤和園即在其側。〔五〕御河，即玉泉。〔六〕香山，在北京市西北，晴乾隆時建靜宜園於此。〔七〕來青軒，在香山寺北。〔八〕碧雲寺，在香山東麓。元耶律阿利吉捨宅改建，明正德間改名碧雲寺。〔九〕臥佛寺，在香山寺旁五華山之陽。以寺有臥佛，故名。〔一〇〕娑羅樹，喬木名。幹高十餘丈。葉作長卵形，花瓣淡黃。其材堅實，可爲建築之用。〔一一〕清一統志：「按樂史太平寰宇記有垣牆山，在臨縣西五十里，一名萬安山。山有鐵鼎，其下有舊碑治處，今無考。」〔一二〕萬歲山，一名景山，俗稱煤山，即明懷宗殉國處。白塔寺，在北京

厚威門內大街路北，建於遼。元稱大聖壽萬安寺，明稱妙應寺。〔一三〕雲中，古郡名，統有今山西之懷仁、左雲、右玉以北各縣。上谷，亦古郡名，統有今河北之清苑、易縣、河間諸縣。

一四〔金山〕，在河北宛平縣西北約十餘公里。一五〔邯鄲〕，即今河北邯鄲縣。

三六 遊雁宕山日記

徐宏祖

自初九日別台山〔二〕，初十日抵黃巖〔三〕，日已西；出南門三十里。宿於八疊〔三〕。

十一日，二十里，登盤山嶺〔四〕，望雁山諸峯，芙蓉插天，片片撲人眉宇。又二十里，飯大荆驛。南涉一溪，見西峯上綴圓石；奴輩指爲兩頭陀，余疑卽老僧巖〔五〕，但不甚肖。五里，過章家樓，始見老僧真面目；袈衣禿頂，宛然兀立，高可百尺。側又一小童，偃僂於後，向爲老僧所掩

耳。自章樓二里，山半得石梁洞，洞門東向；門口一梁自頂斜插於地，如飛虹下垂。由梁側隙中層級而上，高敞空豁。坐頃之，下山；由右麓逾謝公嶺〔六〕，渡一澗；循澗西行，卽靈峯道也。一轉山腋，兩壁峭立互天，危峯亂疊，如削如攢，如駢笋，如挺芝，如筆之卓。如幙之敞。洞有口如捲幙者，潭有碧如澄澌者；雙鸞、五老〔七〕，接翼聯肩。如此里許，抵靈峯寺。循寺側登靈峯洞〔八〕；峯中空，特立寺後。側有隙可入。由隙歷磴數十級，直至窩頂，則甍然平臺圓敞，中有羅漢諸像。坐玩至暝色，返寺。

十二日，飯後，從靈峯右趾覓碧霄洞〔九〕。返舊路，抵謝公嶺下；南過響巖，五里，至淨名寺路口。入覓水簾谷，乃兩崖相夾，水從崖頂飄下也。出谷五里，至靈巖寺，絕壁四合，摩天劈地，曲折而入，如另闢一寰界。寺居其中，南向，背爲屏霞嶂。嶂頂齊而色紫，高數百丈，闊亦稱之。嶂之最南，左爲展旗峯〔一〇〕，右爲天柱峯〔一一〕。嶂之右脅，介於天柱者

，先爲龍鼻水；龍鼻之穴，從石罅直上，似靈峯洞而小。穴內石色俱黃紫，獨罅口石紋一縷，青紺潤澤，頗有鱗爪之狀；自頂貫入洞底，垂下一端如鼻，鼻端孔可容指，水自內滴，下注石盆。此嶂右第一奇也。

西南爲獨秀峯，小於天柱，而高銳不相下。獨秀之下爲卓筆峯，高半獨秀，銳亦如之。兩峯南坳，轟然下瀉者，小龍湫二三也。隔龍湫，與獨秀相對者，玉女峯也。頂有春花，宛然插髻。自此過雙鸞，卽極於天柱。雙鸞止兩峯並起，峯際有僧拜石，袈裟僵僕，肖矣。由嶂之左脅，介於展旗者，先爲安禪谷，谷卽屏霞之下巖。東南爲石屏風，形如屏霞，高闊各得其半，正插屏霞盡處。屏風頂有蟾蜍石，與嶂側玉龜相向。屏風南去，展旗側褶中，有徑直上。磴級盡處，石闕限之；俯闕而窺，下臨無地，上嵌崆峒。外有二圓穴，側有一長穴，光自穴中射入，別有一境，是爲天聰洞；則嶂左第一奇也。銳峯疊嶂，左右環向，奇巧百出，真天下奇觀！而

小龍湫下流經天柱、展旗，橋跨其上，山門臨之。橋外含珠巖在天柱之麓，頂珠峯在展旗之上；此又靈巖之外觀也。

十三日，出山門，循麓而右。一路崖壁參差，流霞映采。高而展者，爲板嶂巖；巖下危立而尖夾者，爲小剪刀峯。更前，重巖之上，一峯亭亭插天，爲觀音巖。巖側則馬鞍嶺橫互於前，鳥道盤折，逾嶺右轉，溪流湯湯。澗底石平如砥。沿澗深入，約去靈巖十餘里，過常雲峯^{〔三〕}，則大剪刀峯^{〔四〕}介立澗旁。剪刀之北，重巖陡起，是名連雲峯。從此環繞迴合，巖窮矣。龍湫之瀑，轟然下搗潭中，巖勢開張峭削，水無所着，騰空飄蕩，頓令心目眩怖。潭上有堂，相傳爲諾訶那^{〔五〕}觀泉之所。堂後層級直上，有亭翼然面瀑，踞坐久之。下，飯庵中，雨廉纖不止，然余已神飛雁湖，^{〔六〕}山頂。遂冒雨至常雲峯，由峯半道松洞外攀絕磴三里，趨白雲庵，人空庵圯；一道人在草莽中，見客至，望望去。再入一里，有雲靜庵，乃

投宿焉。道人清隱，臥牀數十年，尙能與客談笑。余見四山雲雨淒淒，不能不爲明晨憂也。

十四日，天忽晴朗，乃強清隱徒爲導。清隱謂湖中草滿，已成蕪田。徒復有他行，但可送至峯頂。余意至頂，湖可坐得。於是人捉一杖，躋攀深草中，一步一喘；數里，始歷高巔。四望白雲，迷漫一色，平鋪峯下。諸峯朵朵，僅露一頂；日光映之，如冰壺瑤界，不辨海陸。然海中玉環一抹，若可俯而拾也。北瞰山岫壁立，內石笋森森，參差不一；三面翠崖環繞，更勝靈巖。但谷幽境絕，惟聞水聲潺潺，莫辨何地。望四面峯巒累累，下伏如邱垤，惟東峯昂然獨上，最東之常雲，猶堪比肩。

導者告退，指湖在西腋一峯，尙須越三尖；余從之。及越一尖，路已絕；再越一尖，而所登頂已在天半。自念志二十七云：『宕在山頂，龍湫之水，卽自宕來。』今山勢漸下，而上湫之澗，卻自東高峯發脈，此去已隔

二谷；遂返轍而東，望東峯之高者趨之。蓮舟疲不能從，由舊路下。余與二奴東越二嶺，人跡絕矣。已而山愈高，脊愈狹，兩邊夾立，如行刀背；又石片稜稜怒起，每過一脊，卽一峭峯，皆從刀劍隙中攀援而上。如是者三，但見境不容足，安能容湖？既而高峯盡處，一石如劈；向懼石鋒撩人，至是且無鋒置足矣。躊躇崖上，不敢復向故道。俯瞰南面石壁下有一級，遂脫奴足布四條，懸崖垂空，先下一奴，余次從之，意可得攀援之路。及下，僅容足，無餘地，望巖下斗深百丈。欲謀復上，而上巖亦嵌空三丈餘，不能飛陟。持布上試，布爲突石所勒，忽中斷；復續懸之，竭力騰挽，得復登上巖出險。還雲靜庵，日已漸西；主僕衣履俱敝，尋湖之興衰矣。遂別而下，復至龍湫。則積雨之後，怒濤傾注，變幻極勢。轟雷噴雪，大倍於昨。坐至暝，始出。南行四里，宿能仁寺。

十五日，寺後覓方竹數握，細如枝，林中新條，大可徑寸，柔不中杖

；老柯斬伐殆盡矣！遂從岐度四十九盤，一路遵海而南，踰窰窰嶺，往樂清。

【題解】 本文爲徐氏於萬曆四十一年四月間遊雁宕山日記之一段片。雁宕山，詳前雁蕩山紀遊課。

【作者路歷】徐宏祖，字振之，號霞客，明江陰人。少負奇氣，喜博覽史籍及輿地志；尤嗜遊，遍歷中國本部十餘省，先後三十餘年。清潘耒稱其人：『不避風雨，不憚虎狼，不計程期，不求伴侶；以性靈遊，以軀命遊；亙古以來，一人而已。』著有徐霞客遊記，書凡三十餘篇，皆排日記載。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其：『既銳於搜尋，尤工於描寫；遊記之夥，莫過於斯編。』近人丁文江有校本，附新輯年譜及地圖，頗便披覽。宏祖於崇禎十四年卒，年五十六。

【注釋】 〔一〕台山，即天台山，在浙江天台縣北。 〔二〕巖，同輿。 〔三〕黃巖，即今浙

江黃巖縣。 〔四〕盤山嶺，在浙江樂清縣東北黃巖縣界。 〔五〕老僧巖，在樂清縣雁蕩山東外谷，北距石門潭約三里，以其踞雁蕩門戶，亦稱接客僧。以下有石佛寺，又名石佛峯。高約五十丈，面南向，由東西觀之，皆似老僧，故名。 〔六〕謝公嶺，在雁蕩山。嶺上有落展亭，謝康樂嘗遊山至此，故名。 〔七〕雙鸞峯，在雁蕩山天柱峯西。高約六十丈，有雙鸞翔舞之致。其左峯上

高中國文 第五冊

有古松，大可合抱，短針三爪，即獨秀峯也。〔五〕老峯與靈峯相對，高峯一抹，中劃爲五，故名。

〔八〕靈峯洞，亦稱羅漢洞，又曰觀音洞。唐咸通中高僧善旆，獨處洞中，宋熙寧五年，士人劉沅升開闢之。〔九〕碧霄洞，舊名雲洞。洞中摩崖，多宋人題名。〔一〇〕展旗峯，在靈巖寺左側，有大小二峯，高約一百九十公尺，兩峯之中，裂爲大罅，中有石級百步；升其頂得一洞門，可通天光，名曰天廳。〔一一〕天柱峯，高二百餘公尺。峯劈空突起，四無倚傍。左有二小峯，突出巖阿者，名僧拜石，以其象形也。〔一二〕小龍湫，在雁仙東谷，從巖澗中飛流而下，高九百公尺。〔一三〕常雲峯，其上常有雲氣，故名。〔一四〕剪刀峯，側視分開如剪，故名。〔一五〕相傳阿羅漢諾誣那於管冰和時，率其弟子東來，以三百居雁蕩。諾誣那於龍湫觀瀑坐化。〔一六〕雁湖，一名平湖，在雁蕩山頂，方約五公里，半爲蕩林，餘皆水草，雁多集之。〔一七〕志，謂雁山志。

三七 退谷先生墓誌銘

譚元春

退谷先生者，吾友鍾學使伯敬先生也。退谷既葬，其弟曰快者，謂元春知獨深，可不須狀而銘。又地下人偏嗜其文字，不宜舍所嗜乞他人銘。元春唯唯。居數月，其嗣陔夏，復以母黃宜人之命申焉。元春返其幣而哭。使予不爲文則已，使予而尙爲文也，舍是奚述焉？雖然，退谷，異人也，不奪其形影精光，使必傳於世，徒絮絮然爲誌墓之言，彼其詩文課述雖傳矣，而形影精光終不能行於天地之間；則是誌墓者之罪也。元春伏思累日夜，至不寐達旦。

退谷初在神宗時，官行人〔一〕，思有用於當世；與一二同官講求時務，……以爲吾若居給事〔二〕御史，務求實行，不競末節小名，愛戀身家，如鷄鶩之爭食，婦女之簡狎，庶不令主上厭極大創，禍流縉紳。然其要惟在讀書，讀書而後實忠實孝，實用出矣。先機蚤見，已若知有憲廟之末年，與今上之神聖者〔三〕，是其人真可大用。會有忌其才高者，阨之使不得

至臺省〔四〕，後遂偃仰郎署〔五〕，衡文閩海〔六〕，終不能大有所表見，而僅以詩文爲當時師法，亦可惜也。

退谷羸癯，力不能勝布褐。性深靖，如一泓定水。披其帷，如含冰霜。不與世俗人交接，或時對面同坐起，若無覩者。仕宦邀飲，無酬酢主賓，如不相屬，人以是多忌之。而專積思於書史，齋頭亦致法書名畫，瓶几布設；不數日，繙閱功深，塵堆硯表，卷帙正倒參差。常從塵硯中，磨墨一方，頭眼入於紙筆，作書生家紙格細字。居官垂老，無一日閒。嘗恨世人聞見汨沒，守文難破，故潛思遐覽，深入超出，綴古今之命脈，開人我之眼界。故其所著書，出賢者通志，而鈍夫俗僮，雖甚讎怨者，意欲投之於廁，而不能禁其不行。

萬曆甲寅、乙卯〔七〕間，取古人詩與元春商定，分朱藍筆，各以意棄取。鋤莠除礫，笑哭由我，雖古人不之顧，世所傳詩歸〔八〕是也。幾以此

得禍者數矣。小儒輩姝姝暖^{〔九〕}，刻爲書破之^{〔一〇〕}。退谷笑謂我曰：『是何見之晚也！吾輩除此書外，自有可傳後者，正不須護之使人不妬。我輩護此書而必欲其興，與世之妬此書而必欲其廢，廣隘深淺，相去幾何？』予深高其言。

退谷改南時，傲秦淮^{〔一一〕}一水閣，閉門讀史，筆其所見，題曰史懷^{〔一二〕}。孤衷靜影，常借歌管往來，陶寫文心。每游人午夜棹回，曲倦酒盡，兩岸寂不聞聲，而猶有一燈熒熒，守筆墨不收者，窺窗視之，則嗒然^{〔一三〕}退谷也。東南人士以爲真好學者，退谷一人耳。

所至名山川必游，游必足目淵渺^{〔一四〕}，極升降縈繚之美。使巴蜀，歷三峽；入東魯，觀日出；校閩士，陟武夷^{〔一五〕}。東南之久客如家，吳越之一游忘還，山川豫待，人士歡迎，其詩文未嘗不勇進而勤徙也。……

退谷簡易如揚子雲、劉子政^{〔一六〕}一流人。敝車羸服，挾雙僮出，不治

威儀。嘗遊虎丘〔七〕，遭兩公子見侮於途。醉狀敬傾，作提擲踈跼勢。同行客怒，欲毆之。退谷急止之曰：『此惡少也，吾趨避之耳。』明日傳刺，有兩書生求見，肅衣冠，書幣恭謹，以文來贄，稱弟子者。退谷出舟相見，則向人也。爲細閱其文，不復言，兩人慚無措。

退谷雖嚴冷，然待友接士，一以誠厚。薦人惟恐其知，曾答當路書，至半，亭筆思曰：『彼方有何士，爲一言之。』久之，思得一人，喜而書，汨汨然，若有所請屬者。其後所薦人多雖黃退谷，彼特未知前書中語耳。使以書中語告之，慚當何如也！

退谷內行過人。凡大父以下，先世貽家孝愛，爲生艱難事，皆迴環於心，未嘗一日忘。生嗣父母，恩養教誨，言之哽咽，不能竟其詞。弟姪相依，孤寡盈前，歡笑痛苦，一往無緒。然居喪作詩文，遊山水，不盡拘乎禮俗，哀樂奇到，非俗儒所能測也。予嘗記其一事。生父訓導公，以受禮

部郎中封，去毘陵〔二八〕，退谷亦秩滿，遷閩中督學，侍親還家。舟泊九江〔二九〕，歲除，明晨服吉賀正。訓導公素嚴，忽中繼室〔三〇〕之言，不聽上舟，退谷衣冠立岸良久，長年廝役，錯愕不知所謂。已而上舟跪拜，訓導公咄咄促之起；問嫗安在？則猶牀上臥。退谷復衣冠拜牀下，曰：『太夫人安否？謹再拜賀太夫人正。』後侍童爲予道如是。予爾時聞之，歎仰而已。

退谷爲諸生十二年，常不利。癸卯，舉孝廉；至庚戌，始爲夷陵雷公檢討所深賞，中第十七人，成進士。爲行人者八年；中間使四川、山東及貴州乙卯鄉試者凡三差；擬部者二年；改授工部主事，上疏願改南曹部，持不覆者又二年；授南禮部儀制司主事，轉祠祭司郎中者又一年；陞福建提學僉事；考校興化、延平、福州三府者一年；尋丁父憂去職，大計，〔三一〕中人言，服闋居家者凡三年，而退谷卒，壽蓋五十有二矣。生於萬曆

甲戌七月二十七日，沒以天啓四年六月二十日，葬以天啓末年丁卯十月十八日。塋去皂市十里笑城之南。所著書有隱秀軒全集，評閱諸書，俱行於世。

退谷諱惺，字伯敬，先世江西永豐人。正德中，始徙竟陵之皂市。曾祖諱弘仲，祖諱山，最有隱德。山生二子：長卽公嗣父，諱一理，號裕齋公，嗣母陳宜人；次卽公生父，諱一貫，號魯菴公，武進縣訓導，生母馮宜人，皆以公貴，拜大夫、宜人。妻黃氏，亦封宜人；妾廣陵女吳氏，以過悲繼公死。廣宜人所生子肆夏，年十四爲諸生，穎邁早卒；嗣子陔夏，亦諸生，娶謝氏，有孫矣。母弟四人：懔早卒；恠諸生，詩文甚奇，先退谷卒；悌又先恠卒；獨五弟快在耳。快真朴，長齋事佛，通書畫，事予如兄。姪二人，昭夏、昭納；昭夏亦諸生。

元春既已爲誌，憶昔年退谷之作魏長公銘也，曰：『後死者之墓

之誌，烏知夫誰手？』予戲謂退谷：『有如我一旦填溝壑，所謂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也。』當時戲言耳，豈意一片幽石，眞落予手乎？悲夫！：：

【題解】退谷，鍾惺之別號。惺，竟陵（今湖北天門縣）人，與同邑譚元春俱能文，以尖新幽冷之詞勝，時稱爲竟陵派，其事略附見明文苑傳袁宏道傳後，而不甚詳。此文爲元春撰，備述惺生平仕歷，及瑣聞軼事，可以想見其爲人之性行。惟原文甚長，間有過於生澀者，今稍刪節之，以便講誦。

【作者略歷】譚元春，字友夏，明竟陵人。天啓七年，舉鄉試第一。與鍾惺爲性命友，每商論古今文章詩史，倡和無間。明史謂自袁宏道矯王（世貞）李（攀龍）之弊，倡以清新；惺與阮春矯其弊，變而爲幽深孤峭。嘗共評選唐人之詩爲唐詩歸，又評選隋以前詩爲古詩歸，鍾、譚之名滿天下，謂之竟陵體。然兩人學不甚富，其識解多僻，大爲通人所譏云。元春著有嶽歸堂稿、鵝澗集。

【注釋】（一）行人，官名，掌朝覲聘問之事。周禮有大行人、小行人、屬秋官。明置行人司行人，隋廢。（二）給事，謂給事中。明分給事中爲吏、戶、禮、兵、刑、工六科，掌侍從規諫，糾察六部之弊誤，有駁正章奏、封還制勅之權。（三）憲廟，謂明熹宗，熹宗，名由校，性

高中國文 第五冊

機巧，好親斧鉞椎鑿繫漆之事。每引繩創墨，宦者魏忠賢輒奏事，帝厭之，謬曰：『朕已悉矣。』由是忠賢與帝乳母降氏深相結，擅威福，誣殺忠義之士如魏大中、楊漣等，流毒搢紳。在位七年崩，年號天啓。今上，謂明莊烈帝，熹宗弟，名由檢。帝即位，知魏忠賢好狠，放之鳳陽，道死；又誅客氏等，贈恤冤陷諸臣。年號崇禎，在位十七年，亡於清。

〔四〕臺省，執政官所在地，猶今言政府。杜甫詩：『諸公袞袞在臺省。』

〔五〕郎，謂郎中、員外郎之屬，六部尚書之屬員。署，謂官署。文選張衡思立賦注：『顯廌三世不遇，老於郎署。』此云偃仰郎署，意謂局於卑官，無所表見也。

〔六〕閩海，指今福建省，卽下文所謂興化、延平、福州等地。

〔七〕卽神宗萬曆四十二年、四十三年。

〔八〕清四庫總目總集類存目三載有詩歸五十一卷、明詩歸十卷補遺一卷、名媛詩歸三十六卷。提要曰：『大旨以纖詭幽渺爲宗，點逗一二新雋字句，矜爲玄妙。』

〔九〕姝媛暖暖，柔味無知貌。

〔一〇〕謂著書以攻擊之。

〔一一〕秦淮，指南京市之秦淮河。

〔一二〕清四庫總目史評類存目二載有史懷十七卷。提要曰：『是書上自左傳、國語，下及三國志，隨事摘錄，斷以己見。其說雖間有創獲，而偏駁者多。』

〔一三〕嗒然，忘懷貌。莊子齊物論：『嗒然似喪其耦。』

〔一四〕謂足所涉、目所覽，皆窮極深遠也。

〔一五〕武夷，山名，在福建崇安縣南三十里。峯巒之勝，爲福建名山第一，道書以此爲第十六洞昇真化玄之天。山中產茶

著名中外。〔一六〕即揚雄、劉向。〔一七〕虎丘，山名，在江蘇吳縣西北七里，泉石奇勝。

〔一八〕毘陵，即今江蘇武進縣。〔一九〕九江，即今江西九江縣。〔二〇〕繼室，即退谷之繼母。

。〔二一〕周禮天官大宰：『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按明代考察京官之成績曰京察，考察外官之成績曰大計，〔二二〕魏長公，名象先，字太易，京山人，工詩，與鍾惺友善，臨終以墓誌相囑。原文見隱秀軒集，題作明茂才私諡文穆魏長公太易墓誌銘。

三八 米襄陽志林序

陳繼儒

予讀陸友仁〔一〕米顛遺事，恨其故實未備，嘗發意排續〔二〕；江東好古收藏之家，所遇襄陽書畫小有題識者，輒手錄之。而范長康多讀異書，蒐討米事，尤醜類〔三〕而詳；因題曰志林，請予序。予推古今儔人多矣，惟米氏以顯著。要之顛不虛得，大要浩然之氣全耳。後人喜通脫而憚檢括，沓拖拉攏〔四〕，沾沾藉米顛氏爲口實。夫米公之顛，談何容易？

公書，初摹二王〔五〕，晚入顏平原〔六〕，擲斤置削〔七〕，而後變化出焉。其雲山，一一以董、巨〔八〕爲師。詩文不多見，顧崖絕魁壘，有深往者。而公之顛始不俗。兩蘇、黃豫章，秦淮海、薛河東、德麟、龍眠、劉涇、王晉卿〔九〕之徒，皆愛而樂與之游，相與跌宕文史，品題翰墨。而公之顛始不孤。所居有寶晉，淨名海嶽，自王、謝、顧、陸〔一〇〕眞蹟以至摩詰，玉躡金題〔一一〕，幾埒祕府。而公之顛始不寒。陪祀太廟，洗去祭服藻火〔一二〕，至褫職，然潔疾淫性〔一三〕不能忍。而公之顛始不穢。冠帶、衣襦、起居、語默，略以意行，絕不用世法。而公之顛始不落近代。奉勅寫黃庭、寫御屏，奮毫振袖，酣叫淋漓，天子爲捲簾動色，撒賜酒果文具；甚則僂請御前研以歸。而公之顛始不屈挫。寄人尺牘，寫至帶拜，則必整襟拜而書之。而公之顛始不詐。嗚呼！米顛曠代一人而已。求諸古今，張長史得其怪〔一四〕，倪元鎮得其潔〔一五〕，歐文學士與高尚書得其筆〔一六〕，滑稽

談笑，遊戲殿庭，東方朔、李白得其豪〔七〕。故曰，米公之顛，談何容易？

公沒於淮陽軍〔八〕。先一日，盡焚其平生書畫；預置一棺，焚香清坐其中。及期，舉拂合掌而逝。吾視其胸中，直落落無一物者。其聖門所謂古之狂歟？洙泗之時，楚狂在接輿〔九〕，濂洛之時〔一〇〕，楚狂在蒧。其顛，可及也；其浩然之氣，不可及也。

【題解】

米襄陽，即米芾（芾，初作黻，後改寫芾。），字元章，號鹿門居士，又號海嶽外史，宋襄陽人。爲文奇險，不肯蹈襲前人軌轍；特妙於書法，沈著飛翥，得王獻之之筆意；畫山水人物，亦各一家；且精於鑿裁，遇古器物、書畫，則竭力求取，必得之乃已。冠服效唐人，風神蕭散，立吐清暢，所至，人聚觀之。好潔成癖，至不與人同巾器。所爲譎異，時有可傳笑者。世以其不羈，目之曰米顛。嘗奉詔做黃庭小楷，作周興嗣千字韻語；又入宣和殿觀禁內所藏，故世又稱爲南宮。惟爲人不能與世俯仰，故從任屢困，由雍邱令，累官禮部員外郎，出知淮陽軍而卒，年五十七，時大觀元年也。（據翁方綱撰米海嶽年譜）志林，雜記之稱。蘇軾嘗有東坡志

高中國文 第五册

林，爲後人裒集其題識墨迹之類而成。此曰米襄陽志林，意似本之。

【作者略歷】

陳繼儒，字仲醇，號眉公，明松江華亭人。幼穎異，能文章。長爲諸生，與董其昌齊名，三吳名士爭欲得爲師友。年二十九，隱居崑山。親歿，築室東余山，杜門著述。工詩善文，短翰小詞，皆極風致。博聞強識，凡經、史、諸子、術數、稗官與二氏家言，靡不綜覈。或刺取瑣言僻事成書，遠近競相購寫。朝廷以諸臣薦，屢下詔徵，皆以疾辭。卒年八十二。著有晚香堂小品、陳眉公集等書。

【注釋】

〔一〕陸友仁，字輔之，吳郡人。有吳中舊事、研北雜志等。〔二〕繼，一作纂。

〔三〕醜，比也。醜類，謂比類也。〔四〕羅，音羅；裂也。沓拖拉羅，猶言牽強附會。〔五〕晉

王羲之之工書，於草、隸、八分、飛白、章、行諸體，無不精妙，爲南派開山。其第七子獻之，字子敬，書法娟秀，妙絕時倫，與其父並二王。〔六〕顏平原，即顏真卿，字清臣，以曾任平原太守，故云。善正草，筆力遒婉。

〔七〕斤，斧也。擲斤置削，謂不守繩墨。〔八〕董源，字叔達

，又字北苑，南唐鍾陵人。善畫秋風遠景，不以奇峭之筆寫江南諸山。水墨類王維，著色如李思訓。荆（浩）、關（仝）之後，源爲最著。巨然，南唐江寧人，爲本郡開元寺僧。工畫山水，與董源並稱董、巨。〔九〕兩廡，指廡賦、廡。黃豫章即黃庭堅。秦淮海即秦觀。薛河東，指薛紹彭

。紹彭工翰墨。米芾書史：「世言米穉或穉米，猶言弟兄與兄弟。」德麟，趙令時字，太祖子德昭支孫。所交多元祐勝流，坐與蘇軾遊，入黨籍。南渡後，襲封安定郡王，同知行在大宗正事。著有侯鯖錄。龍眠，李公麟之別號，字伯時，宋舒州人。熙寧中進士，官至朝奉郎。晚歸老龍眠山，因號龍眠山人。畫佛直追吳道子，尤以白描見長。山水似李思訓，人物似韓滉，瀟灑頹頹。離，世稱宋畫第一。劉涇，字巨濟，宋簡州陽安人。舉進士，歷官經義所檢討，太學博士，元符末除職方郎中。工書法，善真行。王晉卿，即王詵，宋太原人。尙蜀國長公主，官至留後。行書奇怪，能自成一家。〔一〇〕王謝顧陸，疑指王羲之、謝赫、顧愷之，陸探微四人。謝赫，南齊人。善寫貌及人物，能一覽便寫，與真相毫髮無遺。論者謂中興以後，諸人莫及。著有古畫品錄。顧愷之，字長康，晉無錫人。博學有才氣。義熙初爲散騎常侍。善丹青，圖寫特妙。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睛。人問故。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世稱其有三絕。才絕、畫絕、痴絕也。嘗爲虎頭將軍。人號顧虎頭。有文集及啓牒記行世。陸探微。南北朝宋吳人。常侍明帝左右。畫備六法，人物故實，盡皆妙絕。兼善山水草木，有包前孕後，古今獨步之稱。〔一一〕瓊，晉嬖；軸心也。米芾書史：「隋唐藏書，皆金題玉璽。」〔一二〕藻火，謂水藻及火燄，古人繡其形以爲服飾。書益稷：「藻火粉米黼黻。」皆裳之飾也。〔一三〕淫，浸漬過甚之意，潔疾淫性，

高中國文 第五册

猶言好潔之癖，浸染成性也。〔二四〕張長史，卽張旭；字伯高，唐吳人。善草書，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爲神，不可復得也，世號張仙，又稱草聖。

〔二五〕倪瓚，字元鎮，號雲林，元無錫人。明初召之不起，人稱無錫高士。善畫山水，初師董源，晚年一變古法，以天真幽淡爲宗。家饒於資，輕財好學。性喜潔，深自晦匿，常獨坐扁舟，混跡五湖三泖間。家有清閼閣，藏法書名畫古本甚多。〔二六〕戴文舉士，指隋子友仁。友仁力學嗜古，亦善書畫，世號小米。仕至兵部侍郎敷文閣直學士。高尙書，高克恭。克恭，字彥敏，號房山，元人。其先西域人，占籍大同。累官刑部尙書。善畫山水、墨竹。董其昌畫旨稱高乃一生學米者。〔二七〕東方朔，漢厭次人，字曼倩。善談諧滑稽。李白，字太白，唐蜀之昌明人。天才英特，詩高妙清逸，喜擊劍，爲任俠。〔二八〕淮陽王，宋置，治下邳，在今江蘇邳縣東約一公里餘。〔二九〕涿、泗，二水名，孔子設教於涿泗之上。接輿，春秋楚人。伴狂避世。或謂接輿卽楚狂之名。〔三〇〕自北宋迄南宋，以理學著者：稱濂、洛、關、閩四派；濂溪周敦頤，洛陽程顥，程頤，關中張載，閩中朱熹。

三九 復多爾袞書

史可法

南中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大將軍〔一〕，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誼於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二〕，春秋之義。今倥偬之際，忽捧琬琰之章〔三〕，真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殷殷至意；若以逆賊尙稽天討，煩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媿安江左，竟忘君父之怨，敬爲貴國一詳陳之。

我大行皇帝〔四〕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真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樞，救援無及〔五〕；師次淮上，凶問遂來。地坼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於市朝〔六〕，以爲泄泄〔七〕者之戒，亦奚足謝先皇帝於地下哉！

復多爾袞書

爾時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無不拊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翦兇讎。而二三老臣〔八〕，謂國破君亡，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九〕，以繫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三，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卽告廟之日，紫雲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柑梓數十萬章，助修宮殿，豈非天意也哉！

越數日，遂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軍吳三桂借兵貴國，破走逆賊，爲我先皇帝后發喪成禮，掃清宮殿，撫輯羣黎，且罷薙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鑠今，凡爲大明臣子，無不長跽北向，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於八月薄治筐篚〔一〇〕，遣使

犒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既發，復次江淮。

乃辱明詔〔二〕，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三〕，善哉乎推言之！然此乃爲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三〕皇子，慘變非常，而猶拘牽不卽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猝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四〕，踵事春秋，其間特書，如禘移漢鼎，光武中興〔五〕；不廢山陽，昭烈踐祚〔六〕；懷愍亡國，晉元嗣基〔七〕；徽欽蒙塵，宋高繼統〔八〕；是皆於國讎未翦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爲自立，率以正統與之。甚至如玄宗幸蜀，太子卽位靈武〔九〕，議者疵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

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絕存亡，仁恩遐被。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一〇〕，載在盟府，寧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驅

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於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止歲輸以金繒；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況貴國篤念舊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蒙難，棄好崇讎，規此幅員，爲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爲賊人所竊笑也。貴國豈其然？

往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剿撫互用，貽誤至今。今上天縱英明，刻刻以復讎爲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冑之士，飲泣枕戈，忠義民兵，願爲國死。竊以爲天亡逆闖，當不越於斯時矣。語曰：『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賊未伏天誅，諜知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洩敷天之憤。則貴國義聞，炤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於牛耳之盟，則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

從事矣。

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蹈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卽從先帝者，實惟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惟殿下實昭鑒之！

【題解】

弘光帝即位，使公可法督師揚州。先是，自成據京師未久，明吳三桂自山海關以書達遼東，乞救於清。清使多爾袞（世祖叔父，封和碩睿親王，世祖即位年幼，多爾袞輔政，稱攝政王。）率師入關，破走自成，迎其主世祖即位北京。方擬南下統一中國，遂使人致書可法，諷以貶號歸附。可法作此書答之。大略皆針對來書立論，先辯福王之立，天與人歸，合於春秋之義；次諷清人勿以義始而利終，爲德不卒，致爲賊人所笑；末告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表示一己之志。詞嚴義正，不抗不卑，實爲一種得體而有力之外交文件也。

【作者略歷】

史可法，字憲之，號道鄰，明河南祥符人，占籍京師大興。崇禎元年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尙書。及李闖陷北京，帝殉國，福王立於南京，可法督師揚州。會清兵大至，城陷，死之，不得遺骸，揚民葬其袍笏衣冠於郡城梅花嶺。清乾隆時，追謚忠正。著有史閣部集。

復多爾袞書

高中國文 第五册

【注釋】

〔一〕吳大將軍卽吳三桂，字長白，明高郵人，官總兵。闖賊迫京師，思宗急召三桂對平臺，賜蟒玉尙方劍，命守山海關。後降清，封平西王，鎮雲南。康熙間叛清，未幾卒。

〔二〕後漢書第五倫傳：『大夫無境外之交，束脩之饋。』注：『穀梁傳之文也。』按穀梁傳隱公

元年：『寡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聘弓鏃矢，不出竟場；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不也。』史書之言本此。〔三〕琬琰，玉圭也。古人用以記事，後人借爲

稱美人之書件，故曰琬琰之章，猶今言玉音、瑤章耳。唐玄宗孝經序：『寫之琬琰，庶有補於將來。』邢疏：『寫之琬圭琰圭之上，若簡冊之爲；或曰，刊石也，言寫之琬琰者，取其美名耳。

〔四〕大行，一去不返之意。大行皇帝指初崩未諡之崇禎帝。〔五〕按明史史可法傳，京師陷時，

史公拜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四月朔，聞賊犯闕，誓師勤王。渡江抵浦口，聞北鄙旣陷，縞衣發喪。會南都議立新君，乃暫留止。〔六〕肆，謂死刑暴屍也。論語憲問：『吾力猶能肆諸

市朝。』〔七〕泄泄，苟偷度日，不忠所事之貌。孟子離婁：『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八〕指馬士英阮大鍼等。〔九〕今上，謂福王由崧

，神宗子福恭王常洵之子。當北京陷時，由崧避賊至淮安，鳳陽總督馬士英等，迎之入南京，稱監國，旋稱帝。〔一〇〕筐篚原爲貯物之器。此以隨屬之筐篚代犒勞之禮物。〔一一〕明詔，猶

今言大教。〔一二〕指多爾袞書中有賊不討，新君不得即位等語。〔一三〕神異經：『東方有宮，青石爲牆，門有銀榜，題曰「天地長男之宮。」』故以稱太子所居之宮。〔一四〕紫陽綱目，謂朱熹通鑑綱目。朱熹使門人取同馬光通鑑刪改，仿春秋體例，大書爲綱以擬經，細注爲目以擬傳；並寓褒貶是非之義。其後元金履祥補作前編，記五帝三代之事；明商輅補作續編，記宋元之事；兩書多附朱書行世。〔一五〕王莽廢漢孺子嬰，篡位自立，改國號曰新；未幾，爲宗室劉秀所滅；漢室中興，是爲東漢光武帝。〔一六〕後漢獻帝時，曹丕篡位，廢獻帝爲山陽公。宗室劉備自立於蜀，是爲蜀漢昭烈帝。〔一七〕晉經八王之亂，國勢衰微，五胡崛起北方，晉懷帝愍帝先後爲外族所虜。宗室司馬睿自立於江東，是爲東晉元帝。〔一八〕蒙塵，謂天子失位，奔走四方也。宋徽宗欽宗父子俱爲金人虜去；欽宗弟康王構立於南方，是爲南宋高宗。〔一九〕安祿山作亂，唐玄宗西奔蜀，太子即位於靈武，是爲肅宗。靈武，縣名，今屬寧夏省。〔二〇〕清之先爲女真之別部，姓愛新覺羅，明成祖時，有猛哥鐵木兒者，受封爲建州左衛指揮，入朝賜宴。清人稱爲都督孟特穆，尊爲肇祖原皇帝。〔二一〕契丹，爲東胡之族，唐五代間，常爲邊患，至宋時勢力尤強。後改國號曰遼，爲金所滅。〔二二〕回紇，突厥之別種。唐時，嘗助中國平定藩鎮之亂。〔二三〕規，圖謀也；幅員，土地也。言欲謀得此土地也。〔二四〕漢書魏遂傳：『海濱遐遠

高中國文 第五册

，不沾變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兵器）於潢池中耳。」

顏師古注：『積水曰潢，音黃。』按後世斥稱盜賊曰潢池，本此。本文指李自成等流寇。（二五）

書經泰誓下作『樹德務滋，除惡務本。』（二六）此用唐杜牧詠項躡詩『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下句用『捲土重來』之成語，而隱去其後半截「重來」字。此種用法，在修辭上曰藏詞格。凡文中遇此種詞語，均宜補出其省去部分而解之。西秦，今陝西，自成敗竄之地也。

（二七）古人歃血爲盟，割牛耳取血，盛以珠盤，自尊而卑，以次相及。此謂兩國將結盟好也。

（二八）此引左傳言而稍異。左傳僖公九年載晉獻公臨終使荀息傳其幼子奚齊，荀息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濟之。』

附錄 清多爾袞致明閣部史可法書

予向在瀋陽，卽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馬（一）。後入關破賊，得與都人士相接，識介弟（二）於清班（三），曾託其手泐平安，拳致衷曲（四），未審以何時得達？

比聞道路〔五〕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者〔六〕。夫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書葬〔七〕，新君不得書卽位〔八〕，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荼毒君親〔九〕。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平西王吳三桂，界在東陲，獨效包胥之哭〔一〇〕。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夙好，棄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一一〕。驅除梟獍，入京之日，首崇懷宗〔一二〕。帝后諡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一仍〔一三〕故封，不加改削。勳戚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禮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犯。方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一四〕，傳檄江南連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一五〕同心，報乃君國之仇，彰我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弗審事機，聊慕虛名，頓忘實害，予甚惑之。

國家之撫定燕京，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賊燬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國家不憚征繕之勞〔一七〕，悉索敝賦〔一八〕，代爲雪恥。孝子

仁人，當如何感恩圖報！茲乃乘逆寇稽誅〔二九〕，王師暫息，遂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三〇〕。揆諸情理，豈可謂平？將以爲天塹不能飛渡〔三一〕，投鞭不足斷流〔三二〕耶？

夫闖賊但爲明朝祟耳，未嘗得罪於我國家也。徒以薄海〔三三〕同仇，特申大義。今若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儼爲敵國。予將簡西行之銳卒，轉旆〔三四〕東征〔三五〕；且擬釋彼重誅，命爲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困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著龜〔三六〕矣。

予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則以姑息。』〔三七〕諸君子果識時知命，篤念故主，厚愛賢王，宣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祿。朝廷當待以虞賓〔三八〕，統承禮物，帶礪山河〔三九〕，位在諸王侯上；庶不負朝廷伸義討賊，興滅繼絕〔四〇〕之初心。至南州羣彥，翩然來儀〔四一〕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有平西王之典例在。惟執事實圖利之！

輓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同築舍〔三二〕。昔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三三〕，可爲駭鑿〔三四〕。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深惟終始，寧忍隨俗浮沈？取舍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即，可西可東。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爲心，毋貪一身瞬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爲亂臣賊子所笑；余實有厚望焉！

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三五〕敢布腹心，佇聞明教。江天在望，延跂爲勞。書不宣意。

【注釋】

〔一〕司馬，古官名，掌軍旅之事。史公時官兵部尙書，故稱之。〔二〕介，大也

介弟即大弟，猶今言令弟。此指史公弟可程。可程降清，史公會疏劾之，請置於法。〔三〕清班

，清貴之班。時可程在翰苑，故云。〔四〕拳爲拳拳之單用，懇摯也。衷曲，中心之私情也。拳

致衷曲，猶言懇致私情，謂愛慕也。〔五〕道路，泛言途中往來之人也。按此爲修辭中代替格之

以所處地代人者。文中遇此，皆可依此訓解。〔六〕指福王由崧即位南京。〔七〕公羊傳隱公十

一年：「公薨，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弑，賊不討

高中國文 第五册

，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八〕公羊傳莊公元年：「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弑，子不言即位。君弑，則子何以不言即位？隱之也。孰隱？隱子也。」〔九〕謂崇禎帝自縊殉國也。〔一〇〕包胥，春秋楚大夫。隕入楚。包胥乞師於秦，依庭牆而哭者七日。秦乃出師，助包胥復楚。

〔一一〕貔貅，猛獸名。形如虎，或曰似熊。因其勇猛，古人多取以喻軍士。按此在修辭上爲借喻格，乃直借他物相代，不復作比喻之形式者也。〔一二〕梟獍，斥稱鬪賊。一本作狗鼠，喻意同。

〔一三〕即崇禎帝。賊陷京師，帝殉社稷，情誼曰懷，又稱莊烈帝；明南都謚恩。〔一四〕仍，一本作切。〔一五〕時李自成竄陝西，故云西征。〔一六〕戮爲勦之假借字，并力也。按此種假借字往往與正字之語音相同或相近，故常可從其同音或音相近之字中推得其正字。〔一七〕征收軍餉，繕治甲兵，作戰事之預備。〔一八〕賦，兵也。「悉索敝賦」，謂盡出所有之兵車，引伸爲罄所有以供給之義。〔一九〕稽，留止也。時李自成竄陝西，尙未就滅，故曰稽誅。〔二〇〕此引用鵝蚌相爭，漁翁得利之故事，喻不勞而獲也。〔二一〕南史：「隋師將濟江，冀請備防，施文慶沮壞之。後注未決，孔範奏曰：「長江天塹，古來限隔南北，虜軍豈能飛渡？」」〔二二〕晉書：「苻堅將攻晉，石越諫曰：「晉國有長江之險，未宜動師。」堅曰：「以吾之眾旅，投鞭於江，足斷其流。」」〔二三〕薄海，猶言四海。〔二四〕旆，軍旗也。此以特殊之標識代入，謂

軍隊也。〔二五〕謂將伐明。〔二六〕著與龜皆爲古代筮卜之物。此以物代事，謂占卜也。〔二七〕禮記檀弓記曾子之言。〔二八〕舜受堯禪，國號曰虞，以賓禮待堯之子丹朱，卽書益稷所謂「虞賓在位」是。此言如來歸者，清當以舜待堯後者待明後裔。〔二九〕見前賀滅總戎平倭序課。

〔三〇〕論語堯曰所謂「興滅國，繼絕世」也。按此爲修辭上替代格中之以抽象代具體之用法也。凡遇此類字，皆可準此作解。〔三一〕書益稷：「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孔傳：「雄曰鳳，雌曰凰，靈鳥也。儀有容儀。備樂九奏而致鳳凰。」蔡傳：「來儀，謂來舞而有容儀也。」按此喻明之攀臣來歸於清。〔三二〕言人多語雜，計謀難定也。詩小雅小旻：「如彼樂室于道謀，是用不濟于成。」〔三三〕指金人渡江執宋徽欽二帝事。〔三四〕猶言以前事爲鑑戒也。詩大雅蕩：「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三五〕見國語周語。盡言，猶極言，直言也。

四〇 明詩六首

張中丞廟

高啓

明詩六首

延秋門上烏啼霜〔三〕，羯奴曉登天子牀〔三〕。江頭老臣淚暗滴，萬乘
 西去關山長〔四〕。公卿相率作降虜，草間拜泣如羣羊。當時不識顏平原
 〔五〕，豈復知有張睢陽？孤城落日百戰後，瘦馬食尾人裹瘡。男兒竟爲忠
 義死，碧血滿地嗟誰藏。賀蘭〔六〕不斬上方劍〔七〕，英雄有恨何時忘。千
 年海上見祠廟，古苔叢木秋風荒。摩挲畫壁塵網裏，勇氣燁燁虬髯張。巫
 歌大招〔八〕客酌酒，忠魂或能來故鄉。

賣花詞

前人

綠盆小樹枝枝好，花比人家別開早。陌頭擔得春風行，美人出簾聞叫
 聲。移去草愁花不活，賣與還傳種花訣。餘香滿路日暮歸，猶有蜂蝶相隨
 飛。買花朱門幾迴改，不如擔上花長在。

空城雀

前人

空城雀，何局促！城頭飛，城下宿。百匝得一枝，千啄逢一粟。眾雛隨啾啾，所欲各易足。不須羨彼珍羽禽，翩翩高集珠樹林。一朝身陷虞羅裏，回首空城不如爾。

石將軍〔五〕戰場歌

李夢陽

清風店〔一〇〕南逢父老，告我已巳年間事〔二〕。店北猶存古戰場，遺鏃尙帶勤王字。憶昔蒙塵〔二三〕實慘怛，反覆勢如風雨至。紫荆關〔二〕頭晝吹角，殺氣軍聲滿幽朔。胡兒飲馬彰義門〔四〕，烽火夜照燕山雲。內有子尙書〔一五〕，外有石將軍。石家官軍若雷電，天清野曠來酣戰。朝廷旣失紫荆關，吾民豈保清風店。牽爺負子無處逃，哭聲震天風怒號。兒女牀頭伏鼓

高中國文 第五册

角，野人屋上看旌旄。將軍此時挺戈出，殺敵不異草與蒿。追北歸來血洗刀，白日不動蒼天高。萬里煙塵一劍掃，父子（一）英雄古來少。單于痛哭倒馬關（二），羯奴半死飛狐道（三）。處處懽聲噪鼓旗，家家牛酒犒王師。應追漢室嫖姚將（四），還憶唐家郭子儀（五）。沈吟此事六十春，此地經過淚滿巾。黃雲落日古骨白，砂磔慘澹愁行人。行人來折戰場柳，下馬坐望居庸口（六）。卻憶千官迎駕初，千乘萬騎下皇都。乾坤得見中興主，殺伐重開載造圖。姓名應勒雲臺（七）上，如此戰功天下無。嗚呼戰功今已無，安得再生此輩西備胡？

易水（三）行

何景明

寒風夕吹易水波，漸離擊筑荆卿歌。白衣灑淚當祖路，日落登車去不顧。秦王殿上開地圖，舞陽色沮那敢呼？手持匕首摘銅柱，事已不成空罵

倨。吁嗟乎！燕丹寡謀當滅身，田光自刎何足云，惜哉枉殺樊將軍！

小車行

陳子龍

小車斑斑黃塵晚，夫爲推，婦爲挽。出門何所之？青青者榆療吾飢，願樂土共哺糜。風吹黃蒿，望見牆宇，中有主人當飼汝。叩門無人室無釜，躑躅空巷淚如雨。

【題解】

明初詩家，宋濂溫粹，劉基豪縱，雖各足以獨樹一幟，惟皆不及高啟之情詞並茂，尤爲一代之冠。啟詩摹擬漢魏唐宋，均能取古人之所長而兼有之，振元末纖穠孱靡之習，而返之於古。至永樂以後至成化八十餘年，海內無事，詩文亦趨於雍容平易，醇實無疵，是謂三楊（楊士奇、楊溥、楊榮。）之臺閣體，其流則爲膚廓冗長，千篇一律。弘治正德間，李夢陽、何景明崛起，倡爲復古之論，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之幟，詩風丕變。嘉靖時，李攀龍、王世貞出，復奉以爲宗，天下推李何王李爲四大家，無不爭效其體。至其末流，則多不免句擬字摹，食古不化。萬曆中，袁宏道兄弟出，力排王李之說，矯以清新輕俊，學者多景從，號爲公安派。踵

明詩六首

高中國文 第五冊

其後者，爲鍾惺、譚元春，復矯其弊，變而爲幽深孤峭，號爲竟陵派。然諸人之詩，或病於淺率，或失之僻澀，俱爲通人所譏。直至明末，詩風不振。本課所選，起自明初高啟，於中葉略取李何之作，不選臺閣公安各體，而以明末民族詩人陳子龍殿焉。

【作者略歷】

高啟，見前禹廟碑課。李夢陽，見前禹廟碑課。何景明，字仲默，明信陽人，弘治進士，正德間歷官陝西提學副使。志操耿介，與李夢陽並有國士風。天下語詩文，並稱何李。惟造詣亦稍不同。大抵李以學勝，何以才勝。沈德潛評二人之詩曰：「北地以雄渾勝，信陽以秀朗勝。同是憲章少陵，而所造各異，未易軒輊。」著有大復集。陳子龍，字人中，更字臥子，號大樽，明松江人。詩文取法魏晉。崇禎進士，選紹興推官，以定亂功，擢兵科給事中，命甫下而京師陷，乃事福王於南京，南都陷，遁爲僧。尋受魯王部院職銜，結太湖兵舉事；事洩，投水死。有安雅堂稿、湘真閣稿等。

【注釋】

〔一〕張中丞，見前張鐵二公廟碑課。〔二〕延秋，長安城門名。左思魏都賦：「西關延秋，東啟長春。」又杜甫詩：「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三〕羯，音揭。羯奴，斥稱安祿山。〔四〕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出兵車萬乘。故後世稱天子爲萬乘。此句指唐玄宗幸蘭事。〔五〕顏真卿，唐萬年人，字清臣，開元中舉進士，累遷侍御史。爲楊國忠所惡，

出爲平原太守。度安祿山必反，乃陰爲備。祿山叛，平原獨完。玄宗聞之，大喜，顧左右曰：「朕不識顧真卿形狀何如，所爲得如此！」〔六〕即賀蘭進明，張巡使南霽雲向之師，進明初無出師意，霽雲回，抽矢射佛寺浮屠，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七〕上方，或作尙方。作供御用器物之官。漢朱雲請賜尙方斬馬劍斬佞臣張禹頭。〔八〕巫歌，巫師之歌也。大招，本楚辭篇名，屈原作，或云景差作。序稱屈原放流九年，恐命將終，所行不遂，故大招其魂，因以諷諫。此泛稱享神之歌。〔九〕石將軍指石亨。亨，明渭南人。嗣職爲寬河衛指揮僉事。善騎射，每戰輒摧破。正統中，遷都督僉事，協守萬全路。及英宗被虜北去，亨數立奇功，所向無敵。累官至鎮朔大將軍，封武清侯。〔一〇〕清風店，在河北易縣。石亨大破衛拉特額森於此。〔一一〕已已，即明英宗正統十四年；是年七月，額森入寇，太監王振慫恿皇帝親征，命郕王 祁鈺居守；八月師還，潰於土木，額森虜帝北去。郕王監國，是爲景泰帝，以子謙爲兵部尙書，戒備京師。謙自與石亨帥副總兵范廣等，陳德勝門當額森。尋額森挾上皇自紫荆關進攻盧溝橋，謙序設伏德勝門大破之。額森氣沮，大掠而還。〔一二〕蒙塵，見前復多爾袞書課。〔一三〕紫荆關，在河北易縣西紫荆嶺上，即太行之蒲陰經也。〔一四〕彰義門，北京城門名。〔一五〕子尙書，即子謙，明錢塘人，字廷益。正統末召爲兵部左侍郎。也先入寇，侍講徐理言當南遷，謙力折之，守議遂

明詩六首

高中國文 第五册

定。時謙已遷本部尙書，爲中外倚任。也先逼京師，謙身自督戰破之，論功加少保，總督軍務。也先見中國無釁，遂遣使議和，歸英宗。及後徐有貞（即瑄）石亨以兵迎英宗復辟，誣謙迎立外藩，遂棄市。萬曆中追謚忠肅。有于忠肅集。〔一六〕石亨從子彪，驍勇敢戰，土木之役，頗有斬獲。尋授游擊將軍，守備威遠衛，也先不敢逞。英宗復辟後，積功封定遠侯。〔一七〕倒馬關，在河北唐縣西北，明時與居庸、紫荆稱爲內三關。〔一八〕飛狐道，即飛狐關，在河北源縣北，亦號常山關。南通紫荆、倒馬，西入大同，形勢險要。〔一九〕漢霍去病嫖姚將軍，破匈奴有功。〔二〇〕指唐郭子儀破吐蕃回紇事。〔二一〕居庸口，即居庸關，在河北昌平縣西北。明洪武初徐達疊石爲城，以爲京師北面之固。今平綏鐵路鑿隧道通過之。〔二二〕雲臺，漢宮中高臺。後漢書：「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乃圖畫二十八將於雲臺。」〔二三〕易水，源出河北易縣東西，書至定興縣西南，合於拒馬河，即古武水。按此係咏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事。詳史記刺客列傳並戰國策燕策。

文章法則（修辭）

一 修辭的意義及其類別

「修辭」一詞，在我國，首見於易經乾卦文言的「修辭立其誠」；但它的意義和今人所用的不同。今人所講的「修辭」，譯自英語 Rhetoric，依據古希臘語的語源，是指談話或演說的方術而言。這在我國，祇有春秋時代，各國往來頻繁，注重辭令，論語憲問篇孔子稱：『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所謂『草創』『討論』『修飾』『潤色』，才能和古希臘的語意相合。但無論是西洋或我國。初時的修辭，統着重在口頭上的辭令。到後世文字偏勝，以筆札代口語，學者才把口頭上談話或說所用的技巧應用到文字上來，經過長時間的繼續增修，最後成立了一種修辭的學科。所以今人所用的「修辭」一語，

實在是後起的。

那末，今人所用「修辭」的意義是怎樣的呢？今人所用「修辭」的意義，簡單的說，祇是一種調整文辭，使與情景恰相切合的努力，或者說是一種表情達意的技巧。

調整文辭，使與情景恰相切合，約分兩步工夫：第一求其不壞；第二求其美好。前者是消極的，後者是積極的。消極的修辭，對於情意的表達，只求在不背論理和因果兩條件之下，做到「命題完備」，「敘次順正」爲止。它所努力的，在形式方面，注意於詞語純正，用詞確切和組織完密三事；在內容方面，注意於敘次平順和含義一致二事。積極的修辭，對於情意的表達，不拘事理，也不管論理和因果的條件，祇求能把當時心中的實感充分的表出就好。它所努力的，在使用技巧，或從內容上，運用想像或改變原觀念，形成譬喻式和化成式的種種辭格；或從形式上，利用美學

原理，設計構成各種新形態，因而有表出式和布置式的種種辭格；或利用聯想，舍去正常的而取別的相代替，又成替代式的各種辭格。

積極的修辭，固能文辭美化，構成種種辭格；但消極的修辭是基本，基本不打好，辭藻也產生不出來。所以學者對之，應雙方並重，而且先要求它不壞，然後再進而使它美好。現本此旨，分修辭為消極的和積極的兩部，在後面分別說明。

習題

- (1) 修辭的意義怎樣？ (2) 積極的修辭和消極的修辭有何不同之點？

二 消極的修辭上

消極的修辭，是一種基本的修辭法，第一應注意的是詞語純正。其目

的在於掃除文辭間怪僻生澀的分子，使作者情意的表達不至受阻礙，讀者的了解不至生困難。不過詞有古今、新舊、中外、雅俗、生熟、文語等等區別，究竟何者是純正、何者不是純正呢？這有三個可依據的標準：

(甲)現代的 這是就時間上說的。依這標準，按理論說，語體要較文言爲近於現代，但也不能一律論。因爲所謂「現代」，是以在現社會實際上流行或不流行爲斷。如果那個詞語在現社會實際上是流行的，那就是文言也是現代的。例如現今報紙上大部分的評論、行政機關的公文、以及法院的判決書，實際上仍用文言，但詞彙多是現代的，像「死刑」「決不用「大辟」，「判決書」決不用「當」或「讞」之類。反之，如果使用現社會實際上不流行的詞語，那即使白話，也是非現代的。例如楚人用的「夥頤」、晉人用的「寧馨兒」、沅人用的「猛可里」「暢好是」之類是。

至於早經廢棄的古言和古語，例如稱「火柴」的「燂兒」、稱「女教師」的「娉」、有「細胞」「纖維」意思的「玆」和「系」，因為已不爲後人所了解，自然不可用。還有和近代文組織不同的古句，如「毋吾以也」「不吾知也」「誰爲爲之，孰令聽之」一類，因爲不爲人所了解，也不當用。

(乙)本國的 這是就地域上說的。依這標準，凡由外國輸入的詞語統不可用。但現今是輸入外國文明最盛的時代；無論作文或說話，都免不了使用意譯、音譯的新詞語，如歸納、演繹、摩登、幽默之類，或直接採用外國語，如日本的目的、手續、不景氣之類。不過在本國文字裏參加外國的，總令人易生不純正之感。所以使用時要記着這兩點：(1)必須在國語內沒有相當的詞語時才可用。(2)如果國語內有相當的詞語或已有使用成熟的外國語，那就應當棄捨新語而使用相當的國語或成熟的外

國語。例如「明白這個基本對立的「movement」，我們就可以明白這報告的背景。」句中「movement」一字，在本國語裏可以找到相當的詞，爲合於純正的條件，即可不用。又如「淡巴菰」「烏托邦」「煙土披里純」「布爾喬亞」「腸塞扶斯」等，在國語內本有使用成熟的新語。「煙草」「理想國」「靈感」「資產階級」「傷寒」，也當捨棄前者而使用後者。

(丙)普遍的 這是就性質上說的。依這標準，所使用的詞語，第一，必須在國內人人能懂的國語，若僅流行於某特定區域的方言即不可用。例如北平的「別（不要）」「打住（停止）」，蘇州的「耐（你）」「勒浪（在）」之類，在文章裏是要避用的，第二，必須人人熟習的，凡是冷僻的詞語也不能用。例如柳宗元鈇鉅潭記「行其泉於高者墮之潭，有聲潏然」的「潏」，李夢陽禹廟碑「靈鼉靄兮來至」的「鼉」，「

風九河兮濤莫」的「莫」之類。其中「莫」字雖常見，但用古義「定」，也仍屬冷僻，不可用。第三，未流行的新造語，如嚴復所特創以表達新觀念的「內籀」「外籀」之類，在文章裏亦當避用，因為既未為一般所採用，與普遍的條件不合。第四，凡外來的專門術語而不為一般讀者所了解的，為求與普遍的條件相合，亦當避用。如非用不可，可用普通語代替。例如遇「榮衛」「促進內分泌」「肺結核」，可把「氣血」「營養」「肺勞病」去代它。

其次要注意的是用詞明確。其目的在使所表的情意，不至因所用詞語而陷於晦澀或曖昧。使用詞語，又應注意下列各點：

(甲) 慎用異字同義詞 異字同義詞就是普通所謂同訓異義詞。例如孟子公孫丑下：『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文中的「仕」與「士」所指的

是一人呢或兩人呢？一時令人看不清楚。這種同訓異義詞，使用時，很要小心。

(乙) 慎用同字異義詞 同字異義詞，就是語義因了轉變，一個含有多義的字。例如論語公冶長：『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文中兩個「有聞」既可作「有所聽見」講，也可作「又聽見」解，極易混亂讀者的觀聽。所以第二有字的使用，語義是不甚明白的。又如書經泰誓：『予有亂臣十人。』句中「亂」字有「治」和「亂」正反兩種意思，而且「亂」的意思用得比「治」來得普通。如果不會讀過周朝的歷史，少有人會把「亂」字當作「治」字講的。這也是使用同字異義詞的過失。

(丙) 慎用代名詞 使用代名詞，所以避免名詞的重見疊出的重複。但如果使用不當，卻也容易陷文義於曖昧。例如韓愈行難篇：『先生矜

語其客曰：『某，胥也；某，商也。其生，某位之；其死，某誅之。』作者的意思，原把上兩個「某」字代「胥」和「商」，下兩個「某」字代說話的先生。但因使用同一「某」字，彼此沒有區別，遂使文義陷於晦澀，使人看不清所代的是那個人。這情形在使用第三身代名詞「他」也常可以遇見。譬如說，『王君的母親告訴他，他要衝上去，叫他不要出去，他如出去，他就要打他。』文中「他」所代者有「王君」和「王君的母親」兩人，因為代王君的和代母親的沒有分別，所以文義也就是陷於不清楚。

(丁)避用語義曖昧詞 這是指一般語義模糊籠統的語詞說的。例如說，『近來好嗎？』『還好，還好。』這一問一答的「好」，所表示的語義十分含糊，因為所謂「好」，不但讀者理會不得，即在問者和答者的心上也沒什麼確定，祇是沿着習慣使用罷了。爲求達用詞的確切，這

種語義曖昧詞也不可。

第三要注意的是組織完密。目的在使用的詞語契合內容的需要；換言之，即是要使所用的詞語，不多不少，恰恰足以表達情意。要達這目的，又有兩點要注意：

(甲) 句子裏不得缺少必要的成分。如果那句子缺少必要的成分，那不但不能把情意表出，而且句子的組織也犯了不完備的毛病。例如「他教我勝於你」一個表示比較的複句，其中少了一個重要的動詞，致所表的意思，是「他教我勝於你教我」呢，或是「他教我勝於他教你」呢？使讀者看不清楚。又如蘇子由刪改史記作古史，把史記 樗里子傳「……母，韓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刪去「樗里子」三字，而作「母，韓女也。滑稽多智。」致文義由「樗里子滑稽多智」，一變而為「其母滑稽多智」。

(乙) 句子裏不可有多餘的詞語 用詞造句，缺少應有的成分固不可，但使用無關緊要的語詞，也嫌繁複、累贅，使句子發生組織不完密的毛病。例如史記屈原列傳：『王使屈原爲令，……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曰」與「以爲」同義，語犯重複，兩者只用其一即可。又如王羲之蘭亭集序：『雖無絲竹管弦之盛，而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其中「絲竹」和「管弦」也語犯重複，兩者應去其一。但句中所用詞語是否冗贅，要看是否切合情狀和足夠供給內容需要而定。若情狀的描述，事實上非複不可，那爲供給內容需要，不得爲求簡潔，而把必要複用的詞語妄爲刪去。例如穀梁傳成公元年：『季孫行父禿，晉卻克眇，衛孫良父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劉知幾嫌後面四個句子繁複：以爲可以改爲「各以其類逆」一句。（文見第三冊

敘事）照劉氏說，簡潔固然簡潔，但當時的情狀卻描摹不出來。

習題

- (1) 詞句怎樣才能純正？ (2) 要使詞語明確，在使用時有何應注意之點？ (3) 句子組織怎樣才算完密？

三 消極的修辭下

以上是就消極修辭的形式上說的，現在再就內容上應注意的三點加以說明。第一是敘次通順。目的在使情意的表達合於論理或因果的條件，要達這目的，有左列的二事要注意：

(甲) 不得破壞思想進行的軌道。思想的發展，以論理或因果關係為進行的軌道，不得破壞。例如有「人生易老」的思想；發展為莊子知北

遊的『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固可；就是再衍長成爲盜跖篇的『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驎之過隙也』，也無不可。因爲文字雖有繁簡的不同，而思想的發展，依着論理的軌道是一致的。但如果把它寫爲養生注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那就是破壞了思想進行的軌道，因爲不合論理的條件。又如有「名譽爲人之第二生命」的思想，發展爲「各譽敗則雖生猶死，故爲第二生命」，這是合因果的條件的。如果改說「名譽敗則他日尙可恢復，故爲第二生命」，那就破壞了思想進行的軌道，因爲它違反了因果的條件。

(乙)不得無故變動文位 所謂文位，指所用的詞語在句子的位置而言。句子的成分，依國語的習慣，各有一定的位次，不得無故變動。如變動，那文義不是使人看不懂，就是起了變化。例如「曾參殺人」一個

句子，如果變動其中三個詞的位置，改作「曾參人殺」或「人曾參殺」，國語裏沒有這種組織，讀者看不懂；再改爲「殺曾參人」或「殺人曾參」，組織不完全，不是一個句子；更變爲「人殺曾參」組織雖合，而且是個完全的句子，但語義完全變了。又如「他祇有爲國家而奮鬥」一個意思，必須把「祇有」這附加語放在介詞「爲」的前面才能表出。如果把「祇有」變動位次，改放在「他」或「奮鬥」的前面，成爲「祇有他爲國而奮鬥」，「他愛國家祇有奮鬥」，那文義即完全改變。

第二要注意的是含義一致。目的在使所表思想不至含有別意思，也不爲別的意思所混雜。要達這目的，有左列的四事要注意：

(甲)觀點要確定 觀點是述說時所依據的目標。觀點確定，文義易趨一致。例如宋人所爭論的「黃犬奔馬」故事，穆修作「有犬死奔馬之下」，張景作「馬逸，有黃犬遇蹄而斃」，沈括作「有奔馬踐死一犬」。

。論者以張作不如穆、沈，而沈句尤爲渾成。實則這優劣的判分就在觀點的確定和不確定上。穆句觀點在大，以大爲目標而記述；沈句觀點在馬，以馬爲目標而記述；兩者的文義統歸於一致，不見得沈句有什麼渾成些。至於張句，因觀點不確定，沒有統一的目標，所以含義也不能一致。

(乙)主語不得改動 一個複句可有若干主語。但如果使用不得當，中間把主語改動了，就足以破壞文義的統一。譬如說，『當我出發的時候，他們交給我一包書，打開一看，他們正是我所需要的。』句中兩個主語「他們」，前者代人，後者代書，主語前後一變動，文義卽不能一致。

(丙)在同一動詞下不得有不相容的賓語 例如『大夫不得造車馬。』車可造，馬不可造，言車而連及於馬，思想中含有別的意思。又如『連

日起了狂風暴雨。」「狂風」和「暴雨」並置在一個動詞「起」之下，文義也犯了不一致的毛病。

(丁)說明主語的補足語必須與主語同或爲他的一部分 例如「十月十日爲我國光榮的國慶日」，「十月十日」和「國慶日」兩者同是時日。又如「筆是文具」，「筆」爲「文具」的一部分。但如說，「三月二十九是中國歷史上最光榮的一次革命」，「三月二十九」是個時日，「革命」是一樁事情，兩者是不相同的，用「革命」爲「三月二十九」的補足語，實破壞文義的統一。

習題

- (1)要使語句的敘次通順，有什麼方法？
 (2)語句的含義怎樣才能一致？

四 譬喻式的修辭格

譬喻，是積極修辭中的第一式。它是在原觀念上附加同一情趣的新觀念，使所表的原觀念更爲豐富而明顯的辭藻。它的成立，必須具備本體（即被譬的原觀念）、喻體（即用作譬喻的新觀念）及類似點（即本體、喻體間相比擬的相似點，常有一個說明詞來表示它）三要素。所以凡是完全的譬喻，必具有表本體的正文、表喻體的喻語以及說明詞三種成分；但有時也有省略。因這成分的省略或異同的關係，譬喻的辭格可分爲明喻、暗喻、借喻三種。

（一）明喻 或稱直喻，也叫顯比。它是把兩相譬的事物的類似點，用說明詞顯然說來出的。所用說明詞，例爲表示比方的動詞，如好像、如同、彷彿、比如、如、若、似、猶之類。例如——

（1）石梁拔起地上，如大梯倚屋檐端。李孝光雁蕩山紀遊

（2）眾士仰慕，若水之歸海。同馬光赤壁之戰

但語意如果明白，說明詞有時也可從省。而且在國語的習慣上，省去說明詞之後，那正文和喻語常造成平列的對句或排句；其排列的次序，普通是喻語在前，正文在後，但也可倒了過來。例如——

(1)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禮記學記

(2) 養兒待老，積穀防饑。俗諺

(3) 井甕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

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莊子秋水

(4) 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

也。荀子勸學

右四例，(1)(2)成對句，(3)(4)成排句。而正句和喻句的排列，(1)與(3)是喻句在前，正句在後；(2)與(4)是正句在前，喻句在後。

但使用明喻，有三點要注意：(1)作譬喻的事物，須取和本事絕不相似

而類似點又極其確肖的；倘取相近似的事物作比，如說「虎如貓」，在修辭上就不能算是好譬喻。(2)用作譬喻的事物，須爲讀者習見熟知的。因爲使用譬喻的目的，除豐富觀念的內容而外，還要使讀者易於了解；如果不爲讀者所習見熟知，那譬喻卽失卻效用。(3)所用的譬喻不可過於陳腐。例如「光陰如箭，日月如梭」，譬喻本身未嘗不好，只是用得太熟了，近於爛套，卽無可取。

(二)暗喻 或稱隱喻，也叫隱比。它不像明喻，把兩相譬事物的類似點明白說出，而是把牠隱含在文中，作爲合一的表示。所以暗喻和明喻有個顯然的區別，就是在形式上，明喻成「甲如乙」，暗喻成「甲是乙」的公式。譬如說，「聖人之於人，猶鳳凰之於飛鳥」，是明喻；若改說「聖人乃人中鳳凰」，或「聖人，人中之鳳凰也」，是暗喻。可知暗喻是比明喻更進一步的修辭法。例如——

(1) 道濟見收，怒目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而萬里長城！」宋書道濟傳

(2) 劉備，天下梟雄。同馬光赤壁之戰

(3) 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周敦頤愛

蓮說

(4) 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也夫！莊子天道篇

而且依國語習慣，文句常把說明詞「是」略去，如後三例是。

(三) 借喻 借喻比暗喻又進一層，它是省去本事，省去說明詞，純把譬喻的事物來表示的。例如『祖母劉，日薄西山。』有本事，而說明詞依習慣從省，是暗喻。『鬢碎春紅，霜凋夏綠。』本事和說明詞全省去，單只用一個譬喻來表示，是借喻。借喻沒有暗喻用得多，現再舉三則以爲例——

(1)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論語子罕

(2) 夫搏牛之虻，不可以破蟻蝨。史記項羽本紀

(3) 綠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王安石詩

習題

- (1) 明喻的辭格是怎樣構成的？(2) 暗喻和明喻的區別在那裏？試舉例加以說明。(3) 借喻和暗喻有何不同？試舉例加以說明。

五 化成式的修辭格

所謂化成式，是積極的修辭中第二式的辭格，常由改變原觀念而成，或使無知無情的變為有知有情，有知有情的變為無知無情的，或使不可見聞的事物使之顯現，或伸縮原觀念，故作誇張的形容。屬於這一式的辭格，約有左列的六種：

文章法則

(一) 比擬 這種修辭法可分兩類：(1) 把無知無情的變為有知有情的，普通叫做擬人；(2) 把有知有情的變為無知無情的，普通叫做擬物。例如

(1) 幽禽靜鳴，各誇得意。李格非洛陽名園記

(2) 天地為愁，草木淒悲。李華甲古戰場文

(3) 春風不解禁楊花，濛濛亂撲行人面，晏殊踏莎行

(4) 橙菊愁烟蘭泣露。羅幕輕寒，燕子雙飛去。明月不諳離別苦，斜光到曉

穿朱戶。晏殊蝶戀花

以上統是把無知覺感情的東西當作人看待，屬於擬人的一類。又如

(5) 君見了那異鄉花草，再休似此處棲遲！王實甫長亭送別

(6) 濃粧呵，嬌滴滴擎露山茶；淡粧呵，顫巍巍帶雨梨花。喬孟符揚州夢第三折

(7) 誰承望馬嵬坡塵土中，可惜把一朵海棠花零落了。白樸秋夜梧桐雨

以上是把有知覺情感的人當作無知覺情感的物看待，屬於擬物的一類。

用比擬的方法，假造故事，寄寓諷刺或教訓的意思，在修辭上叫諷喻。寫成整篇的文章，名叫寓言，或稱童話。

(二)遷德 也稱移就。它是一種將人類表情的形容詞移用到無知覺感情的事物上去，使表出與人類同樣性態的辭格。例如——

(1)相如……持壁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史記藺相如列傳

(2)胡地玄冰，邊土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李陵答蘇武書

上例的「怒」和「悲」本是人類的表情形容詞，如今移用到「髮」和「風」上去，表出「髮」與「風」和人類同樣的情態來，這就是遷德的修辭法。

(三)賦體 這是一種將表示有體質的動詞用到無體質的事物上去，使它表出和有體質事物同樣的動作的辭格；因為它將無體質的東西認為

有體質的，所以稱爲賦體格。例如——

(1) 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李煜相見歡

(2) 卻原來滿目牛羊，是兀那載離恨的氈車，半坡裏響！馬致遠漢宮秋

「秋」和「離恨」是沒有體質的東西，作者認爲有體質的，用表有體質的動詞「鎖」和「載」來表示，遂形成賦體式的辭格。

(四) 示現 也稱想見。牠是把實際上過去、未來或想像的事物，說得彷彿耳聞目見似的修辭法。例如——

(1) 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杜市兵車行

(2) 夸王棄忠信之言，以順敵人之欲，臣必見越之破吳，多鹿游於姑胥之臺

，荆榛蔓於宮闕。史記越世家

(3)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香霧雲鬟溼，清

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杜鵑月夜詩

右三例都是用的示現法：(1)爲追述過去；(2)爲預言將來；(3)是出於想像的。

(五)呼告 這是作者或書中人物，把意中的人或物看作面前的活人，直呼他的名字而相告語的辭格。例如——

(1)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

詩魏風碩鼠

(2)妃子呵！常記得千秋節，華清宮宴樂，七夕會，長生殿乞巧，誓願學連理枝，比翼鳥。誰想你乘綵鳳，返丹霄，命天！白樸秋夜梧桐雨

(3)糠呵！你遭磨，被舂杵，篩你，簸揚你，喫盡控持。好似奴家身狼狽，千辛萬苦皆經歷。高明糟糠自厭

但這種辭格，內容上常帶有一部分的示現和比擬，所以像例(1)與(2)也稱

文章法則

爲示現的呼告，例(3)也稱爲比擬的呼告。

(六)誇張 也稱鋪張，或叫揚厲，又叫誇飾。牠是爲聳動讀者的觀聽，故意伸縮原觀念，把鋪張揚厲的文辭來表示的辭格。例如——

(1)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李白將進酒

(2)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李延年歌

(3)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杜甫登高詩

(4)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余望之。詩衛風河廣

(5)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詩大雅雲漢

例(1)至(3)屬於擴大原觀念的一類；(4)與(5)屬於斂縮原觀念的一類。

這種辭格，用得適當，很可以增加感人之力；但不可過多，多則使人厭；又不可使人信爲事實，更不可出於毫無意義的造作，失卻運用誇張格的本義。

習題

(1) 遷德和賦體兩式不同之點何在？ (2) 試舉化成式各種辭格之例各二則，自撰者更好。

六 表出式的修辭格(上)

所謂表出式的辭格，爲適情境，從使用言辭上用工夫，而構成種種辭藻。它是積極修辭中的第三式，常見的有左列的十一種：

(一) 設問 也叫詰問。牠是一種爲引起讀聽者的注意，把決定語氣改爲疑問語氣來表達的修辭格。例如——

(1) 所謂養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王安石論陶冶人才

(2) 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爲主

文章法則

高中國文 第五冊

乎滅夏陽也。穀梁傳虞師師滅夏陽

(3) 蒼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李華弔古戰場文

(4) 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莊子秋水

這種辭格，就作用看，可分爲兩類：一爲提醒下文，如前兩例是；一爲激發話中本意，如後二例是。前者必有答語，後者無之。但後者常以否定句表示肯定，或以肯定句表示否定，兩者在形式也復不同。

(二) 感歎 這是把直敘語氣的說話改用驚歎語氣來表達深刻感情的辭格。在句子裏使用強烈的語調外，常用有歎詞，有時也兼用表驚歎的助詞和表疑問的副詞。例如——

(1) 嗚呼！士窮乃見節義。韓愈柳子厚墓誌銘

(2) 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民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梁鴻五噫歌

(3) 微之，微之，知我心哉！白居易與元九書

(4) 生也何恩！殺之何咎！李華弔古戰場文

(5) 噫，吁戲！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李白蜀道難

(6) 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李煜虞美人詞

右六個例子，(1)(2)用歎詞，(3)用驚歎助詞，(4)用疑問副詞，(5)於歎詞外，兼用驚歎助詞，(6)則純用強烈的語調來表示。

(三) 諱飾 這是爲避免唐突或嫌疑，把一般犯忌諱的話改用粉飾的言辭來表達的辭格。方法分兩種：性質屬於一般的，每從反面或吉祥方面着想。例如諱住，以箸爲筴兒；諱翻，以幡布爲抹布；諱離散，以聚爲圓果；以傘爲豎笠是。但有時也用渾漠之語詩相代替 例如——

文章法則

高中國文 第五冊

(1) 俯口未嘗言錢，婦令婢以錢繞牀下，俯晨起，不得出；呼婢曰：「舉卻阿堵物！」晉書王衍傳

(2) 尤氏道：「我也暗暗地叫人預備了，——就是那件東西不得好木頭，且慢慢地辦着罷。」紅樓夢第十一回

「阿堵物」即「這個東西」，指錢；「那件東西」，指棺材。至於性質特殊的，常隨情境而異。例如——

(3) 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托於趙？戰國策趙策

(4) 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同馬光通鑑郭子儀單騎退敵

(5) 恐卒然不可為諱，則長逝者魂魄，私憾無窮。同馬遷報任少卿書

(6) 上與梁王燕飲，嘗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史記梁孝王世家

(7) 左師公……對曰：「十五歲耳。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托之。」戰國策趙策

同是避免一個諱忌語「死」，自稱，在君王用「千秋萬歲後」，在臣下用「填溝壑」；稱人，對於朋友說是「不可爲諱」，對於君后譬作「山陵崩」或「晏駕」，對於貴臣用「捐館」。看了這，可知諱飾格的修辭的用語，是常隨情境而變換，沒有一定的。

(四) 紆曲 也叫紆辭。它是故意把簡截的話改用紆徐繚繞的言辭來表達的辭格。例如——

(1) 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左傳僖二十三年

(2) (子胥) 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國語越語

(3) 孰謂鄆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時問。論語八佾

右三例所表的，(1)是「老昏」，(2)是「吳不久將亡」，(3)「鄆人之子」謂孔子，有輕視之意。

(五) 委婉 也叫微辭。它是把不便直說的話改用委曲含蓄的言辭來

表達的辭格。其方式有二：其一以隱約閃爍的話來暗示。例如——

(1)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論語公冶長

(2) 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史記辯侯周勃世家

例(1)用閃爍的話「不知」，暗示子路尚未見得仁；例(2)用隱約言辭暗示獄吏的作威作福。另一避開本事，借用餘事來烘托。例如——

(3) 新來瘦，非關病酒，不是悲秋。李清照風塵上憶吹簫詞

(4) 遣人向市賒香秬，喚婦出房親自饌。杜甫詩

例(3)表示相思之苦，例(4)表示家貧，統是不直說其事，而以別事烘托，使讀者於言外得之。

習題

- (1) 表出式的辭格，和比喻式的有何異點？
- (2) 試說明設問與感嘆兩種修辭構成的方式。
- (3) 試就所知舉諱飾、紆曲、委婉三種辭格之例各一則。

七 表出式的修辭格(下)

(六)倒辭 也叫舛辭。它是使用反面的言辭來表達心中所欲表的正意的辭格。例如——

(1)一陣風過，葉兒又被劈下來，拾起一看，葉蒂已嚼斷了三分之二——又是螞蟻幹的好事，哦，可惡！禿的梧桐

(2)二世……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史記滑稽列傳

例(1)本指言螞蟻的壞事，卻反說是「好事」；例(2)意在反對漆城，卻反說「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都是以反語表示正意的倒辭。

(七)冷語 這是用來諷刺人的一種尖刻語。例如——

文章法則

高中國文 第五冊

(1) 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史記滑稽列傳〕

(2) 諸侯聞之，皆知賤人而貴馬也。同上

此種辭格，其諷刺的力量，較倒辭更大。

(八) 反言 這是把兩種相反或相對的字眼或意思，並用在一起，故作形似矛盾而實含有至理的言辭，使讀者求索話中精意的辭格。例如

(1)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莊子齊物論〕

(2) 聖人無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老子〕

(3) 這是而今詩社的故套，小弟看來，覺得雅得這樣俗，還是清淡爲妙。〔備〕

林外史二九回

(1)(2)是並用兩種相反的意思所成的反言；(3)是並用兩相對的字眼所成的

的反言。

(九)相形 這把兩種相反的事物並說在一起，使相互對照或映發，顯出兩方的特點的辭格。例如——

(1)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史記屈原列傳

(2)壯士陣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高適燕歌行

此格看去，很像反言，但反言目的在使人覺得不相容，而且是用前一個反映後一個的；此格卻互相對照，求雙方顯然地表出，實際上不相同。

(二〇)藏詞 這是利用古人的成語，藏去本詞而用別的一部分表達的辭格；分兩種：藏去前半部的叫藏頭；藏去後半部的叫縮腳。例如

(1)侍者方當而立歲。蘇軾詩

(2)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陶潛詩

文章法則

高中國文 第五册

(3) 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陶潛詩

(4) 灑孫靈早聰慧，灑每和御詩，上輒手詔戲灑曰：「得無詒厥之力乎？」

南文到灑傳

(1)(2)兩例是取論語「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兩語，而藏去前半截，代「三十」與「四十」用，是屬於藏頭的一種；(3)取書君陳「惟孝友于兄弟」句，藏去後半截，代「兄弟」用；(4)取詩大雅文王「詒厥孫謀」句，藏去後半截，代「孫」用，是屬於縮腳的一種。

(一) 隱語 也叫繆語。它是一種使用隱祕譎詭的言辭來暗示情意的辭格。分兩種：(1)用對方所能懂的話來表示；(2)離形拆字將本字本意隱沒其中以出之。例如——

(1) 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

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左傳哀公十三年

(2) 黃媚幼婦，外孫鰲白。世說新語

例(1)屬於第一種，例(2)隱「絕妙好辭」四字，屬於第二種。

習題

(1) 說明倒詞和冷語，反言和相形彼此的異點。

(2) 藏詞和隱語兩格是怎樣構成的？

八 布置式的修辭格

這是積極的修辭中第四式的辭格，目的在從語言文字的形式上使用技巧，造成種種優美的形式，使內容的表發更具動人的魔力。屬於這一式的有以下幾種：

(一) 對偶 也叫儷辭。它是把兩個相似相反或相對的意思，用字數相等，語法相似的兩個句子，構成一種對句來表達的辭格。例如——

文章法則

高中國文 第五冊

(1) 翠葉藏鶯，珠簾隔燕。晏殊踏莎行詞

(2) 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陶潛歸去來辭

(3) 青烟碧瓦開新第；白草黃雲廢舊壇。劉筠舊將詩

(4) 綠楊煙外曉寒輕，紅杏枝頭春意鬧。宋京玉樓春詞

對句有二種：凡把兩件相似的事物構成的對句，叫做正對；如例(1)與(2)是。反之，如把兩件相反的事物構成對句，叫做反對；如例(3)與(4)是。

(二) 排比 也叫排句。它是把同範圍，同性質的事物，用形式相似的句法來表達的辭格。例如：

(1) 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眾庶馮生。史記伯夷列傳

(2)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阿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李斯諫逐客書

(3) 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強則士勇。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

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同上

(4) 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烟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辘轳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杜牧阿房

宮賦

(5) 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弦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同前

(6) 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穀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揚雄解嘲此格形似對偶而實異；對偶限於兩句，而排比每在兩句以上；對偶須避字同意同，而排比以字同意同爲常態；對偶必須音數相等，而排比不拘。

(三) 反覆 這是故意反覆其辭，藉此長言咏歎，發洩強烈感情的辭格。分二種：其一是連續的，另一是隔離的。例如——

文章法則

高中國文 第五册

(1) 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論語微子

(2)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論語爲政

(3) 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易蒙卦文信

(4) 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

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論語泰伯

例(1)與(2)屬於連絡的，(3)與(4)屬於隔離的。

(四) 錯綜 這是變動整齊的句式，錯綜其辭，使於整齊中寓有變化的辭格。方法有四：(1)抽換字面，(2)交錯語次，(3)增減音數，(4)變換句法。

例如

(1) 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左傳昭公二十六年

(2) 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李陵答蘇武書

(3) 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楚辭九歌東皇太一

(4) 勿聞勿仕，勿問君子；式夷式已，毋小人殆。詩小雅節南山

(5) 是故以堯爲君而有像，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耐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

微子啓、王子比干。孟子浩然

(6) 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養，矜

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禮記禮運

(7) 鄰忌修八尺有餘，形貌昳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

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復問其妻曰：『吾孰

與徐公美？』妻曰：『徐公何能及君也。』一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客，

曰：『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國策齊策

上舉八例，(1)(2)變動前後句中的字面，屬於第一種；(3)(4)變動上下句述說詞的位次，屬於第二種；(5)(6)增減上下句的音數，屬於第三種；(7)變動前後句的句法，屬於第四種。

(五)層遞 這是設計把同類事物，依程度順次排列，安置目的物在最

前或最後，用來聳動讀者觀聽的辭格。分遞升和遞降兩種：

(1) 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同馬遷報任少卿書

(2) 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守分次之；守分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既明，而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洪子

(1)(2)兩例的目的物，(1)排在最後，屬於遞升的；(2)排在最前，屬於遞降的。

(六) 頂接 也叫頂真，或稱連珠。它是設計把前句的結尾做後句的開端，使相同的語詞前後蟬聯而下，形成遞相銜接的辭格。例如——

(1) 斷腸人寄斷腸詞，詞寫心間事；事到頭來不由自。自尋思，思量往日真

誠志；志誠是有情。有情誰似？似俺那人兒。無名氏小桃紅

(2) 我鑾輿，返咸陽；返咸陽，過宮牆；過宮牆，繞迴廊，繞迴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黃；月昏黃，夜生涼；夜生涼，泣寒蟬，泣寒蟬，綠紗窗，綠紗窗，不思量。馬致遠漢宮秋

這種辭格，若單從形式上看，很像層遞。例如——

(3) 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宋玉登徒子好色賦

是。但它是把同類事物順次排列，和僅從形式上表示銜接的不同。蓋前者重在內容，後者重在形式。

(七) 複疊 也叫疊字。它是表達繁複或渾漠不明的情狀，故意使用複字疊語的辭格。例如——

(1)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

高中國文 第五冊

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李商隱聲聲慢詞

(2) 原來是滴溜溜，遠聞塔敗葉飄，疎刺刺，刷落葉被西風掃；忽魯魯，風閃得銀燈爆；嘶琅琅，鳴殿鐸；撲簌簌，動朱箔；吉丁當，玉馬兒向檐間鬧。

白樸秋夜梧桐

(3) 我則見黯黯慘慘，天涯雲布，萬萬點點，瀟湘夜雨。正值著窄窄狹狹，溝溝塹塹路崎嶇，黑黑黯黯彤雲布，赤留赤律，瀟瀟灑灑，斷斷續續，出出律律，忽忽魯魯，陰雲開處，霍霍閃閃，電光星注。正值着颼颼摔摔風，淋淋淅淅雨。高高下下，凹凹答答，一水模糊。撲撲簌簌，濕濕淅淅，疎林人物，卻便是一幅慘慘昏昏，瀟湘水墨圖。無名氏貨郎旦

(八) 鑲嵌 這是在文字裏故意嵌入特殊的或無關緊要的字眼，表示着重或特殊用意的辭格。例如——

(1) 他不過奉官差遣，打殺他也覺得冤哉枉也。何典卷九

(2) 不要瞎三話四。

(3) 鄧容好客，容我尊前先墮幘。落筆生風，籍籍聲名不負公。高山白早，瑩骨冰肌那解老。從此南徐，良夜清風月滿湖。懣懣減字木蘭花

上三例中所鑲嵌的，(1)(2)是無關緊要的字眼；是有特殊用意的(3)即嵌入「鄧容落籍，高瑩從良」八字。

習題

(1) 布置式的辭格有那幾種？(2) 試說明對偶和排比及層遞和頂接彼此不同之點。(3) 試就所讀之課文中舉出布置式的辭格一則爲例。

九 借代式的修辭格

這一式積極的修辭格，是從所用的材料上使用技巧，舍去正常的字眼或事物，代以別的事物或字眼所構成的。屬於這一式的有左列五種：

(一) 伴名 也叫旁借。它是利用聯想的心理，用隨伴事物來代替主

幹事物的辭格。細分之，約有六種：

(甲)用人或物的特徵代人或物。例如——

(1) 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紈袴代富貴子弟，儒冠代文人學者。) 杜甫

贈韋左丞詩

(2)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朱門代顯宦。) 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詩

(乙)借人或物的所在地代人或物。例如——

(1) 歌罷仰天歎，四座淚縱橫。(四座代賓客。) 杜甫羌村詩

(2) 廊廟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廊廟代大臣，草茅代未達之士。) 漢書梅福

傳

(丙)借事物的數量代事物。例如——

(1) 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李白將進酒)

(2) 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陶潛飲酒詩)

(丁)借事物的創製者或出產地代事物。例如——

(1)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杜康爲釀酒者，卽用以代酒。) 曹操短歌行

(2)未數日注卑，定知雙井辱。(日注，雙井，皆爲產茶地，卽用以代茶)

蘇軾寄周安孺茶詩

(戊)借事物的資料或工具代事物。例如——

(1)平生聞若人，筆墨極奇峭。(筆墨爲寫詩文的工具，卽以代詩文。) 陸

游詩

(2)許子以釜甑炊，以鐵耕乎？(鐵爲鑄農器的材料，卽用以代農具。) 孟

子滕文公

(己)借人或物的器官代人或物。例如——

(1)畫師本無數，好手不可遇。(好手代長於繪事的人。) 杜甫詩

(2)黃金不惜買娥眉。(娥眉代美人。) 白居易詩

(3)柳外飛來雙羽玉，弄晴相對浴。羽玉卽玉羽，代白羽之鳥。) 韓莊調金門

文章法則

(庚)借人或物的形色代人或物。例如——

(1)英雄無策庇嬋娟。(嬋娟代美人虞姬。)范成大虞姬墓

(2)峯遠隱半規。(半規代落日。)謝靈運遊南亭

(3)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芳代草。)王維山居秋暝

(4)擊空明兮泝流光。(空明與流光都代水。)蘇軾前赤壁賦

(二)類名 也叫對代。它是借與事物相對待的同類的東西來代替的

辭格。細分之，約有左列四種：

(甲)部分的和全體的相代，例如——

(1)孺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約舉米鹽代全部日用品。)歸有光先

妣事略

(2)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年分四時、約舉秋以代年。)詩衛風采芣

(3)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人本泛指一切，這裏特指伯牛。)論語雍也

(4) 乃行禱於五祀。(士祀二；爲門與竈；今以五祀相代。) 儀禮既夕禮

上舉四列，(1)(2)以部分代全體；(3)(4)以全體代部分。

(乙)特別的和普通的相代。例如

(1) 人生不作安期生，醉入東海騎長鯨；猶當出作李西平，手梟逆賊清舊京。

。(安期生，古仙人，用以代仙人。李西平，唐忠臣，用以代忠臣。) 陸游長歌行

(2) 以茲丘之勝，致之豐鎬鄠杜，則貴遊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

。(豐鎬鄠杜四地，通代京城或大都。) 柳宗元鎬鎬西小丘記

(3) 滿地黃花堆積；樵悴損，而今有誰堪摘？(黃花專指菊花。) 李清照聲聲

慢

(4) 落盡梨花春事了，滿地斜陽、翠色和烟老。(斜陽專指夕陽。) 梅堯臣蘇

幕遮

(1)(2)兩例以特別代普通；(3)(4)以普通代特別。

文章法則

(丙)具體的和抽象的相代。例如——

- (1) 魯衛之政，兄弟也。(兄弟言相似。) 論語子路
- (2) 申之以孝悌之義，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頌白言老。) 孟子梁惠王
- (3) 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佳麗代美人。) 白居易長恨歌
- (4) 賢賢易色。論語學而

(1)(2)兩例以具體代抽象；(3)(4)兩例以抽象代具體。

(丁)原因和結果相代。例如

- (1) 春水碧於天，畫船聽雨眠。(雨代雨聲。) 韋莊菩薩蠻詞
- (2) 送君還舊府，明月照前川。(明月代月光。) 楊炯夜送趙縱詩
- (3)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傾國代美人。) 白居易長恨歌
- (4) 巴城添淚眼，今夕復清光。(清光代月。) 杜甫詩

上舉四例，(1)(2)以原因代結果；(3)(4)以結果代原因。

(三) 借音 這是利用語音，借同音字來作對偶，或用來表達不便直言之情。例如——

(1) 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以鴻代紅。) 劉禹錫《陋室銘》

(2) 聞聽一夜雨，更對柏巖僧。(以柏巖代百年。) 崔橈詩

(3) 別後常相思，頓書千丈闕，題碑無罷時。(以題碑代啼悲。) 華山謠

(4) 思歡久，不愛獨枝蓮，只惜同心藕。(以蓮代憐，藕代偶。) 讀曲歌

上舉四例，(1)(2)借同音字作對偶，(3)(4)借同音字表難達之情。

(四) 轉品 轉品是把甲種品詞轉為乙種品詞的意思。牠是為表難達的情狀而生的辭格。例如——

(1) 春風風人，夏雨雨人。說苑貴德篇

(2) 左右欲兵之。史記伯夷列傳

(3) 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論語顏淵

文章法則

高中國文 第五冊

(4) 溪西一帶山，俱是鸚鵡綠鴉背青，上有握紅雲五千尺。王恩佐小澤

(5) 鄭生常爲說客。史記鄭食其傳

(6) 殺氣浸盛。禮記月令

(7) 但願生入玉門關。漢書班超傳

(8) 莊公寤生。左傳隱公元年

(1)(2)(3)轉名爲動；(4)轉名爲形；(5)(6)轉動爲形；(7)(8)轉動爲副；它們是爲表難達的情狀而用的。假如不把詞類來活用，決不能把情狀表達得恰
到好處。

這種用法，文法上稱爲活用，在第一冊講文章法則的文法時已講過，
可自取參閱。

習題

(1) 試就所知，舉出伴名格和類名格的例子各三期。

(2) 試舉借音表示雙關的例子一則。

(3) 說明表難達的情狀和求簡練的兩種轉品格的異點，並各舉二例爲證。

10 風格

關於修辭現象在作品中常遇的重要辭格，已略如上述，現再進而討論文章風格的問題。

什麼是「風格」？風格是英語 *Style* 的譯名，在我國，劉勰文心雕龍體性篇裏稱之爲「體性」。牠是作品中由作者的遺傳，教育，環境，功力，以及作品本身的言語，色彩等等元素融合而起的一種表現。劉氏在體性篇裏說是『才有庸儻，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並情性所鑠，陶冶所凝，是以筆區雲譎，文苑波詭』，所下的解釋，極爲允當。但因風格所融合的元素複雜，批評文章的僅就牠的一角裏加以解釋，而且用的是神

祕抽象的話，遂弄得學者莫名其妙。可是如能就風格的客觀條件加以分析，那前人所說的什麼謹嚴、疏放、典雅、新奇、富麗、平淡、流利、矜鍊、雄健、柔婉……諸名目，也是很容易了解。現在就用這方法來把風格加以說明。

風格中有所謂謹嚴和疏放，那是就作者寫作的態度說的。凡是作者態度嚴肅，下筆一字不苟，那作品就顯出謹嚴的風格來；如韓非子和王安石的文章即屬於這一類。反之，寫作時，只順思想的自然進展，信手寫去，意盡而止，不加檢點，那作品就顯出疏放的風格來；如明公安派的文章即屬於這類。又有所謂典雅和新奇，那是就作者所採用的語彙說的。如作文而好使用古人熟用的語彙，即劉勰所謂「鎔式經誥，方軌儒門」，那文章即被稱為典雅；如劉向和曾鞏的文章是。否則，如自喜鑄造新辭，則劉勰所稱「擯古競今，危側趣詭」，那文章即被稱為新奇；如皇甫湜的文章是

。又有所謂遠奧和顯附，那是就表示意象上說的。所寫的文章，如果理致高遠，辭語微妙，就屬於遠奧的一類；如莊子的文章是。反之，如意義明顯，辭語切近，就屬於顯附的一類；如陸贄的文章是。同樣，就文章內容和形式的比例看，風格又有繁縟和簡潔之分：前者所用的言辭多於內容所需要的分量；如王充論衡的文章是。後者簡明扼要，恰如其分；如禮記檀弓的文章是。如就文章裏使用辭藻的多少的分量看，又有豐麗和平淡之別：前者駢詞儷句，務求靡麗；如文選所選的作品是。後者少用辭藻，以清眞爲主；如古文辭類纂所選的文章是。再就語句間所用關係詞的多少看，又可別爲流暢和矜鍊兩種風格，前者如唐，宋的文章，後者如魏、晉的文章，是適當的例子。

但風格起於後天的教育環境、功力，以及屬於作品本身的辭語與色彩，那都是可學而得的，故作者如有意摹倣，很可造出許多逼真的假古董

；若起於先天的遺傳和生性，那就不易改變。劍認體性篇說：

『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雲沈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仲宣躁銳，故穎出而才果；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嗣宗倜儻，故響逸而調遠；叔夜雋俠，故興高而采烈；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

這就是就情性表現於文字風格說的。清姚鼐創陰陽剛柔之說，也是就情性氣質立論。像孟子、韓愈的文章，勢如長江大河，氣象雄偉，就是屬於陽剛的一派；歐陽修、曾鞏的文章，迂紆委備，氣象柔和，就是屬於陰柔的一派。

上論風格，多就作者方面敘述，實則風格也有關於時代，這又不能不知道的。一時代有一時代的風格，猶一時代有一時代的風尚。時代變了，

風格也就不能不變。例如嚴復的譯文，雖也說是古文，但因時代變了，任他怎樣力求「爾雅」，舊風格究竟不能表達新內容，特別是學術上的專名詞，因而「一名之立」不能不「旬月踟躕」，結果還不能完全古文化；換言之，就是起了一種新風格。到後來，梁啓超辦報，爲要表達自己比較複雜的思想，就大膽地在文章裏「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形成一種新文體、新風格。如果再拿魯迅的歐化的文章來和梁啓超的比較，那顯然又覺得有一種新風格出來。由此可知古人所說詩中的建安體、黃初體、正始體、太康體；文中的文選體，六朝體，公安體、竟陵體；也無非就是一時代的風格加以區別罷了。

習題

- (1) 什麼是風格？牠是什麼構成的？(2) 豪放與婉麗，陰柔與陽剛，就風格講，其區別在那裏？
 (3) 試說明王安石、白居易、蘇軾、袁宏道四人文體的風格。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八月五日印刷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八月十日發行

高中國文第五冊

定價七角

著者兼
行作者
兼
教育部編審會

北京中南海懷仁堂規四所

印刷所
大日本印刷株式會社

東京市牛込區市谷加賀町一丁目十二番地

發行所
新民印書館

北京東單蘇州胡同一五五號

版權
所有

50
4844
71